

德齡女士原著  
李若水譯述

暴露了清末的封建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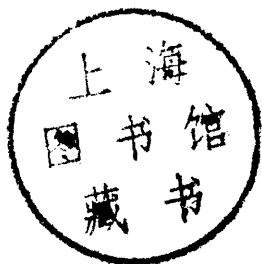
清宮夜譚錄

上海百新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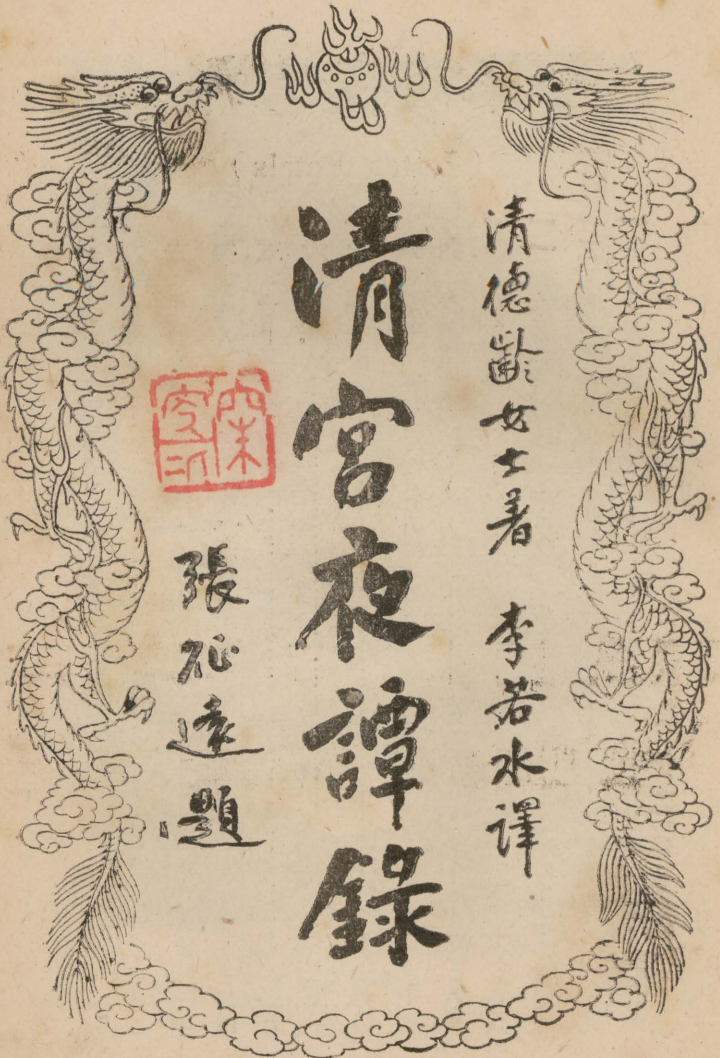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9663B



清宮夜譚錄

清德齋女士著 李若水譯

張心遠題



者述譯  
水若李

# 清宮夜談錄

者著原  
士女齡德

(Lotos Petals)

一	禁城和百老匯	一
二	白狐狸	一二
三	中國家庭的一日	一七
四	金玲	二四
五	吉卜林說得對嗎	三五
六	荷花女	五一
七	金城裏	六〇
八	黃鳥	七二
九	悲劇裏的女神	八四
一〇	梅花的舞綵	九五
一一	白蛾的奴隸	一〇八
一二	不朽的依沙多拉·鄧肯	一一九
一三	太后的珠寶	一三一



在這綠色的地氈的中央，跳出了一位  
沈立所日夜夢想的姑娘。



她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和她一樣漂亮。



她舞動着舞綵，纖小的脚很巧妙地裝得像一隻小小的茶杯，在鏡樣的地板上照出白百合花一般的影子。



奴隸們一天的工資必須比兩角錢大，並且主人必須代她們付去那放工後載她們回家的車資。



# 一一 禁城和百老匯

在一九〇三年，我被中國的太后慈禧召進清宮，那時候離「拳匪之亂」是那麼近，一切好像還是昨天的事。太后，中國四萬萬人民的統治者，不得不順從列強所訂的瓜分中國的條約，美國提議把她所得的一分賠款用來供給中國優秀青年到美國各大學或學院去求學，爲這一件事，她獲得了中國對她的永久的好感。

這種選拔出來的青年男女，總數已達到一個驚人的數字，使舊派的中國人簡直不能相信。中國到達今天這種情形，在各方面，都間接地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美國很多的幫助。

當我看到現在的共和國政府，既不掩飾她的短處，也不過分誇大她的長處，我覺得這樣很好。雖然我自己是滿洲人，並且永遠爲此自傲，但是我很相信，君主政體對於中國是不適宜的，而且，我相信，即使慈禧太后還活着，以她的力量也不能阻止一九一一年年的革命。

汽車、飛機和鐵路很快地使中國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任何一個皇帝所不能及到的。活動電影，雖然它所顯示的多少有些失真，但是它到底把外面的世界展開在中國人前面。無線電用着各種不同的方言在各條街上廣播着，因爲中國的言語最複雜，沒有一個人能全部懂得的，我能够說六種方言，然而我在中國還是常常感到像一個外國人一般地不容易應付。

要說到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總不外乎是由於政治社會上的劇烈的改變，只要回溯到一九一一年時候，這一年前的中國是古舊的，這一年以後的中國，已跨前了一千年，所以她的一脚踏入陷坑也是不足爲怪的事，因爲她是在走得那樣地快呢。

在有一張活動影片裏，我們看到許多整齊雄偉的軍隊在滿洲和西伯利亞的邊境上。漸漸地這鏡頭

消失了，接着來的是昨日的禁城，正當太后做四萬萬人民的統治者的時候，我是太后的第一等女官。我是受的西洋教育，所以進宮的時候，帶了些西洋的習氣。這時候，太后差不多已是七十歲的高齡了。雖然，在她實際上統治着中國的四十三年中是充滿着艱辛，她的心還是那麼敏銳，雖然那只是一個專制的偏狹的心地；而侍候她的種種經歷也是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禁城裏，北京的中心，太后就是個太陽，整個中國都繞着她旋轉。甚至是那屈辱的義和團之役也不能奪去太后的權柄。她的宮是華麗的。她的衣服和許多宮眷的衣服上都鑲着寶石。她的周圍有三千六百名太監侍候着，他們的責任就是做着宮裏的婢女們的工作。他們這種職業完全靠諂媚來維持，每一個太監對於比自己高一級的太監都顯得非常卑屈，所有的太監對老佛爺——慈禧太后——又都裝出最卑微最恭敬的態度，每天有規定的幾小時作為太后聽政的時間，即使是在戰爭時間，這種慣例，也是不會打破的；但如果有特別事故而要她在額外的時間裏聽政，那差不多像富人要進天國一樣難。太后讓大臣們在庭院裏跪着等候。這些在太后統治下的大臣，他們對於國事有所意見的時候，那他們就得讓道路上的石塊來磨損他的膝蓋。然而，不管什麼事情發生了，不管時局是怎樣緊急了，國家的事情總得等太后認真地選擇好衣服，一切準備舒齊，挨到上朝的時間，才能開始討論，她認為在大臣面前保持帝皇的尊嚴，遠比大臣們所啓奏的那些事情的本身重要得多，並且在朝儀沒有結束前，什麼事情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

先是太后同着皇帝、皇后在朝殿門口出現。美麗的和比較不十分美麗的宮眷們都受命等在寶座後的屏風裏，爲的使她們美麗的姿色不輕易顯露在男人的眼裏——而我就利用了屏風後的優越地位看到了多少有趣的事情！

太后出來了，所有的大官——他們的名字現在是人人知道，就是在當時也全世界聞名的——都在石板地上對太后叩頭。這種儀式自從中國有皇帝以來就一直通行着。太后接受着臣子們對她所表的敬

意，她認為這是應該的。

叩頭過後，大家就得請聖安，國事還須暫時擱在一邊。因為皇上身體健康與否，實在比國事要緊得多！那些財富勝過國王，一句話可以顛覆半個中國的大臣們，見了太后却戰慄得好像犯了過失的小學生見了用戒尺來統治一切的教師一般。在朝殿的門上有一個匾，上面的字是「長生殿」。有一次，儀式進行到某一階段，大臣們必須重新叩頭並向太后報姓名的時候，我聽到一個很著名的大官在慌亂中竟把殿名當作自己的名字說道：「我的名字是長生殿。」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裏，都有着懼怕太后的因素。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偉大到可以不必怕太后。

在白天，宮裏有大臣們商議國事。到了晚上，在禁城或頤和園中唯一的男人就是遜皇光緒。只有太監們可以在從日落日出這一段時間內留在牆內的。

當太后從禁城到遠在十六哩外的西山的頤和園去時——這種旅行大約每星期有三次——凡所經過的路，都須預先鋪上黃沙。黃色是中國帝皇的顏色。太后必須是第一個走這條路的人，因為在她走過之前，路上必須沒有一個脚印。在她回來之前，新的沙必須預先換好。會有許多次我乘着轎子跟着太后的轎子在這條路上經過，許多次我掀起了轎幃，偷偷地看路上的平民在太后經過的時候做些什麼動作。

可是每條街都是寂靜，每一條路都是空的。甚至於人家屋子的門都是緊閉着！在中國，除了有某種官階的人外，沒有誰敢在太后經過的時候對太后甚至於太后的轎子望一眼。在這十六哩的路程內，只要是太監們目光所及的地方，如果有人敢把眼睛抬一下，那末他就是犯了殺頭的罪；因為太監最喜歡使人受苦。

在中國，每個人都對太后存着敬畏之心，因為太后操着一切人的生殺大權。她的極隨便的一個念頭，就有着天命一般不可變的力量。我們都是她的奴隸，有幾個是她所寵愛的，有幾個是她所厭惡

的，但是我們的地位都是同樣的危險，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得寵的會失寵；什麼時候失寵的又會得寵。真是個幻夢般的朝廷！

自從我父親裕庚任駐法大使期滿回國後，這就是我在中國生活的。我，當然有着較多的自由，因為我的父親是不贊成舊禮教的，雖然他有時候不得不服從舊禮教至相當程度。我雖然是做着一個一等女官，對於太后的關係可說比朝中任何一個官大，可是我還是不得不受着種種的限制。我不可以不掛下轎轎而出去。即使是抬我的轎夫也不能對我看一眼。他們必須先避開，等我被家裏或是僕人隊裏的女人護送進轎，把轎轎小心地垂下後，轎夫才可以出來，把我抬到所要去的目的地。至於我的目的地在那裏，這我自己却不很知道，因為在旅途中，我的安全都由人負責，不必我自己費心。這種習慣我一直到現在還保留着。雖然那種舊時的生活離開我已經二十年了，然而我走出寓所稍遠，便會迷路。但是，在這裏，美國，我自己有着這許多自由，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滿洲人，當然，並不要他們的婦人纏小脚，我的脚也是天然的；但是每一個外國人都知道中國的可笑的纏小脚風俗，那是遠在耶穌聖誕之前就盛行的。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大家對婦女的限制呢？女人是活的財產，這一個事實很小心地被掩飾在許多美麗的言詞後面，說女人是「嬌美的花」，「高貴的百合花」，「沉靜的初放的花朵」，「美玉」，以及其他種種美麗的名字。這些都是爲的要把她們藏起來，小心地看守着，使她們無知，使她們永遠做囚人。

但這些已是過去的了。現在的中國女孩子也跟着男子們一起反抗着舊中國的習俗，她們穿着翻襪，吸着香烟，盡量地模仿着她們的西方姊妹們。這對於她們是一個根本的而且是有利的改革。

我初次到紐約的時候，在街上買東西，女店員慇懃着我買這樣，買那樣，告訴我一件便衣價值多少，一件外衣多少，一條圍巾又是多少。我對她很有禮，但是關於服飾，我有我自己的意見。我拒絕了她所推荐的東西，而搜集好我自己所要的東西，這些東西和她所推荐的並不相像。

「你對於服飾倒的確很在行。」有一個女店員說。

爲什麼我不應該在行呢？我會穿過世界上最精美的衣服。但是即使是我所穿過的衣服中最精美的衣服，我現在也不能穿着代替那西洋的運動衣，到這大街上的店裏來買東西。運動衣不能把我的膝蓋遮住，但是我並不爲我的膝蓋感到可恥。要是在過去的時代，即使我自己不感到可恥，人家也要爲我感到可恥，所以我那時候穿的是長到拖地的衣服，從頭到腳都被緊緊地包裹着，使我整個身子不會有一些地方顯露在男人的眼睛前面。

那天黃昏，我要去赴一個偉大的歌劇，那裏有一個世界聞名的歌唱家要在紐約城中初次表演。爲了這，我的服飾上必須有些別緻。我戴了一條太后所賜的銀鼠皮的披肩，並且相信當我走進劇場休憩室的時候，將發現沒有一個婦人的服飾能勝過我。我穿西服態度自然得和西洋人完全一樣。在穿斗蓬的時代的中國，我是決不能參加這樣一種公開的表演的。那時候只有宮廷裏的劇院，由太監們演着太后自己所編的劇本。

後來我到一位朋友家去用晚餐。我們坐在桌邊閒談着。我的手指無意中觸到桌布上的花邊，一種感覺，使我對花邊仔細觀察了一會。這一下却使我怔住了。

這不過是一條織得很特別的花邊，但是對於我，它却把我帶回到從前在宮中的某一日。太后賜給我一件織得精妙絕倫的錦袍。那時候我衣服過剩，因爲太后賜給我那麼多，我實在來不及穿。這些衣服都是貴重得無法估價的，而這一件或許還是所有衣服中最好的一件，可惜這是適宜於給兩倍於我的年紀的婦人穿的。

我不能拒絕太后的禮物，所以我鑑賞它，收下它，把它放在一邊。幾年後，有一位美國婦人到中國來，她對於古物很有興趣，尤其是那些來自宮廷的東西。她看着我所收藏的每一樣東西——衣服、寶石、瓷器、裝着珍珠的鞋子，和裝着貂皮的滿洲帽子——最後我又把太后所賜的那件錦袍拿出來，

終於給了她完事。

她回到了美國，她的一位朋友看到了這件袍子，很喜歡其中的一條花邊，那在我們中國叫做連環的卅字花邊，於是我那朋友就把這條花邊送給她。

而今夜，我的手指又觸到了這一條絲帶，裝在一塊美國家庭裏的桌布邊緣。不錯，正是這一條絲帶！決不會再有一條和它相同的絲帶。我的女主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從皇后的錦袍變到一塊普通的桌布，任何男女坐在它旁邊談東說西，讓香煙灰落在它上面，沒有一個人知道或猜測過它的來源，而我又哽住了，不能告訴他們！這是一種有趣的，神奇的循環，我想，奇特得像我自己一般。

我最初經歷到西洋的習俗，是當我在巴黎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我的父親讓我儘量生活得像一個西洋女孩子。我和我的妹妹一同到街上去買東西，並且發掘着這城裏一切奇怪的地方。但是有兩個人始終隨着我們，——一個是我父親的車夫，他受了我父親和母親的囑咐，專門監視着我們，不讓我們迷路，不許我們走到違禁的地方；另外一個就是保姆，她在各種言語中，只懂得一個字，那就是：「不許！」所以，雖然我們穿着西服，並且看起來也很像西洋人——滿洲人都很漂亮——，人家在匆匆忙忙走的時候很少會注意到我們，可是我們却仍舊受着根深蒂固的中國舊思想的拘束。

我很早就學會了說法語和英語。我有着一切在中國的姊妹們所沒有的優越的機會。那些日子可以說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候。可是，你們可以想到，我們常常受到許多批評。我們從中國帶來許多僕人——這些僕人，都是終身侍候着他們的主人的，他們的祖先也會侍候着我們的祖先——他們尙且要批評，更不要說起那些極端古板的大使館裏的官吏了。

像我妹妹和我這樣坦白無知的孩子，却常常被人家在我父親面前控說。我們本身並沒有過失，但是講到中國的尊嚴，就如那些僕人和低級官吏所知道的尊嚴，那末我們的行動就顯得有罪了，那和真

的犯了罪並沒有什麼兩樣。

當我們從巴黎回到中國的時候，太后就召我進她的朝廷去。我妹妹和我都穿着那時候巴黎最時行的服裝——因為我們沒有滿洲衣服，而且召見的命令又是那麼急促，使我們沒有時間準備。當那些太監看着我們的時候，他們是多麼驚奇啊！有幾個大胆的，甚至敢走近我們身邊仔細看我，我們的外衣裏面，如果有衣服的話，究竟是些什麼樣的衣服。但是太后對於外國服裝和外國習慣都很發生興趣，雖然她總認為一切都是野蠻的；她叫我們在宮裏就穿着巴黎的服裝，直到她看遍了這種服裝所有的變化。

外國人，或是像外國人的人在禁城裏，這真是一件褻瀆神聖的事啊！每天有多少奏章指責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受極刑，爲了我們胆敢在世人面前出中國人的醜。但是太后固執得很，對於這些奏章理都不理，這倒是我們的運氣。可是她到底也厭倦於她自己的虛妄，最後就叫我們穿和其他宮眷一樣的服裝。

當宮中的生活對於我，已不再像小說般神奇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我獨自走到西山附近，頤和園裏的長廊，痛哭了一場，因為我害着思鄉病。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機會，我妹妹和我總要跑到頤園中最高的山頂上，在一塊扁平的石上坐下，這樣人家不會聽到我們的聲音，於是我們就高唱着最偉大的歌劇，彼此作爲對方的唯一的欣賞者。

我做了一年女官，這時期中，沒有一刻是真正屬於我自己的時間，使我能隨心所願地做一些自己要做的事情。輪到我侍候太后起身的時候，在降霜的清晨，我就起身了，繞着昆明湖的一角，走到太后的臥處。沒有一個兵士會像我一般盡責地守着崗位。老佛爺的偶然的寵愛，把我像鍊條一般地困住，而我對太后的真正的愛，又使我這根鎖鍊更堅固了。

當我坐在這二十幾樓的公寓裏的食桌旁，用晚餐的時候，我就想起了這一切。即使是食物，也能

使我回想起舊日的情形。無數道的菜，單調地從侍者行列中傳來。太后有她自己的餐，——她是個胃口極大，極講究吃的人——平時總有一百碟不同的菜餚任她選擇。食物都是由太監傳遞的，這些太監所以能够做到太后膳食的侍者，完全靠着幾年來的觀察和努力，懂得了太后的脾氣，才獲得了太后的歡心。任何人的手都不夠觸到太后的食物。侍候她，好像是在舉行一種尊敬的儀式。太后坐着吃，她在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可以坐下，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和她一同吃，雖然她後來賜給我極大的光榮，准我站在她背後和她同食，我吃得很多爲了討她的喜歡。這些都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食物，我變得很胖，胃口也越變越大。可是雖然是這樣精美的宮裏的食物，對於我，還不如我在普通的美國廚房裏親手做出來的食物來得有味。

在我進宮之前，我父親在漢口的釐金局做主官，我們住在洋房裏。這就引起了鄰居們無限的興趣。我們的鄰居所謂的睦鄰之道，在西洋人看來，就是好探人秘密，搬弄是非。

有一天，我們開一個盛大的宴會，把某一個範圍之內的官吏都請來了。這真是個光明燦爛的集會，虹霓都爲之遜色，因爲赴宴日的官員們都穿着各色的華麗絕頂的錦袍。我們住在二層樓，高得足以讓任何人看到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不敢把窗帘放下，一則因爲怕熱，二則，阻礙了那些好奇的看熱鬧的人們的視線，就是大大地得罪了他們。所以我們的鄰居就能聚集在我們窗前張望，有的甚至還帶了眼鏡來，爲的可以更仔細地看清楚我們的戲法。他們高聲地，快樂地喊叫着，坦白地批評着我們所招待的每一個客人，看到有趣的事就大笑，看到可以咒罵的事就咒罵，一切都是響得足以讓我們聽到——在那時候的中國，這都是公認爲許可的！誰都不爲此生氣，而且鄰居們對於我們的事感到興趣，還算是恭維我們呢。但是如果我的鄰居們在洛杉磯也用這種方式表示他們的興緻，那真不知要有什么結果呢！

在中國：人們常常喜歡聚在一起，並且，像其他各地的人們一樣，當許多中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候，總是談着閒天。譬如，滿屋子的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談論着一件事，或是有一個很有地位的人，甚至於是這一家的貴賓正在講一個故事。如果在美國，大家一定是用十二分的注意力聽着，不管講的人是怎樣地使人討厭，聽着才是有禮貌。在中國，這雖然也算是禮貌，可是習慣上並不一定要如此。假如一個人在講故事，無論誰，用任何方法去打斷他都算不得失禮的。人家可以在他周圍任意的談着別的事情。即使是講話的人專對着某人講話，那人也可以用種種毫不相干的問題來打斷他，這都認爲是很平常的事。至於那講故事的人能有耐心，那就算是他的美德。

我坐在這加里福尼亞的平屋裏，望到對街的美麗的屋子，有的蓋滿了葡萄藤，甚至於把窗和門口都遮住。我看到那修齊的草地，那花床裏一叢叢濃密的紅玫瑰，黃百合花和一切這條街上所有的花。如果我是住在中國，那末爲了表示我對於他的恭維，我不妨走過他的草地，走到花床中去採一朵心愛的玫瑰花。他爲了報復，將踏着我的草地，採去了我的花，結果是我們兩家的花床裏都沒有花。同時，他的小羊吃掉我的葡萄葉，而我的小孩又去採掉了他的。

如果我現在是在中國，那末鄰家的僕人將永遠在我家裏出入，尤其是在我家的廚房裏，於是我家的東西，將漸漸變成了鄰家的東西，很少有歸還的希望。如果我完全是受中國教育，那末，承他看得起我，我將會同樣地借他的東西不還他，藉以報答他的美意。但是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所受的西洋教育阻止了我這樣做，所以我常常去買了新的來補償那被我好心的鄰居所拿走的。如果在中國，我要準備一次宴會，那末我的鄰居將會門都不叩，直闖進來看着我一切的準備，好心地批評着，要不然，就是跑回去告訴其他的同伴，讓他們也一窩風的湧進來，隨便得像在自己家裏一樣。然後，當我的宴會正進行到熱鬧的時候，他們或許又回來了，一齊對我的客人注視着，或者跑到衣帽儲存室裏，察看着客人所脫的衣帽，使他們自己變成了惹人討厭的人物。

我只要閉下眼睛一分鐘，便可以想像到我自己又做了太后的一等女官，像以前一樣。我能够聽到

太監們和宮女們的尖銳的笑聲，並且感覺到那壓在我肩上的珍貴而又可愛的宮服的重量。我能够聽到我孩子時代的「不許」，和看到那些把我當野人一般看守着的人們高揚的眉毛。這後者當然就是那些舊派的官吏。對於我父親讓我在外國受教育這件事，他們永遠不會原諒他，同時還不斷地上奏章，抗議讓我這樣的人踏進神聖的禁城。我穿一件鮮豔如虹霓的袍，編織的奇特和花樣的精美僅次於老佛爺自己的袍子。在那鑲滿珍珠的沉重的頭飾下，我幾乎是搖搖欲墜的了。我的手指都發着寶石的光，甚至於我那長長的護指也是鑲着珍珠。我穿着滿洲公主所穿的高跟鞋，上面鑲着更多的珍珠。我迴避男人，我一舉一動都顯得無比的尊嚴，因為那是太后的女官所有的特權；並且我是非常的孤獨，因為沒有一個人官階高得有資格和我結交，而習俗又阻止我屈尊去結交我的下屬。我孤獨極了，是靡費和奢華中的一個囚徒。

於是我又張開了眼睛。從窗口裏，我看到了過道旁我的車子，桌上是最新出版的書籍和戲院的節目單，從那裏我可以任意選擇今晚的娛樂節目。我知道我現在可以乘車出去，可以讀或寫，或是去參加一百種不同的檢閱，交響樂隊，壘球賽，馬賽等等的任何一種。我是多麼快活啊！我怎樣地用着我的時間，人家都不會感到好奇。沒有人叫我迴避男人。沒有人告訴我不可進戲院，除非有護送的人陪着坐在包廂裏，讓黑影遮住了我的面孔。

在這裏，如果我歡喜——我可以坦白地承認我的確歡喜——我可以自己煮食物。如果我在中國這樣做，那我就永遠地丟了臉。而對於中國人，丟臉遠比損財可怕得多。財產丟了可以復得，面子丟了却永遠不能復得。如果我在中國打高爾夫球，那末，我的舊派的朋友們看到我在球場上那麼辛苦，一定會勸我把這種事讓給僕人去，當我跳舞的時候，也是這樣——自從離開了宮廷，我舞跳得很多。如果我要舉行一個招待各國的朋友的大宴會，爲了希望能照我自己的意思佈置，我親手去插了花，那末，在僕人——我經常有着四個到二十個的僕人，每一個都是最討厭的東西——的眼裏，我就是失了

身份，因為我竟做了他們所做的事。我是太太，我不可用手做任何事情，除了把它們放在膝蓋上，讓我的指甲襯托着它們的美。

中國是個哲學的國家，她深信一切都有天命，沒有東西能够改變天命，所以一切嘗試也是無效的。至於西方人，是擅於依自己的意志來創造環境，在創造的過程中，替自己招來了無數的創傷。依我個人意見，中國人是比較會享受生命。因為他取得它，認為它有價值，接受它，樂天地享受着它，在無限長的單調的歲月中，讓僕人們侍候着，照料着，保護着，而僕人們再受更低的僕人的照料和侍候。

西方習俗的方便舒適遠在中國之上，然而高貴的中國婦人竟感到西洋生活簡直艱苦到不可信；她不可以探聽鄰家的瑣事；不能在戲院裏高聲談笑，不能借房東家的用具；不能讓所有的僕人都在包廂裏侍候她；她不能有許多僕人；她將在冰箱旁邊挨餓，因為沒有人為她打開冰箱；她將在許多水龍頭之間渴死，因為旋龍頭是一件太辛苦的工作，沒有人替她做。

她將穿得很破爛，因為她不能出去買東西，因為她在中國的這一生中，已習慣於等店主把貨物送到她家任她選擇，即使這樣，她的手還是不能觸到貨物，把貨物舉起讓她察看的工作，還得委之於有最清潔的手的僕人。

生命在中國是一只漫長、柔軟、緩慢的曲子。友情是深的，而且永遠保持的。詩人並不寫他們自己的詩，而讓職業性的書法家來替他們寫下：富人並不自己看書，而讓職業性的朗誦者為他們朗誦，甚至於把這樣一位朗誦者永遠留在家裏作為家庭的一分子。在西方，生命就是旋渦，不願意在旋渦裏掙扎的，就只有溺死——但是當你一旦跳出了旋渦，你能得到多大的滿意？

那一種生活比較好？我兩種都知道。我不願以用我的平屋去換禁城和頤和園——雖然任何一處的最小的屋子都要比我這加里福尼亞的屋子大，但是在後者之中，我是生活着，並且自由的。

## 二 白狐狸

從前，在很古的中國，住着一個極漂亮可是極壞的女子。天后一怒之下，就把她變成一只白狐狸，要她在世上漂流一千一百年，忍受十一個世紀的苦難，爲了懲戒她幾年來所作的惡。

一天，一月月，一年年，歲月在無盡止的時間的長廊上掠過。白狐狸在地面上到處流浪着，默默地苦挨着天后所指定給她的歲月，她不能說話，不能把她的苦痛向任何人訴說。

有一天，她偶然從一個開着的窗戶，望到關慶的一間淒涼的小室裏，他正在埋頭苦讀，爲的要應付考試，並想由此在中國有名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中取得一個地位。

關慶有一個祕密。這個祕密他一直沒有告訴別人，直到後來，在應考之前，媒妁和親友都來勸他結婚了。

在關慶的書房的牆上，有一張很美麗的古畫——是一張中國姑娘的像，穿着很古的官服。

這位中國姑娘的臉龐像一個美麗的寶石。她的眼光似乎很慈愛地射到低着頭的關慶，他，每當冬夜的寒氣侵襲得他不得入睡的時候，總是習慣地渴望着像片，對姑娘道着晚安。

當媒妁，親友們來替他說親的時候，他們把中國北部（關慶所住的地方）的美女名字都說遍了，可是關慶總是憂傷地搖搖頭。

「我永遠不會結婚了，」他輕輕地說：「因爲我愛一位姑娘，她只有在我的夢中存在着。」他的目光又轉到那張圖畫上。那是掛在這間淒涼的書房的牆上。

「除非你們能替我找到一位姑娘，」最後他說：「她能有像那張圖畫上的小姑娘一樣美麗，那我就和她結婚。在我看來是不會有人勝過她的了。我愛圖畫上的女人，並將至死對她忠心不變。替我找

到這樣一位姑娘，她有着像圖畫上那位姑娘一樣完整端雅的臉，我將立刻和她訂婚，並且以後不再看這張畫。」

媒人們驚異地望着關慶，無疑的，這人一定是瘋了。

這張圖畫已很古了，畫上的姑娘或許已經死了幾世紀了，那裏再能找到這樣一個人呢？

他們勸關慶不要那麼固執，可是關慶堅決地搖着頭。他告訴他們，去找到圖畫上的姑娘；而他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正在規勸和爭執中，媒人中的一個偶然抬起眼睛，向窗外一望。

「看啊！」他喊道。

所有的媒人都向窗外看。於是他們立刻從書房奔出。關慶也衝到窗前向外張望。

這些媒人們立刻把花園擾得大大地不安起來，在矮叢裏，高樹中，他們盡力地找着，找着。最後，過了許多時候他們回來了。

「那是什麼呀？」關慶問道。

媒人中的一個就自動做了發言人。

「我們在窗口看到一個奇怪的面孔，關慶，」他說：「那並不是一個女人的臉，但是非常像女人的臉。」

另外一個媒人，因為過分的興奮，使他忘了禮節，竟打斷了發言人的話，而加上一種驚人的說明：「是一只白狐狸的臉在窗口張望着！」

那白狐狸已經從關慶的窗口逸去了。她逃逸得像風一樣快，因為那是她天生的本領。當她離開了村莊，到達荒野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點點的火光閃爍着，好像螢火蟲一般。

白狐狸感到無限的悲慘，她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天后才會覺得應該使她得到解放。

忽然從黑暗裏響起了一個聲音：「白狐狸，你已經受苦一千多年了，現在我想把你解放，並且准

許你在死之前過一段極快樂的生活。」

白狐狸回答了，因為她的長期的緘默忽然在這一剎刻打破了。她知道這就是天后的聲音，並且知道這種聲音裏包含着至高無上的權力。

「我已經準備好了，」她說：「您要我做什麼呢？」

「你將要變成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是一個男人眼中認為最漂亮的姑娘。你將要和你自己所中意的男人結婚，假如他是一個值得你尊敬的男人的話。你將要過一種充滿快樂的生活。最後，在你享盡天年後，那末你當滿足地死去。」

「我準備這樣。」白狐狸回答道。

「那末去吧，」那聲音說道：「你已得到了一切本領。」

在就寢之前，關慶正和他的僕人談着話。

「如果你愛那圖畫上的女人，」他那極迷信的僕人說：「爲什麼你不天天晚上和她說話，告訴她你是多麼的愛她？或許有一位仁慈的仙人會聽到你的話，而把圖畫上的女人帶給你。」

關慶只是悲哀的搖着頭。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在人間決不會有人像他所愛的姑娘那麼漂亮。微微一笑之後，關慶懇切地舉起雙臂，招呼着畫中的人，好像她真是活人一般。

「我將永遠，永遠地愛你，」他說：「你，雖然只是一張畫，却是我心中真正的伴侶。我可以永遠得不到你，我將要踏進自己的坟墓，但是我的言語舉動將永遠忠於你；你是我的理想，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理想。天后不會答應我實現一個最最親切的願望呢——就是說你有了生命，並且從畫中走到我的懷裏來！」

關慶堅定地望着那畫張，他的兩臂對着那位不相識的愛人的像一動不動地張着，等待着他的眼睛幾乎要從頭上跳出來了，他的心由於過度興奮而重重地跳着，他並不怕，雖然一個奇蹟正在他眼前出

那古中國的女人穿着被人忘了的朝代的服裝，忽然動起來了。一聲輕微的嘆息，好像夏天一陣沉悶的微風輕輕拂過一般傳到關慶耳朵裏，像雕像一般，關慶呆呆地等着。忽然一道刺目的光照進了屋子。關慶像受了催眠似地坐下，兩臂仍舊向他所愛的肖像張開。從那張引起盲目的戀愛的圖畫裏，走出了他夢中的女郎。

她向他張開的臂走去，躺在他的懷裏。這時候關慶的臂忽然緊緊地圍抱住她。她是血肉構成的，她的溫暖的氣息吹在她愛人的燒紅的臉上。

關慶和他所愛的就互相訴說各人的愛情。時間飛一般地過去。圖畫中的小姑娘向他保證她是真的人，是血和肉的人，並且由於某種魔力，她已從畫中走進他的懷抱。

天快亮的時候，她對他說：

「只有在晚上我才可以來看你。當太陽照紅了東方的天空的時候，我就得回去了。但是我永遠在你所崇拜的那張畫中陪伴着你。你必須耐着性子等着，直到晚上，那時候，我將再來看你。」

在太陽升起的時候，關慶迷茫地看着自己空了的懷抱。他把眼睛轉向壁上的圖畫，那裏，他最親愛的人的像早又回到她幾世紀來一直安頓着的老地方了。

黃昏來了，太陽從西方的天邊慢慢垂下，那圖畫開始動了。不久，僕人進來了，他從側面向牆上一瞥。他遵主人的命令，點了火後，就退出，讓這一對戀人在無人的地方互相擁抱着。

當僕人走出後，關慶就把他的計劃告訴他所愛的人。

「我要把那圖畫燒掉，我不能忍受那沒有你安慰的長長的白晝。我對畫中的你講話，可是你不能回答我，不能走到我張着的懷抱裏。我不能忍受。」

他輕輕地把她推開懷抱。她的香氣襲進他的鼻子，使他迷醉了。他充滿着一種永遠佔有她的慾

望，使她不分晝夜，不拘憂樂，刻刻不離地陪伴着他直到死。

「請求你，」他最愛的人懇求道：「請不要把畫燒掉。我很怕。我怕災難立刻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把神所賜予我們的快樂完全奪去。」

可是關慶非常固執。他已決定了他的計劃。他不理愛人的哀求，認爲她這種莫明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他轉過身去，衝向牆壁，一把抓住了那畫，用他忽然變得強有力的手把它撕得粉碎，再把這些碎片點上了火，一下子就燒得乾乾淨淨。

「是我的了，親愛的！」他轉過身來叫道：「直到我們死，你永遠是我的了。不論晝夜，不論禍福，你永遠不會離開我了。」

可是當他轉過眼來望那美麗的愛人的時候，她已經不見了。

代替了她的，是一隻白狐狸，牠的眼睛像一個女人的眼睛，充滿着無限悲哀，並且表露着無窮的知識，他是經過無數年代的遺傳而是婦人們所持有的。

一聲驚叫之後，關慶趕緊用一只手遮住了那驚恐的眼睛。再把手放下，他又仔細端詳着白狐狸。難道這終究是一種幻覺嗎？難道他不能從白狐狸的樣子中去看他愛人的樣子嗎？

是不是他們的確是難分辨的，使得關慶無法斷定這究竟是狐狸還是女人？

「這是一種試驗，——一種對真情的試驗！」什麼地方來了這些話？這些是無聲的話，它們打在關慶的心上，好像籠鳥拍着嬌小的翅膀一般。

關慶霎時間把眼睛對天望了一下。

「我求求你，天后，」他聽到自己在說：「不要把我的寶貝奪去！」

帶着一個憤怒的叫聲，關慶一跳，跳到那搖擺着，怪樣地蠕動着的畫中女人的軀壳前。

「不管你是白狐狸還是女人，我對你的愛是永遠不變的。天后地神都永遠不能把你從我這兒奪了



去——永遠不能！」

他把那東西抱在他懷裏。柔軟的手指撫着他的雙頰。那細小的指尖的接觸，比愛人的嘴唇還要可愛。

「關慶，你已經證明了你的真情！」關慶想這話正是從他愛人的嘴裏說出來的，不過他不敢斷定。

只有這些事，他是確信的：他抱在懷裏的，正是他所愛的人；她的美麗的臉龐正和他的相對着，他已把那畫燒掉，從此不必再怕日出了。當太陽在明天，以及在他們一生中無數個明天再升起的時候，它的金黃的光將照亮着他們的生命的路；對於這兩個如此深深地相愛的人，將永遠不會再有離別的憂愁和傷心。

當關慶的僕人送食物進來的時候，牆上的畫沒有了，幽靈般的白狐狸也沒有了；只有兩個人在蜜地談話。那識趣的僕人就輕輕地離開了他們，讓他們安全地躺在彼此的懷裏。

### 三 中國家庭一日記

我要描寫的是一個古舊的中國家庭。這裏所敘述的事情中，有許多已隨着新中國的成長而被淘汰了。然而現在舊思想的中國人還不少。他們恨新思想；他們以為只有舊思想才是最安全最妥當的。我對於這些人却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這不但因為他們是我童年時代的人物，並且還是屬於那正在飛逝的一世紀裏的人物。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不會再有這種古老的人物了，因為那時一切又都要模仿着西洋了。不過從好幾方面看來，這仍是一件可惜的事。雖然我明知西方文明對於中國是有好處的。可是看着陳腐的東西消逝，却也是一件傷心的事。

中國的新娘早晨必須和僕人們同時起身，因為她必須為公婆、叔伯和姑娘們預備早點。新娘在家庭中的地位，實在是不可羨慕的；但是她能很堅苦地忍受着，並且她知道，到那一天，她自己已做了婆婆的時候，她現在所遭到的不幸和恥辱，便都得到了報償。

新娘小心地把自己裝扮好後，就跑到廚房裏去察看，監督。她很知道，如果有什麼事情做錯了，那末她這一個新娘，就得在婆婆那裏受到失職的處分。

等到一切都準備好後，僕役頭兒就走到老爺太太房門口喊道：

「老爺！太太！是起身的時候了。」

「起身」對於公公婆婆是一件很費時的事，不過他們也總能在僕人端臉水進來的時候離開了床。老爺太太的臉水是分別放在兩個洗臉架上的，於是他們就各自坐在凳上洗臉，——這時候那些貼身僕人就侍候在旁邊，或是手裏捧着冒氣的熱手巾以備主人不時之需。

房子裏充滿着來去匆匆的僕人。老爺太太自己從不作興勞動一下，每一樣事情都有規定的僕人。我記得我做新娘的時候就有二十一個僕人在我房中，其中的大部分不但沒有用處，反而礙手腳。可是我還得留下他們，因為這是規矩。

於是全家都集攏來用早點了，那是放在一張極大的圓桌上的。桌上沒有桌布，可是却擦得亮到可以反射出坐在桌子周圍的每一個人的臉，早餐的食物包括粥、火腿、蛋餅、湯和茶——隨時隨地都少不了茶！新娘的責任就是注意着公公婆婆的碟子是否裝得滿滿的；此外她還得留意着叔伯、姑娘們的碟子是否都適當地安置着。新娘並不和他們一起吃。她侍候着他們，並且永遠地接受着他們的批評。而她自己必須等他們吃罷了才可以去吃。

全個家庭都使用筷子。他們的食巾是用一塊很大的綢製成的，一角上裝着鉤子，用的時候把鉤子掛在旗袍的領上，讓食巾垂下，蓋在胸前；有時候你看到你的祖父把食巾塞在領口裏，你或許會為

他感到慚愧，其實這還是學一種古老的民族的習慣呢。

早餐並不能說是點心，因為每個人都盡量地大嚼着，這時候，阿媽們便各自抱着孩子守候在餐廳門口，拉長着耳朵，等候着什麼閒言閒語落進她們耳裏，於是再帶到僕人羣中去談論；有時候她們還要把關於客人的閒言閒語去告訴客人家的僕人。

早餐後，公公和他的兒子，就是新娘的丈夫，便離開了屋子和庭院，乘上轎子，由四個轎夫抬到各人的衙門或辦公處去了——這些地方對於家裏的女子永遠是神祕的，因為女子是不可以知道家務以外的事情。

現在，靜靜的一天的生活就開始了。公公，當然是一家之主。當他在家的時候，僕人、妻、妾、孩子——家裏的每一個人，都須輕輕地走，輕輕地說話。

他一離開家，約束算是完全解除了。孩子們——他們的人數在各個家庭中是很有出入的，因為一個父親可以有幾個生兒育女的妾——都到學校裏去了。在夏天，他們就在花園裏的書房裏讀書，那裏有一個男的塾師，他算是非常聰明非常尊嚴的一種人物，雖然在這一打左右的頑童中間，他是很難維持他的尊嚴的。

在學校裏，這些小學者們學習詩經、四書和描寫中國字。學習中文是必須要讀的，它需要聽覺的幫助，因為同一個字可以因為讀音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每一個字至少有四種的意義。這些小學者們當然很能了解這些，因為他們的知識是完全靠高聲背誦得來的。他們喊得越響就能學得越好。妻和妾的孩子雖然在外表上是屬於同等地位，但是妻的孩子有一種特權，這在西方人是不大能了解的。

每一個孩子各有自己的阿媽。阿媽的責任就是盡她的全心全力照顧她所帶領的孩子。這種責任，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沒有一個時候是可以卸脫的。即使在學校裏在塾師的教管下，阿媽們也是不可以片刻離開的。如果她發現「她」的孩子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或是不能學到他或她分內所應該學到的知

識，或是讀書的聲音太輕了，在這喧擾聲中不能聽到，那末她就要走進去干涉，這樣阿媽們就更爲這「靜靜的」一天增了生氣。

因爲如果這一個阿媽忽然指責那一個阿媽的孩子妨礙了她的孩子求知的機會，那末那一個阿媽就要出來辯護。於是先生、學生和阿媽們就被捲入這無盡止的爭執中，費了許多口舌才能回復到比較安靜的狀態。一個塾師的生活，你可以看到，是很興奮的，並且他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

這裏沒有所謂「課間休息時間」這種名目的。每四個學生合用一張方桌，對於無靠背的長檯和粗糙的桌子，他們似乎毫不介意。

至於家裏孩子們走了後，就全屬於婦女們了。婆婆，在她丈夫出去後，就變成了一家之主。或許上面還有一位祖母，不過她已不再處於主要的地位。每一個人侍候着婆婆，逗她高興，陪她作樂。她又是極喜歡管閒事，什麼細節細目與她毫不相干的事也都得告訴她。

通常，在孩子們還沒有去上學，其實是在早餐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守門人就大聲喊着「有客」。這常是一個女客，並且常是另外一個婆婆，她是來拜訪這裏的主母的。客人一清早來，就要坐上一整天，一直要到很晚很晚，那時候，禮節不准她再等下去了。她告辭，這是因爲想起她必須得到充分的睡眠時間，使她明天還可以有精神起個早再來拜訪，或是去拜訪另一家的婆婆。

至於這些婆婆們見了面談些什麼話？那倒很難確定。有時候她們根本不談話，只是坐着，吸吸烟，啜啜茶，讓身子怡然自得地前後擺動着。茶，總是少不了！還要添上些其他吃的東西。新娘必須招呼客人，替她點着了水烟或捲烟，招待着她，一直等到這一家的婆婆準備接客，不管主母是怎樣地討厭來訪的那位婆婆，可是她總得裝出很客氣的樣子。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她總不可以讓客人懷疑她有一些不歡迎的意思。

談話的開始，總是彼此訴着苦，然後就把一切責備加到新娘……她那時候正站在旁邊並且聽着這

一切責備——身上，因為她不善於處理家務。然後就講些某人做了一雙新鞋啊，某人新納了妾啊——這是最壞的一個題材，——或是某人的妾生了個雙胞胎啊。當這裏正在進行着無盡止的閒談時，客人帶來的僕人也正在「下人房」裏受着主人家僕人的招待。這裏的僕人就慫恿着客人的僕人講些關於她們的主人主母的瑣事，同時自己也毫無顧忌地談着自己主人主母的新聞。

客人走了——這下子才算深深地透了一下氣。這裏的主母立刻就召集她的僕人，她們剛才招待着客人的僕人的。從她們那裏，藉客人的僕人作媒介，她可以探出關於客人的種種閒話。同樣，客人回家後，也立刻召集僕人，探聽這裏的主母的祕密。

是的，中國的家庭裏總有談話的資料；並且這也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在中國家庭裏是沒有祕密的。

午餐的時間到了。父親和兒子回到家裏，帶來了一種嚴肅的氣氛。午餐是一席很講究的酒筵，並且吃得很莊嚴。

屋子和庭院的靜默，就從守門人喊着「老爺駕到」開始，一直維持到老爺再出去。

下午，主人一出去婆婆們又開始繼續她們未了的空談。新娘在旁邊侍候着，手裏做着一些針綫工作，或是其他任何婆婆命令她做的工作，同時，還絞着腦汁想，應該煮些什麼美味的食物來迎合姻親們的口味。新娘的生命是美而勤苦的！

屋子、花園和庭院是個喧鬧的場所。那些帶未及上學年齡的孩子的阿媽，爲着誇耀各人的孩子勝過別人而起着爭執。有些阿媽，爲了想找鄰家的阿媽談天，便抱着孩子，——那是正在牙牙學語的嬰孩，——老着臉皮對主母說：孩子吵着要到鄰家去玩，——其實就是她想去的那一家。這是一種沒有惡意的假託，人人都懂得其中真正的意義。這樣阿媽就得到了准許，因為是孩子需要換環境啊！

整天地，來客或來客們——有時候可能有許多婆婆同時來，這樣就增加了事情的複雜性，並且給

僕人們更多的談話資料——不停地談着，談着，談着！

「我的丈夫昨天又納了一房妾……她難看得怕人……我的媳婦粗暴得像只牛……我這左邊的病痛就是被她氣出來的……我丈夫的第二個姨太太新生了孩子……長得活像個小猴子……這就見得母親是個沒有教養的人！」等等的話，可以談個整天。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客人來訪，談到半夜還沒有走，於是我的父親——他是一個滿洲大官，對於漢族這種禮節是很不耐煩的——就提醒她不要差個僕人回去理理床舖。

如果客人來的時候是乘的黃包車，那末主人家的僕人就代她付車錢；如果她是乘了自己的轎子來的，那末車錢就賞給轎夫。當客人在主人家裏吃過了飯，她就留一些錢在桌上算是賞給主人家的僕人的。這是很麻煩的事，每個人似乎都必須對人家的僕人重重賞錢。這種規矩之下，唯一可以節省的就是對於自己的僕人的賞錢。但是利用了巧妙的揩油手段，僕人們在替主人採買東西的時候，還是可以刮到一筆很不小的「賞錢」。

進晚餐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每個人都是過量地吃着，茶也是大量地消耗着。吃飯以後……！屋子裏像瘋狂般的熱鬧。孩子們打着架；立刻阿媽們也趕來幫着自己的孩子，這樣又引起了阿媽之間的尖利的鬥爭。

太太和姨太太們，在互相妒忌，互相攻擊到達白熱化的時候，索性把小孩子的吵架小題大做起來，各人幫着自己的孩子，這結果是一場喧聲震天的惡戰。

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解決這種糾紛：這人就是婆婆。她問明原因，聽着各人的申訴，然後評定誰是誰非。於是大家同時講着，辯着，直到第二場惡戰幾乎又要爆發。

祖母對於這種事情是不再顧問的了。她只是坐在旁邊看着，沒有一件事能逃過她忙碌的眼睛。嘴脣永遠在扭動着。在這種喧鬧聲中，她的聲音是不會被人聽到的，因為她是太老太衰弱了。

睡覺的時候嗎？

那究竟在什麼時候呢？或許是晚上十二點鐘吧。

孩子們三三兩兩地登床就寢，翻騰吶喊了一陣，便呼呼入睡了，其餘還沒有感到瞌睡的孩子仍舊在食堂、飯廳、廚房裏胡鬧，要是沒有人好好看管他們，甚至會跑到屋頂或圍牆上去。

如果你不討厭，話又要說回來了：客人一到，最先就問孩子們好嗎？主人，爲了要表示她的禮貌，必須很殷勤地立刻把孩子們帶到她面前。一個僕人就飛奔到學校裏，不必向塾師說一句道歉的話就可以把孩子帶出來。她必須負責把孩子們教得很拘束很規矩，然後一同去見客。孩子們在客人面前確是很規矩忍耐的，可是這種時候所受的委屈都要在幾分鐘之後回到學校裏的時候找到發洩，這就爲難了塾師。真的，客人們批評起孩子來是毫無顧忌的；他們會當着孩子的面批評他的容貌，以及其他種種客人們所喜歡批評的地方，好像孩子們不日聽懂他們的話似的。啊，我記得……不過那是我自己的一個很長的故事，講起來得費許多時間和篇幅呢。

已經是一天的結尾了。客人和主母還在談着。

客：「我該走了！」

主：「可是我決不能讓你這麼早就走的啊！」

客：「可是在這裏已經一整天了！」

主：「胡說！你才來呢！」

客：「我說，已經一整天了！我必須走了！」

主：「可是要是你堅持現在就走，那我就不要不開心了！」

（到這時候，主人已盼望了十四個鐘頭，但願客人能早早下決心走。）

客：「不，不，我一定要走了！」

這樣的話講了差不多有四十遍了。要是在美國我父親定會挺出身來說：「謝天謝地，你要走就請便吧！」

## 四 金玲

北國的風，掠過張虎那雄心勃勃的學生的「囚室」時，發出一種寒冷的歌聲。寒風帶來了死的氣息，因為嚴冬即刻就要來了。窗上並沒有糊紙，屋子裏也沒有火可以禦寒。一個油盞放在一張粗陋的桌子上，除了張虎所坐的那條硬板凳外，這就是屋子裏唯一的傢俱了。痠痛、刺骨的寒氣和那油盞的冷光，同時磨折着那因為過分專心而縮成一線的眼睛。張虎，那懷着大志的學生，把僅有的破棉袍裏裏緊，把頭縮在聳起的兩肩裏，熱心地讀着那沉重的巨冊，這些都是中國的經書，爲了實現他偉大的志向，他必須把它們背得爛熟。他努力地用着功，想藉此忘記寒冷和飢餓。

張虎的囚室——確是一間囚室，因為他必須把自己關在這裏面，和外界完全隔絕——是在內地的一個小小村落裏，離開中國的京城北京不知有多少里。張虎的希望就完全寄托在那遠遠的京城裏。

在這小村裏，一個到處全是一般矮小的泥屋的寂寞幽暗的地方，有着一所特別大的泥屋。這裏面有的是溫暖和舒適，因為這是乞丐頭的住所。他的收入是這樣的豐富，使他能够用稻草蓋屋頂，用木柴取暖。

乞丐頭有一個女兒，名字叫金玲。她是這個小村裏許多著名的美女中最美的一個。可是她終究是乞丐的女兒。世界上沒有東西能改變這一個嚴重的事實。終其生，她總是一個乞丐的女兒，一個乞丐，就算他是乞丐頭兒吧，還不如高尙人家脚下的灰塵。

受大家推舉出來的乞丐頭是和別的乞丐不同的，因為他從不到鐵路旁或小路邊去向人家求乞，這



種工作，他讓他的無數的屬下去做了，他就每天從每個乞丐那裏取得一個銅錢。這一個錢就算是乞丐頭盡着保護乞丐們的責任而所得的代價。他的話不論是在朝廷要員、兵士和親王等處都能產生相當的效果。

金玲很想有一些羅曼史，可是她是乞丐的女兒啊！烈風尖叫着掠過泥屋。金玲的胖爸爸望着爐中取暖的火，用着粗暴的聲音，滿足地讚美着自己的生活。金玲嘆息着，她父親聽到了她的嘆息。

「你又在胡想了，金玲！」她父親喊道：「爲什麼你對於我所給你的一切還要感到不滿呢？人家沒有火，我們有火，我們有食物，並且有美麗的紙糊着窗洞，抵禦冷風。在中國不知有幾千萬人沒東西吃，甚至於沒有蔽身之處！而你還要嘆息，還要妄想！出去買些木柴來！或許門外的寒冷可以使你明白，你的生活是多麼的美滿！」

金玲緊裹着披風很快活地從這個舒適的乞丐頭家裏逃出去了。在她看來，這個家比最窮苦的家都不如，因爲這裏面沒有一些新鮮的故事，只有乞丐頭的無盡止的怨語；他的長指甲的手指不停地一開一合，好像假想着自己正在數着第二天乞丐們放在他的生疥瘡的手裏的錢。她走出後，隨手把門關上，風立刻猛烈地向她撲來，像飄蕩的鬼怪似地尖叫着，把她玫瑰般的臉吹得更紅了，並且使她把那件用乞丐們孝敬頭兒的錢買來的，被狂風吹得飄飄欲飛的披風裹得更緊了。她前衝後跌，左搖右擺地在風中走着，因爲她的腳是纏過的，骨頭已經壞了——這是她父親所賜予她的美的條件之一。——金玲在寒冷徹骨的寒夜裏前進着。她的臉正向着街上的一條黑暗的小巷。在小巷的那一端，住着另一個胖胖的人，他是販柴的。他的柴賣得這樣貴，除了乞丐頭以外，誰都買不起。那些發憤讀經典的窮學生只好望着它眼紅，只好把支離破碎的長衫裏緊來取暖。

金玲停下來了，身體在那纏過的小脚上不住地搖擺着。在黑暗中，她看到一點閃爍的火光，那似乎是一種信號，因爲金玲正在渴望着一些羅曼史。這是整個村莊中唯一的火光；因爲所有的窗子都關

了，從紙糊的窗子裏（在這個村裏，這是用來代替玻璃窗的）只有模糊的光能透過。況且，整個村子差不多已入睡了，因為這已經是深夜了；只有那胖胖的柴販子還醒着，他用許多衣服緊緊裹着自己的身體，因為他屋裏沒有火，他的柴是要賣了生利的。他不會睡着的，他正在細聽着由遠而近的脚步聲，門上的「篤篤」聲，這聲音裏包含着纍纍的銅錢，不久就要變成他錢箱裏的寶貝了。這些金玲都很明白。然而現在這光却是很不平常的，這是黑暗中的一個信號。金玲的心在她小小的胸膛裏急速地跳動着。她猶豫了很久，似乎這一刻她馬上變成了一個很有道德很莊重的姑娘。然後搖擺着不穩的身子，她把羞紅的臉轉向那引誘她的信號。

囚室中，張虎在他的破棉袍裏縮得更緊了。他的兩眼已看到這一大堆經書中最後一本的最後幾頁了。他那殘忍的奴役日子將要過完了，他不久就要去應考。那以後就是——北京，帝國的京城，財富名譽和爵位。

「你不冷嗎？」

張虎吃驚地抬起頭來。

在那沒有玻璃或紙的窗洞口有一個小巧的臉龐，上面鑲着明亮的眼睛，烏黑的睫毛好像鳥兒的翅膀，玲瓏的嘴唇恰似一種高貴精緻的小花的花瓣，那額該是由藝術家的手彫塑出來的吧——這是張虎生平所見的美女中最美的一個。

張虎在被人打擾之後略略皺了一下眉頭，因為這又使他想起他自己的窮，沒有取暖的火，沒有糊窗的紙，無法抵禦寒氣的侵襲。

「是的，」張虎答道：「我很冷，沒有錢實在是件不快的事情。」

「那末你很窮吧？」金玲問道。

她的心發狂一般地跳着。依古代的文明講來，一個小姑娘的這種行爲是很不好的，這個偉大的有

學問的人對於這麼一個拋頭露面的小姑娘將發生什麼感想呢？

「我很窮，」張虎答道：「但是我不久就要富了！我差不多已經讀完了所有的書，不久我就要去應考。我一定會很容易地考上，因為我很用功，已經把我所學的讀得很精通了。」

果然是一個偉人！長得也很不錯。金玲的心跳動得像是一只翅膀的小鳥，像一只要從囚籠掙扎着逃出來的小鳥。金玲懷疑不知這位又漂亮又有學問的人可能看到她那顆瘋狂般跳動的心。可是，除了她打擾他的讀書，因而引起他在位子上不耐煩地擺動外，似乎對她一些都不注意。她很羞慚於自己的魯莽。可是一種內在的力量促使她去打破舊禮教的拘束。她離開了窗口，繞過囚室的角，掀起破門上的門帘，便走進了張虎的淒涼的小屋。當他看到她穿着這麼富麗的服裝時，他驚得呼吸都幾乎停止了。雖然他是一個學生，爲了自己的志向他讓自己和外界的一切都隔絕，現在金玲却把他的本性引了出來，她使他的眼睛望着她，牠們在她身上停留了許多時候，直到最後，他忘了他的經書，只是望着這位嬌美的，在黑夜大風中走來看他的小人兒；他注意着她的胸脯的起伏，他知道一種奇蹟要發生了——這是他自己所引起然而却不能打動他心的奇蹟。窮困寒冷和飢餓是栽培不出羅曼史的。志向，志向，不錯，它能把人帶出地窖；戀愛，那只會引人走到末路。但是張虎，他知道奇蹟會給他帶來什麼，並且他也有着一切人類所有的自負與虛榮心，所以他並不讓這小姑娘知道他的感想；而且，她到底只是個女人啊！

「我是金玲。」她簡單地說。

「我是張虎，研究經書的學生。」

金玲微微地行了個禮，她走到張虎的背後，眼光越過他的肩膀而射到攤開的書上。那些散亂的字跡，對於她是絲毫沒有意義的，因爲她覺得這也是一種神祕的東西。當她看着，而知道這位張虎能完全了解這些奇奇怪怪的字，她更進一步地驚異他的偉大，她的小手，像一只撲火的蛾子般，就在他肩

上碰了一碰。他低下頭來看她這一雙手白雪般地落在他的肩上，又看看她的小臉。

「我是乞丐頭的女兒！」她挑釁似地說。

張虎立刻冷淡了。金玲覺察到這種態度的改變，並且知道其中的原因。她勉強忍住了嗚咽，蹣跚地走到門口，向黑暗中奔出去了，帶着一聲嘆息——這嘆息可以有各種意義——張虎又回到他的書本上了。風在他囚室的周圍呼號着，破門在鬆了的門樞裏格格作響。張虎在他的破衣服裏縮得更緊了，把腳縮到身上來取暖。當他再抬起頭來對那寒冷的窗洞望的時候，除了窗沿上的霜和呼呼地吹進來的冷風外，什麼都沒有了。張虎不耐煩地搖搖頭，又回到他親愛的經書上去了。

在很長的時間以後，他的房門又開了。這一次事先並沒有警告；在油盞的微弱的光圈裏，站着一個很胖的傢伙。

「我是乞丐頭，」胖人直捷了當地說，他很看不起普通人見面時那一種虛套。「我的女兒，金玲會單獨和你同在這間屋裏。現在你必須和她結婚，免得壞了我家裏的名譽！」

「但是，」張虎驚駭地說：「那是她自己願意進來的！我並沒有叫她來，而且並不知道她來，直到她已經到了屋子裏！再則，我並不認識她！」

乞丐頭兒的圓臉上沒有絲毫表情。

「你不久就要到北京去應考了，是不是？」他問。

張虎點點頭。他在懷疑這個問題問來是什麼意思。

「我是乞丐的頭，」胖人重覆說了一遍，「我的話在朝廷大小官吏和親王之間都能產生效用。我只要說一句話——」

張虎低聲地哼着。他把頭埋在手裏，似乎在沉思：金玲一定會帶來一筆很厚的妝奩；而張虎又是這樣的窮，在北京人家一定不會知道她是乞丐頭的女兒。不，他們一定會知道的！他們什麼都知道！

這裏到北京這一個長長的旅途是需要很多的錢。這胖人，他正在設法把他的徬徨的女兒用一筆很大的錢送出去，默默地等候着張虎的答覆。張虎沉思了很久，頭才從手裏抬起來。

「我願意和你女兒結婚。」他說。

這樣——

他們結婚了，金玲找到了羅曼史，她敬重張虎。張虎容忍着金玲，他永遠不會忘記她是乞丐的女兒。她美麗得迷人，並且帶給她丈夫一筆很可觀的妝奩，但是她終究是一個乞丐的女兒。張虎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個嚴重而無可爭辯的事實。

張虎帶了他柔弱的妻子到了北京。他考得名次很高，馬上被派到天津去做直隸省的臬台，金玲和他同去。他們是乘的船，還有小的砲艦護送。金玲穿着金錢所能買到的最講究的衣服，因為她雖曾經是並且將永遠是乞丐頭的女兒，但是她同時也是臬台的夫人啊！

在張虎的行列中，有一個他在北京時結識的朋友，張虎把他引為知己，所以這次到天津去便帶他同去，預備給他一個職位，也算盡一分朋友的情分。這兩人常在一起，金玲總是在後艙，像一個很守本分的妻子那樣。張虎的新朋友常常在張虎面前挑撥，主要的就是說一個新上任的臬台家裏有一個乞丐出身的妻子，那是禮教所不容許的。

已經是夜裏了。什麼聲音都沒有，除掉那北河的泥水打在皇宮似的船壳上所發的聲音，這船裏載着張虎和他的家庭，除了泥水的衝擊聲和苦力們模糊的歌聲外，一切都是靜的。在船蓬下，金玲在張虎的腳邊。張虎靜靜地吸着烟，一句話也不說，因為他在深思，他正在考慮着他那從北京帶到天津的新朋友對他說的話。

「你不快活嗎，張虎？」金玲溫和地說。

張虎不耐煩地把身子動了動。

「不，我很快活，」他說，「因為現在名譽和金錢我都有了。」

「可是，」金玲固執地說，「你仍舊不快活，是不是因為你的妻子是乞丐頭的女兒？」

張虎聳聳肩，繼續他的沉默。其實他正想用震天的聲音把他的思想和決定喊出來。金玲，因為愛他，能看到他一切的優點和堂堂的儀表；她知道他是在說謊。她也知道他希望能離開她。雖然她知道她的離開能使他快活，但是她不能這樣做，因為她愛他。許多時候了，她靜靜地坐在他的腳邊，看到西方上來的月亮把神祕的光撒在北河的險上時，她的眼裏露出無限的憂傷。最後，經過了很長的沉默後，她吃力地靠了她的小腳把身體支持起來，搖搖擺擺地邁上一二步，使自已站在張虎的背後。

「你不愛我，張虎，」她傷感地說。「可是你——我將永遠愛你！不要遣我走，將來我會使你愛我，像我愛你一樣。」

金玲又忘記了禮教的規定，那就是一個人的情感不可以表露出來。她雙臂圍住了張虎的頸，把她那柔弱的浪漫的身體，伏在他寬大的背上緊抱着他。

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張虎把金玲一摔摔開了。一面罵着她，侮辱她，一面伸出手把她搖擺不穩的身子捉住。

金玲雖然看到愛情的堡壘已經動搖了，却不願意讓它就此崩潰，還企圖用她的纖手把大勢挽回。她不斷地去抱住張虎，而張虎又不斷地摔開她，她守了她的本分；當然對於這一位就要做臬台的大人物，她是無可效勞的。這樣他們就在甲板上互相扭着。船夫們並沒有注意到這事，因為船夫終究是船夫，他們是不可以顧問主人的事情的。

金玲被張虎一推，便搖搖擺擺地向船的邊沿跌去。張虎明明看清她在向什麼地方跌，却並不去阻止她。她伸出求援的手向張虎，可是就在頃刻之間，她已無聲無息地跌進泥漿水的北河裏了。張虎走到船邊，對打旋的河水看了許多時候，他等待着，等過了許多寶貴的時刻，河裏並沒有聲音傳上

來，也沒有東西來擾動平靜的水面。可是他還不放心，還是猶豫着。

然後他轉過身去，提高了聲音，用着一種似乎充滿着傷心和悲哀的調子喊道：

「快！停船！打回頭去找！金玲一不小心跌下河裏去了！」

船立刻停下，並且打回轉。其餘許多護送的小船也都出力地幫着打撈，他們在北河臉上劃了一個鐘頭。

可是金玲早已不知去向了。因為張虎等過了一個太長的時間。打撈的人無法找得金玲，這是張虎早就料到的。

但是這至死不忘愛情的金玲却並沒有死，雖然她幾乎已到了死神的腳邊。在這一行船，有一只極重要的船，那是屬於直隸總督的。金玲因為長得這樣的秀美，北河的水不想留住她，就把她衝到了總督的船旁。船夫強壯的手伸下水去，把她救上船來，送她到總督面前。總督對她端詳了一會，就把他的妻子請來。他是很尊敬他的妻子的，雖然她始終沒有為他生一個接續香火的孩子。

「你爲什麼要自殺呢，孩子？」總督鎮靜地問道。

金玲垂着頭。

「你是那裏人？」總督又問。

金玲不回答。

「你的父母是誰？」又是一個問題。

金玲搖搖頭。

「你沒有父母，」總督靜靜地想了很久，溫柔地說：「我們沒有孩子。你願意跟着我們做我們的女兒嗎？我是直隸總督！」

這是很可驕傲的。做一省的總督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

金玲猶豫着。她是很聰明的。做一個總督的女兒！那個討厭她而不把她從北河裏救起來的張虎也只是一個臬台，職位是遠在總督之下，金玲，想到了將來的前途，她就點點頭。於是總督夫人就照顧着她，吩咐把她身上弄乾。僕人們熟練的手替她把一套華貴的新衣換上。當然到達天津的時候，她已是名正言順的總督女兒了。

遠在他們到達天津前，她已把她的事告訴了她的新父母，並且指出，那個因為她是乞丐的女兒而遺棄她的人就是張虎，並且承認她現在仍舊愛他，只要他答應，她還是想回到他那裏去的。

總督把這件事很聰明地考慮着。他對誰都不說起他的計劃，尤其是張虎——他到達天津後就變成了臬台，受着多少人的尊敬，這些都沒有被一個出身低微而為他所討厭的女人所妨礙。當他的權力和名望日漸增大，財富日漸增多的時候，他就留心着周圍的一切，希望能找到一些新鮮的事物。他常常到總督家裏去，當然他不會在那裏看到女眷們，因為照中國規矩，女子是不可以在生人面前露面的。

張虎，一個沒有心肝的人，早已把金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除掉在夢中張虎常常被金玲糾纏着，使他不舒服地在床上翻覆，說着囁語；醒來有時候還要責備廚子的菜做得不好，害他睡了做惡夢。

這真是巧事：張虎那位朋友竟被總督選做媒人。也許總督是個很幽默的人吧？也許命運之神也在這裏插一足吧？總之，事實是這樣，張虎的朋友被總督請做媒人了，並且負着這種使命去見張虎。

「你沒有妻子，張虎。」媒人這樣打開了話匣。

張虎呆住了。這位朋友的話是什麼意思？他趕走金玲不也是受這位朋友的慫恿嗎？難道在這時候，金玲已長眠在北河的泥腹裏已慢慢地從別人記憶中消逝的時候，他倒要來查究金玲的死因了嗎？張虎遲疑着。這位朋友一向待他不錯，這裏面一定有別的原因。

「我沒有妻子，你是知道的。」最後他終於這樣回答了。

「總督要我問問你有沒有結過婚。我代你回答了，我說你從沒有結過婚。總督爲了要證實我的



話，所以要你親自答覆他。」

「但是他爲什麼要問？」張虎頓了一頓問道。

「總督有一個待嫁的女兒，張虎，」媒人說：「他看中了你，希望你能要他的女兒。」

張虎內心充滿了快活興奮的情緒。這遠在他希望之上。他從來不知道總督有女兒，更不敢希望已有這麼好的福氣。當他在名譽和財富的道路上走得這麼順利，而沒有金玲來阻礙他的前程，這是一件多麼可喜的事啊！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最好不要過分匆忙地答應。他稍稍遲疑了一下，並不很久。同時，他的朋友，他是知道金玲的故事的，並且知道金玲的靈魂決不會來阻止這件婚事，就答覆了總督，說張虎願意娶他的女兒。總督莊嚴地點點頭。於是媒人再回去報告張虎說總督聽了很高興。結婚的日子選定了。

「你仍舊愛這人嗎？」總督問。

「是的，」金玲溫柔地回答：「但是他曾經那樣無恥地虐待我。我現在要使他受苦，正像他使我受苦一樣。他會到這屋子裏來，當你問他是否結過婚的時候，我親自聽到了他的否認。他竟靠了媒人的幫助，公然否認他會結過婚。我要他，不錯，但是我要使他在痛苦中得到我。」

於是這位聰明的老總督又去出計策了。

「姆——」，最後他說：「我們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當婚期一天天近的時候，多少人興奮到瘋狂一般。張虎興奮得發抖，因爲這是他夢想不到的光榮。金玲的興奮正好像他的乞丐頭父親回來報告她張虎願意娶她時一樣。張虎的朋友也興奮，因爲他生來就是個寄生蟲，他相信，由於這種結合，他也可以升官了，因爲他是張虎的朋友。總督也快活，並且覺得很有趣，因爲他就要看到命運在替人安排着一幕趣劇。如果金玲的影子曾經困擾過張虎，那末誰都不會知道，連張虎的寄生朋友都不知道。金玲早已死了，被人遺忘了——張虎現在要娶的是總

督的女兒。從這個可以攀龍附鳳的梯子上，張虎將爬到最高點——張虎是有野心的，野心使他一天比一天變得自私了。

在這種婚禮中，新郎是不會看見新娘的臉的。一直要等到婚禮行好，在儀式中的某一節，新郎新娘並坐在新床上，照習俗，這時候新郎就得俯身向新娘，揭去那塊大紅的遮着她的美，也遮着她的醜的面巾。張虎一些都不擔憂。總督的女兒當然是漂亮的。很多的妝奩，總督的女兒，憑這兩點就可以抵消任何容貌上的缺點。

於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終於行婚禮的日子到了。

新娘被送到她丈夫家裏了，跟隨着一大羣的侍從。張虎是懂得一切繁複的儀式的。他注意到這些侍從每人手裏握一根柳條，有女人的手指那麼粗——有金玲的中指那麼粗。不，他不願意想起金玲，她已死了。她從來沒有存在。張虎現在正要和總督的女兒結婚呢。

新娘送到他家裏。他們並坐在床上。張虎發現他正坐在新娘的衣角上，便滿意地笑了。張虎就要做一家之主了，因為在坐下的時候，新娘先坐下，然後新郎坐下，這樣他就可坐在她衣服的邊緣。大家都注意到這一點，這是張虎能做一家之主的預兆。

張虎，早忘記了金玲，此刻只有快活。他欣賞着他嬌美的新娘。他用着發狂般興奮的情緒等候着她開口，他預料，她的聲音一定像泉水流過潔白的石子時所發的聲音一般地優美。可是她不說話，她在等待着。張虎看到她胸部猛烈地起伏着，她也激動得很厲害啊！

「你的美猶如那潔白的百合花。」他開始說道。

她回答了，她的聲音使他沉醉了。這正如他所盼望的那樣。這和金子一般的美麗，好像小小的金玲所發出的聲音。他不安地擺動着。金玲——

金玲早不在人世了。那末，他爲什麼還想到她呢？

「你沒有別的妻子嗎？」那聲音問。

「沒有，」張虎答道：「我旅行得很多，我到過許多地方，可是從沒有一個女子能合我的意，直到遇見了你。在你以後，我永不能再愛別人了。你的美猶如潔白的百合花。月亮在你面前，羞得把臉遮起來，因為你的光輝比她燦爛。花兒在你面前低下了頭，因為它們自知比不上你的美——」

「你將愛我，永遠愛我，是嗎，張虎？」

張虎一面行禮，一面告訴她，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就要對她盡忠一天，並且保證沒有一個人能來代替了這位總督的美麗的女兒。新娘的胸還在起伏着。張虎激動得不能等待了，他剛伸出手要去揭去那遮着她的美或醜的面巾的時候，忽然一個女人的聲音，比寶石還要可愛，喊道：

「打他！」

張虎恐怖極了。當他重新注意到新娘的聲音的時候，他整個身體都向後退縮着。侍從們立刻都撲到他身上，用柳條打他，打到他求饒，還是打。最後他跪倒在地上請大家寬恕了他。他的新娘坐在床沿上一動不動地看着他挨打。其餘的旁觀者也沒有一個人去勸阻。於是侍從們繼續地打他，直到他的每一根骨頭，每一塊肌肉都發出了抗議的呼聲。還是他的新娘可憐他，發出一聲口令，用她那百合花般美麗的手做了個手勢，叫侍從們住手。

張虎完全被迷惑了。他不知道他已娶得了怎樣一個妻子，急急地用那只發抖的手把那遮避着他的新娘的美或醜的面巾揭掉。

## 五·吉卜林說得對嗎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一對雙生子永遠不會碰頭！」這話在當時是多麼的真切，但是現

在，我就覺得這沒有以前那麼真切了，並且在有幾方面，我還很爲此覺得可惜。現在我就要來說一說這是那幾方面，爲什麼我要感到可惜。我覺得我有資格來說幾句話，因爲我對於東、西兩方都知道一些。

我很欣幸地做了慈禧太后的一等女官。她對於外國人有着切齒的，根深蒂固的仇恨，這可以用歷史上可怕的義和團事件來證明。由此，你一定會立刻推斷太后不會拿我作親信，因爲我處處都帶些歐化。並不！我了解她，而她就是中國的代表！

但是在進入宮廷之前，我和我父親住在日本，他那時候是中日戰爭後的駐日大使。我受教育的時期大部分是在法國，並且我是被我父親當作一個外國女子一般地撫養着，所以當我回到中國在清廷供職的時候，對於一切事情我簡直陌生得像一個外國人。然而我竟成了太后的親信。

我說這些並沒有誇大的意思，只是要證明我有資格來說我所要在這裏說的話——並且因爲我一生中最大的願望便是看到中國和美國彼此之間能得到更深刻的了解。

這種了解將來能得到嗎？我想能的。在有幾處，我感到很快慰；但是在另外幾處，我又感到很憂愁。我不願意看到中國古老的拘泥的禮節消逝，雖然我厭惡它們差不多像其他受過它們累的外國人一樣。

中國了解美國的程度，當然遠在美國了解中國的程度之上。這是一個事實，而我也能聽到我的讀者們坦然地說：

「是啊，爲什麼不應該這樣？我們何必自擾呢？我們是優秀民族，爲什麼不是他們來了解我們，而要我們去了解他們呢？」

我能聽到這些問題，並且我得承認他們能在我的同情中找到回音，因爲我自己也是個西洋人呀。但是假定我們現在且把這件事再研究得深些，讓事實來作結論，用比較來替他們說話。

有一次我做了一個試驗。我有一個年青的美國朋友，出身高尚，外表超人，禮節也很好。同時我有一個相仿年紀的中國朋友，有一切可以介紹的長處，外加一個特點，就是他說得一口好英語，這就除去了彼此了解的言語上的障礙。

我替他們兩人介紹了。最初他們似乎相處得很好。各人接到我的邀請後都到我家裏來。並且常常在我家裏會面。漸漸的，我可以看出友誼發生了障礙，彼此都起了猜疑。這樣看來，我的試驗已到了極點了。

我的中國朋友最後就對我說起這一件事。

「他究竟要和我怎樣？」他問道：「他到我家裏來，抽我的煙，批評我的僕人，一切都沒有顧忌。假使他真的把自己看作是我的朋友，那他這種行為我自然不見怪。可是他算是這樣想嗎？還是在當我一個可以愚弄的人？」

我立刻知道，假使我把任何一個我所認識的中國朋友介紹給他，他決不會問出這種問題來。如果一個中國人不等他朋友的邀請就自動去拜訪，並且在朋友家裏就像在自己家裏一般的自由，這就是他所能對朋友表示的最高的敬意。他在主人家裏絲毫用不着拘束。他可以告訴廚子他喜歡吃些什麼；他可以叫車夫爲他開車；把汽油的錢記在主人賬上；他可以用主人的剃刀；他可以隨意地在主人家裏待多久；他可以隨意用主人的錢不必說一個「借」字，至於用去的錢，他可以隨便什麼時候還，甚至永遠不還，全隨他高興。他們之間從不需要什麼契約。可是如果來客是個美國人的話，主人便要起懷疑了。

以後我的美國朋友也爲這件事來看我。

「他古怪得很，是不是？他總不肯信任我；他對我也很不坦白。然而當他的中國朋友去看他的時候，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們做！」

要使他們兩人達到某種了解的程度，那是徒勞無益的，我懂得這一點，我就個別地向他們解釋了這一件事。

這只是因爲兩人是生在不同的習俗中。

中國人在外國人之前總懷着驚疑。外國人總很高傲並且永遠顯着一種自大的神氣。我的中國朋友所以要問那種問題就是依據了他的同胞過去的經驗。中國人由於許多年代的經驗，知道外國人把他們看作一種劣等民族，稱他們爲「支那人」——一個所有的中國人都厭惡的名字，並知道外國人教育他們就是爲了要利用他們。

中國人知道這一點，外國人又利用他自己的行爲來證明這一點。於是互相的了解就被一堵厚牆擋住了。如果有一方想試試除去這堵牆，這一定是中國人，因爲外國人，既自認爲是一種優秀種族，他就覺得沒有理由要退讓。

我帶了一位美國朋友到一位中國朋友家裏去吃飯。這裏就很容易看出兩種習慣的不同。在外國，僕人們除了確實在侍候的時候外，總是候在餐室外面的；在舊式的中國家庭裏，僕人們在食桌附近排成一排等候吩咐。當然，席間所談的話他們都聽到了，而且他們的眼睛也不讓一件事情遺漏；好在中國人原是沒有祕密的啊！再則僕人緊靠着客人聽候吩咐，也是中國家庭裏的習慣。

我的朋友稍稍忍耐了一會，便轉過頭來對我說：

「讓這許多斜着眼睛的『僵屍』這樣地望着，我實在不能下咽。爲什麼主人不叫他們回到他們應該停留的廚房裏去？」

「噓！」我回答他：「這些人中有幾個是懂得英語的。在中國家庭裏，僕人們侍候在食桌邊是一種規矩。你，要不是我帶你來，你是不會被請的，難道你要主人爲了這樣一個人而改變他的習俗嗎？假如這裏的主人和你一同吃飯，而你那裏的規矩是僕人們候在廚房裏的，你會不會爲了這位中國朋友

而把僕人召出來依照中國習慣排列在餐室裏侍候？當然不會，並且假如他因此而責怪你措置不當，你一定要憤恨；可是現在，這裏的主人要恨你了。」

我個人並不歡喜這些眼睛骨溜溜轉的僕人，他們有那麼大的耳朵，可以把每一句話都吞下，並且會在頃刻之間替你傳遍了北京，當作閒談的資料；但是我並不爲了那種理由而反對這種習俗，雖然我很懷疑我的美國朋友能否適應這種中國家裏的習俗。

但是，讓我且來舉一個相反的例。有許多在中國住了很久的美國人，他們也有很多的中國朋友，並且彼此都很尊重……因爲他們已經到達了互相了解的境地，這是一種真情的流露，絕不是表面的虛飾。

另外一個例子。我知道有一對中國青年和美國青年，他們的關係僅只是相識而已。我記得他們的相識是由於偶然的在我家裏會面。他們中誰也沒有存心要自己給對方留下個印象。

他們分手後，又在滿洲的滿洲里。我的中國朋友報告我事情發生的經過。他走出火車後，在山田館裏碰見了那美國人。他記起了這是誰，於是下面的對話就開始了。

「我真高興遇到了你！」中國人用極懇切的態度說：「你願意和我同去吃飯嗎？」

我的中國朋友對我說，他看出美國人對於他這個問題顯得非常不安，但是這中國人因爲看不出這個問題有使人不安的理由，所以堅持他的邀請。

「當然，」美國人說：「我是很願意和你一同去吃飯的，因爲我非常喜歡你的爲人。不過，事實是這樣：我不能回請你！」

「可是我請你並不是爲了希望你的回請！我絲毫沒有這種意思！我請你爲的是希望你和我作伴，我們是朋友啊！」

「可是，要是我不能回請，我是不願意答應人家的邀請的。」

「胡說，中國人的心理是這樣？如果他請你同去吃飯，而你這樣答覆他，那他要覺得是受了侮辱。爲什麼你要那樣想呢？」

「因爲……因爲……嗯，事實是這樣，我現在一個錢都沒有了。」

「我袋裏有着很多。你需要多少？」

「不過我不想向你借錢。」

「噢，我們不是朋友嗎？」

「是的，不過……」

「那末告訴我你需要多少！」

「好，那末就是兩百塊吧。」

「兩百塊不經什麼用，我這裏很可以分出五百塊來給你，並且我極願意這樣做。」

「多謝你的盛情，我沒有可以抵押的東西，只能給你一張借據。」

「假使你的借據可靠，你的話當然也是可靠的，」中國人回答：「我不要你的借據！」

但是美國人堅持要給借據，中國人拿了借據立即就撕掉。當然，後來美國人錢仍舊還的。

「我對於這事並不見怪，」這中國人告訴了我這件事後便說：「因爲我懂得美國型的思想。我知道他會還給我，就是他沒有錢還我，我也不計較；但是我不要他的借據。那東西會破壞朋友之間友誼的往來。然而假使需要借兩百塊錢的人是我而不是他，那他一定會追究我的用途，並且批評我借錢的行爲，使我覺得缺乏錢是必須向人低頭的，或許還會減到一百元，並且要我給他可靠的擔保！」

這不是很清楚嗎？中國人向來可以在朋友之間借貸，從不需要借據一類的東西，而且即使這借款一直拖延到借款人死去，彼此的友誼還不受絲毫的損傷。說這樣太缺乏商業精神嗎？不錯，但是這種合乎人情的道德是遠勝那種商業化的道德。



我說的我是比較傾向於西方習俗的。我在美國人中間生活了二十年，覺得絲毫沒有不習慣的地方，而美國人對於我，除了初次的驚異外，以後也就不再記得我是東方人了。我並不說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像我這樣，因為我的經歷是很容易遭到的。我和王族們接觸頻繁，使我多少對於這種事看得很平淡。不論在怎樣重要，怎樣頑固的環境之下，我都能隨遇而安。我是一個以四海為家的人，在敘述下面這故事之前，這一點是必須說明的。

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的美國朋友中常常有許多寫了封介紹信給她的朋友們，介紹她們來見我。這介紹信當然就遞給我看了，到後來，朋友中許許多多人介紹那些訪問中國的人來見我，使我感到有些煩擾了；當我看到每一個來客帶來的介紹信後的簽名時，常常得遲疑許久才能記起那是誰；雖然她們總是告訴受介紹的人說我和她們是密友！

其中有一位太太就大大地引起了我的趣味。她也是一個普通的外國人，只能看到中國人的污點；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使我在開始喜歡她。在幾次互相拜訪之後，我接到了她邀我到她家吃飯的請帖。當然她不大懂得一般的暗流，並且她也不會想到在她家裏出現對於她家的僕人是多麼驚異的事啊，這些僕人也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被僱用到外國人家來的。

我不誇口，在中國我是相當出名的——我一直希望不要這樣，因為這給我招來了無窮的麻煩——於是我立刻就被主婦家的傭人們認了出來。這件事就使得我很不自在。這一點主婦也注意到，不過她並不知道所以然。在從前時候，這些僕人們是不敢正眼望我的，他們必須低着頭；又因為一切習俗在中國是不能輕易改變的，所以當我招呼他們，或他們侍候我的時候，他們也總是眼望着地。

飯後我們聚集在橋牌桌邊的時候，我的主婦就特別提到這一點，這頓時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公主，」她說：「我注意到今夜我們的僕人舉止有些特別，我希望你能告訴我原因。這些僕人們在侍候我丈夫和我以及其他一切和我們同桌吃飯的外國人時都很情願，因為我們是外國人，並且我

們給他們工資。可是你感到嗎？他們似乎不大願意侍候你呢。」

我立刻知道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因為我以前也會經聽到過一些關於這種事，雖然這種事遭到我身上的時候是極少。我看到紅暈在許多人的臉上上升起來，女客們都不安地動着。有一位女客，一位極可敬的朋友，爲了免得使我太難堪，想說些別的話來轉換話題，但是被我警告的目光阻止了。

「我倒並不十分覺得，」我對女主人說，盡力地使我的聲氣顯得溫和，「爲什麼他們要不願意侍候我呢？」

「好，你看吧，這就因爲你是中國人啊？他們也是，他們和你是同種。至於侍候我們，當然沒有關係，因爲我們是外國人；不過我不禁要想，他們是討厭你和我們同桌吃飯！請你明白，我們覺得和你同桌吃飯是很光榮的，但是我懷疑……」

很奇怪，當她這樣說的時候，我就回想起幾年前在巴黎接待一位外國來的貴人儀式。我妹妹和我就被介紹給他。當我用英語招呼他的時候，他似乎一些都不顯得驚異，他拉着我的手吻着，說道：「你是第一個和我交談的中國女子，我覺得非常榮耀！」

他就是瑞典國王奧斯加。

我的女主人這樣魯莽，我該會感到憤怒，但是我知道她既不是有意要顯得魯莽，也不是有意要替我掙面子，她只是好奇，並且是不可寬恕的無知。事情的原因是這樣的：就是我的傭人，不肯從她的一個傭人的手裏把食物取了過來。我極小心地向她解釋這件事。我相信她直到現在還沒有知道自己的愚魯；雖然這樣，我們還成了很好的朋友。不過我常常懷疑，要是我得罪她也像她得罪我那麼厲害，她會不會原諒我呢？

另外有一個我認識的女子，和我一同到一個上等的中國家庭裏去吃飯。女主人受過很高的教育，曾經周遊世界好幾次，幾乎歐洲的每一個宮廷裏都會有過她的足跡。她是這個世界的幸運兒，並且自

幼就受着一個能幹的主婦應有的訓練。

「可憐的陸太太啊，她是費着九牛二虎之力在招待我們呢！」

「她並不窮，」我冷靜地說：「她非常富有！」

我明知我的朋友決不是指陸太太的財產而言，不過我急於要知道她這話的主旨。

「哦，我不是這個意思，」她很快地說，正像我所料到的那樣。「我意思說她很費力地在學做一個合格的女主人。要她依照外國人的習慣來招待外國人，那實在是一件苦事啊！」

我得承認，這話大大地激怒了我。無論什麼時候，當我受無意的侮辱的時候，我總記起孔夫子的教訓，不讓魯莽浮躁來困擾我自己。可是這位太太是很有意思，並且她還是我極要好的朋友呢。

「她一些都不勉強，」我告訴她：「她一切舉動都很自然，她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主婦，她能夠主持一個必須招待每一個國家的來賓的宴會，而不顯得有一些紊亂。你能够嗎？我不敢相信。陸太太是個見識廣闊的女子。她在上流社會裏遠比你顯得自然。她有着一切成功的條件……」

「我知道，」我的朋友打斷了我的話，殘酷地說：「但是總之，她是不稱的！」

「我明白你真正的意思，」我輕輕地說：「『總之，她只是一個中國人！』」

對於我這句話的答覆是沉默，的確這也是最好的答覆，中國人與在中國的外國人之間不能得到了解，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這：外國人往往把他們所用的中國僕人當作一切中國人的代表；而在中國的外國人又是不得不用僕人的，因為這也是中國的一種習氣啊。

「中國女子真怕羞，」我常常聽到許多外國女子這樣說：「她們自己從不多說話，只是聽着別人說。」

或許這是對的，並且有着充分的理由：中國的婦女，從小就受到一種聽話的訓練。如果來客是很健談的，那末主婦對他最恭敬的態度，便是讓他盡量地談。她們的「怕羞」是有作用的，那好像是在

說：「你很聰明，我願意欣賞你智慧的果子，所以我要靜靜地聽你，不用我的話來打擾你。」

況且——我相信一位美國人說的話——從自己的談話裏，你不能學到些什麼。所以外國人一到中國，往往就對他所遇到的中國人盡情地發表言論，把他們的智慧不取代價地流露出來，並且使人家知道他們是在做一件偉大而有益的工作——他們讓東方人窺看他們可敬的靈魂。然而我們很容易斷定真正的結果是和這離得太遠了，雖然那些自吹自擂的誇大者是不會從中國人那裏聽到什麼的，因為中國人是多思索而少開口。如果代他們解釋一下吧，那又有什麼好處呢？好誇口的外國人，他們對於自己這樣感到很得意；而中國人呢，認為這種誇口對他們並沒有損害，好在中國人是天生血液裏有着忍耐的因素。於是彼此都感到滿意，而彼此的了解也永遠停留在那一個階段。

有一次我聽到一位美國政治家對一羣剛從美國及歐洲大陸回來的中國學生演說，其中有些詞句還留在我的記憶中：

「你們青年必須明白，在你們面前擺着重大的任務。我們的學校傳授了你們西方文明，那是你們國家所迫切需要的。我們已經替你們出了許多力，以後就要你們自己努力了。你們現在和西方人大體差不多了，你們已有了改造你們國家的偉大的權威。不過在你們負起這種責任之前。我要請你們注意一點，那就是世界上任何教育不能把你們皮膚的顏色改變過來！即使是美國或英國也無法改變這一個事實——你們終究還是支那人！」

我不知這篇演說是不是像演說者自己所預料的那樣偉大，尤其是在末了加上這樣一段說明之後：「你們都是中國人，但是這裏有一位美國人，他不因為你們是中國人而恥於和你們握手！你們都願意走過來和我握手嗎？」

你們猜想這些中國學生怎麼樣？含怒而退席嗎？完全不！不過那末好的教養的中國人是決不會當面傷這位演說家的感情的，何況他的本意原是很好的。於是他們向他微笑着，每一個「支那人」都走

上前去真心誠意地和他握手。

當然，像這樣地得罪中國人的，並不限於美國人，尤其是在優秀外交家像史沫特來·勃脫勒將軍保護下的美國人更比別的國家知道；即使是「支那人」，有時候也會立功的。我常常懷疑，爲什麼人們總喜歡發那一種議論，像我上面所引的那樣？難道他們以爲中國人是恥於做中國人的嗎？如果他們這樣想，那就大錯而特錯了。美國人很少——假如有的話——認爲做美國人是可恥的。「愛國」是美國人民的一種特性；可是在這世界上還有着別的國家，別的民族和別的傳統呢。

西方人都是忙人。他們整天的時間就消費在擁擠談論，提倡道德，經營商業；但是我常常懷疑這種把戲的價值。

有許多次我覺得西方文明不比東方文明高。我會讀到過關於科學上的新發明，尤其是在醫藥一方面，那在我們學者說起來是已經進步到改變整個歷史了。所謂新發明，記着，從耶穌聖誕的時候就已經是中國人的知識了！

我又讀到關於撫育兒童這一方面的新發明：食物須如何調配，熱量須有如何的比例——於是我的思想立刻就轉到慈禧太后，她是在二十世紀來臨之前喪失了她的愛兒同治；並且我記得她告訴我許多關於她怎樣親手爲他準備食物，在他最後的病中，其實，是在他的一生中。我承認她並不知道熱量的問題，但是她知道什麼對於同治是有益的，並且用着像外國實驗室中那麼精確的方法來配合着他的食物。不，她的兒子並不是死於撫養不得法，而是死於天花！種痘在那時候也很普遍了，不過，不像在現這麼看得重要吧了。

我又看到最新發明的美容術，於是又回想我跟隨慈禧太后的時代，那是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並且記得，現在所說起的每一種美容術，在她的一身中，一向就是她的日常知識。這些事情中國都知道，不過她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善於自誇。自誇是他們所不屑的，雖然那正可以免除他們被稱爲次

等民族。

我總覺得有少數極明顯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和東方的不同。第一次發生這樣的感覺是當我在洛杉磯買東西的時候，街上擠滿了人。這亂紛紛的一羣慢慢地移動着，好像是被無知的羊販子趕着一羣羊。我也跟着這擠擠的一羣中。雖然這種情形對於我並不能算新奇。但是在這裏，我要儘量地用東方人的觀點來講話。我跟着人羣走，看到一輛式樣很奇怪的汽车在向銀行門口開，機槍的槍口，對準着車子的金屬甲殼上的洞口，武裝的警察密佈在銀行的門口。這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我就走近些去看，這究竟是怎樣一輛貴重的車子，甚至於會需要武裝警士的保護，但是……。

「走走！」嚴厲的命令從一個雄壯的肩槍的警士口裏發出來。

他這話自然也指着我講；他至少有二百磅重，幾乎兩倍於我的體重，並且足足比我高一尺，他能够一手把我提起，輕輕地把我丟到好萊塢。他帶着上刺刀的槍。但是他要我走開，因為我的好奇是很不正當的，也許我却不過利誘，會帶着這輛武裝車子逃走。他是對於誰都不信任的。

這輛武裝的車子當然是用來把錢從一個銀行運到另一個銀行的。我知道這是一種西洋風氣。但是拿東方人的眼光來看，這事對我總是新奇的。

我果然跑開了，而且跑得很快。心由於過度的興奮，跳得很厲害。但是等我稍稍鎮靜後，我就停下來把這件事仔細想一想，於是記憶把我拉回到過去的日子，在我父親死的以前，甚至在我變成慈禧太后的女官之前。

在那時候。如果要照西方習慣，那是很難說定究竟那一所屋子算是銀行。我父親曾經和銀行有過關係，這就是他經營的方法：父親拿一宗款子到銀行裏去，款的數目在簿子上記下，講明了利率，和存款的種類——活期的還是定期的，這些都記錄在簿子上後，這種簿子就有一本留在銀行裏，一本交給父親，它們的用處當然是很明白的。

以後，除非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父親是不必再到銀行裏去了。他自己的那本簿子裏有着一切記錄。譬如說，他在早晨爲了某項用途需款一千兩，那是相當於六百五十塊美金，於是他把簿子拿出來，把僕役長叫來，教他如何到銀行裏去提一千兩銀子，僕役長確信他已經懂得了，便拿着簿子到銀行裏去。他把簿子繳給管理員，說明他的主人要提一千兩，於是管理員就拿一千兩的現金交給僕役長，並且在銀行和僕役長的簿子裏都登記好。

這是很簡單的，僕役長只要把錢帶給父親好了。

故事的要點就在此：如果一個僕役長每月有十元美金的工資，那就算是非常好的待遇了。這筆錢他或許還得養活自己 and 一大羣兒女；可是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僕役長會帶了主人的錢私逃的，不管是我父親的僕役長，還是父親同僚們的僕役長。如果是西方人，我相信那帶着巨款的僕役長一定得受嚴格的監示：乘在武裝的車子裏讓武裝的警士押着。

到年終的時候管理員就帶着簿子來見父親，告訴他關於他的錢的帳目。

他會這樣對父親說：「這是你第一次的存款，這是你某某日的存款，這又是某某日的存款。這筆錢是你在某日所提取的。那筆又是在某某日所提取的。你的流動的資金是這些，固定的存款是這些，利息是這些，在明年開始的時候你一共有這些盈餘。」

是不是會有什麼錯誤，我却從來不曾聽到過。我一向是個好奇的孩子，對於這件事情也會很周密地考慮過。

雖然這樣，那位做了僕役長以及以前未做僕役長時一直替我父親經手着大筆款子的僕人，在買東西的時候，却還是要尅扣人的油，他和貨主預先約定，在講價錢的時候就把價錢略略提高，然後由貨主把提高的一部分拿出來歸還於他，算是他應得的佣錢；因爲這事是大家公認爲合法的。僕役長認爲取佣錢是他應有的權利；而父親，雖然知道這種事情，也不說什麼，因爲他知道這是一種無法打破

的習慣。

他可以把僕役長的工錢提高到比他由於取佣錢而得的收入高出許多，可是取佣錢的習慣還是不會取消的，因為這是僕役長的權利啊！

我想起了從前，當中國還通用着銅元、銀子和金子時候，把錢往一個銀行運到另一個銀行的情形，這正可以和那武裝的車子和武裝的保護人作一個對比。要搬運的錢都放在一輛特製的小車裏，車子裏分成許多格子，分別放着銅元，大小不等的銀角子和銀元寶。每輛車由一個苦力推着，他不會讀不會寫，穿着破衣，骯髒不堪，常常不知道下一餐的食物在何處，但是臉上却永遠帶着笑容——這苦力就是這一車財寶的唯一押送者！什麼武裝的保護都沒有，苦力也沒有帶武器，他只是坦然地推着車子在那行人擁擠的街上走。

苦力很知道他運送的貨物的價值，路旁的行人也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有疑惑的話，那車子上的一面黃旗上也寫得清清楚楚，由某銀行送到某銀行，總數共是多少。然而路上的行人對於這輛車子從不稍加注意，並且在那時候，我也從未聽到裝錢的車子在中途出事而不能到達目的地。當然這車子是到達得很慢的，這個中國苦力在什麼事情上都會化掉許多時間，或許他在半路碰到了熟人就停下談一會天，或許他渴了就走近路旁的一家店去喝些湯水，把那那寶貴的車子丟着不管，直到他出來重新起程。

不紀律化嗎？不錯，但是我不禁要懷疑，像這樣一輛車子，如果在任何一個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城市中，它究竟能平安地到達多遠？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點：自從西洋思想傳入中國，使中國人對於運送金銀方面費更多的心血後，盜案立刻發生，而且是一年勝似一年了。

然而這種運輸方法在我記憶中總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那「幾幾加加」的車子裝着國家的財富，由一個銀行，分送到許多銀行去。



這方法現在早已淘汰了，如掉在極偏僻的內地，那裏，除了探險家、商隊和忠誠的宗教家外，普通人是很少去的。將來中國終有一天會完全歐化，運送金銀的小車將被武裝的鐵甲車所取代，而領款的僕役長，也必須要受法律嚴密的束縛。

這話說得有些諷刺嗎？一些都不！中國現在比以前更需要西方文明了，因為她已經從一個平靜的國家變到一個請有外國顧問的紛亂的國家了！

中國在倒退嗎？是的，她是在倒退着。但是這個國家現在的這種混亂局面，一種戰爭和關於戰爭的謠言將會替她帶來她以前從未有過的活力。西方人已給了他們許多關於軍隊方面和戰爭方面的例子。西方國家彼此之間常在打着仗，但是當中國也要加入她們的漩渦的時候，她們必定會聯合起來反對她，因為她是原始民族，她是野蠻民族。無量數世界後的中國，只是在努力使自己跟上時代，而西方人中的一種又是在促使她走這一步。

她比她應有的地位還落後。當她正在苟安的時候，西方的例子告訴她和平只能造出平庸和落後。於是她發動了戰爭，但是這只顯出她的行動得太快了。因為當她剛爲了新的自由主義在放第一砲時，西方又掀起了另一種波濤——覓取世界和平，他們組織國際聯盟，世界法庭，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來消滅戰爭。如果西方人是向這一方面努力着，那末他最後終會達到中國幾世紀來所處的境界——而中國，爲了要適合潮流，一切又得重新開始，她必須回到她許多年代以前的和平狀態。

總括起來，結論就是這樣：中國是極需要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了解。西方不願意退讓，而中國又是不得不走完他自己的路。

這是不可能的。了解必須是互相的。寫到這裏，我又想起幾年前慈禧太后在宮裏招待外國女子的情形，那時候，我替慈禧太后和那些講英語法語的外國女子們做翻譯。

這些婦女們都進來了。在她們看來，我們宮裏的人都是又有趣又野蠻的。當我回過頭去看的時

候，我立刻很明白。她們覺得我們滑稽而野蠻，正像我們感覺她們滑稽而野蠻一樣。她們毫無拘束地在宮裏亂跑，尖聲地批評着每一樣東西，稱頌着掛氈、碧玉和瓷器的價值。

太后微笑地看着她們。但是她的微笑，至少我可以看出，並不能遮掩她對於這批人的憤恨和厭惡。

有一位太太衝到一位滿洲貴婦前，這位貴婦離我們遠遠地站着，她非常美麗，並且受過很好的教育，可是不懂英語，所以她看到一個外國女子奔過來拉着她衣服上的結向其餘的人高喊的時候，她自然覺得很詫異。

「哦，快來看看這一個！她不是長得很伶俐嗎？我可以打賭，她這一身衣服就可以致富！」

慈禧太后對我望望，眼睛傳遞着意思。我走到這外國女子面前，我想我一定得罪了她，不過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懊悔我當時的舉動。

「對不起，太太！」我懇求着說：「你冒犯了聖上，這一位是我們的皇后！」

這完全是真確的。那時候的皇后，後來在老佛爺慈禧死後，著名的「小皇帝」接位後短短的時期裏，她就做着中國最末一個太后。

我很相信那位好奇的外國太太並沒有惡意；不過，我可以確定，如果我們的皇后也在同樣情形下到一個外國的宮裏，那她一定事先知道如何使自己舉止適當，不會得罪人，不會被人批評粗魯。

每一個問題，每一種爭論都有兩方面的理由，只有在了解這一個事實之後，互相的了解才可以有結果。西方人有了解中國人的需要，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她的四萬萬人口可能是各種財富的創造者。但是，在他們中間即使使是苦力也有復高的自尊心。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居住在中國的美國人更了解得透澈。

但是這些能不能使不明白的人明白起來呢？他們能夠的，不過他們總覺得這多少是一件無甚希望

的事，所以也不願意替自己加上這一種責任。

但是在我這一篇文章裏，我還只是講到這問題的一方面，就是關於東方的一方面。我確信，西方有一天會了解東方的，而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中，美國將首先和中國取得互相的了解，因為她是一個極精明的店員，她決不會讓人家的生意超過她。中國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中國正在把目光轉向美國。

在美國充分地明白互相了解的需要後——她在這一方一向盡着極大的努力——那末她一定會發現她已經到達了這一步，這只需要消除一些種族間的成見。

## 六 荷花女

沈立是一個喜歡夢想的人。他既不工作，也不紡紗。他的頭腦裏是裝滿了各式各樣美麗的梦想。他的外表很年輕，也很善良，但骨子裏是很窮的。他日夜地期望着有這麼一天，經過了一個古典文學的考試，他便立刻會變成一個大官。以後，他的夢做得愈遠了，做了大官，他可以每天做很少的工作或竟完全不工作就能得到一大筆的薪俸，過最豪華的生活——而且又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他的夢了。

人們稱他爲無賴，可是他們不知道要是沒有了這些夢想家，天下不知道要變成個什麼樣子哩。人們有時又稱他爲一個消耗者，他消耗了他主人所給他的最寶貴的禮物——那些花了錢也買不回来的寶貴的時日。

但沈立還是自顧自地做他的夢——大部分是關於戀愛的夢。

他似乎是被注定要做一個證明夢想的功效的人，或是做一個中國的許多戀愛者中最出名的一個，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

爲了容易打發他的時光，他做了一個漁夫，一個漁夫對於魚之是否上鉤是不大注意的，他對於釣

魚發生興趣的原因，只是因為藉此可以消磨許多時間而已，在這長長的一段時間中，他又可以儘量地做他那自己也覺得有些厭倦了的夢了，當然這些夢的內容別人是無法知道的。

他坐在海岸邊，用他自己設計製成的草帽遮避那強烈的日光。這草帽的形狀好像是一隻很大的倒置着的籃，是用樹葉編成的，所以當他靜靜地戴着帽子坐在那裏的時候，看起來就好像是一株蓋着細枝嫩芽的樹幹一樣。旁邊是一根很長的枒枝，這就是他的釣桿，桿的一端是一根線，一直通到那在淺灘上潺潺作聲的流水。上釣的魚不多，但沈立倒並不在意，他這時是在做他的迷夢——一個關於天后爲他而誕生的閨女的夢，這美麗的天使將帶了他豐盛的嫁奩而下嫁沈立了。她穿的衣服該似花般美麗，鑲着耀眼的鑽石；她的手臂該白似雪花，眼睛似天空的星星一樣明亮；眉毛似下垂的夜花瓣一般美麗，又似山鳥的翅膀一般烏亮；她的足好像北京御花園蓮塘中的金蓮一般，而她的手則好像是受陽光親吻而將溶花的白雪。總之，這夢中的天使該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美人。

然而她終究沒有來，沈立對於夢中的情景覺得很惆悵。然而他的夢並沒有完，他還是日日夜夜地在那他自稱爲家的土窟裏做夢，在微浪起伏的海岸旁一面垂釣一面做夢。

終於，命運中支配好的一天來了，這一天沈立還是一動不動地在海邊垂釣，太陽已像蝸牛一般地從東方爬到了西方，正是日落西山的時候了，沈立還沒有釣到一尾魚，雖然他並不十分關切這件事。夢境中所看見的美女，也並沒有帶了無限的愛情從仙境投向他的方向。

沈立嘆了一口氣，打算在太陽還沒有完全下山之前回到他那可憎的小屋裏去，因爲夜色就要籠罩這整個的世界了。

但是，這是一個命運裏安排好了的下午。

正當沈立想回家的當兒，突然海裏有什麼東西打破了海面的平靜。沈立被驚得呆立在那裏半晌沒有動靜。

出來的是一隻巨大的烏龜，然而能見的部分還是只有牠的頭和鱗片狀的頸。這烏龜似乎比沈立以前所會看見過的任何烏龜要來得活潑。牠並不儘在水上騷擾或是無目的地來回瞎動，牠只是引長了頸伸出水面外，從這頭頸的大小，沈立猜想這大約是海中的一種精怪。他呆呆地注視着被破壞了的海平面，一動也不動，看起來更其像一枝樹幹了。

這烏龜又沉下水去，於是水面上出現了一個個的漩渦，從牠下去的地方一層層地往外伸張，造成了許多同心圓。

沈立又嘆了一口氣。這種神蹟，或許他能了解它的意義，只是從烏龜的再消失的這一點看來，至少神蹟中的主要人物是有意在躲避他。他又嘆了一口氣，又想回家了。

可是他還沒有動，海面却又打起漩渦來。一根很大的青莖，好像稻的莖，不過比那大得多了，就在那大烏龜消失的地方附近，從深深的海水裏長起來。這根綠色的柱子，漸漸地從水面上高出來，高出來，直到它高出水面的部分有沈立一個人那麼高。然後那莖就展開來，像一朵魔術花一般地開放起來。沈立發現這是一張荷葉。過度的驚異幾乎使他叫起來。荷花是皇帝、皇后、公主、貴婦們池塘裏的東西。它們從不會被栽在鹹味的海水裏，只有被栽在池塘裏，那裏，它們能得到那些忠誠的僕人們的愛撫。

但是在這裏，它竟像魔術花一般地開着——開在夕陽中的花，夕陽的金光照着它的綠色，使它顯得更燦爛。從海裏帶來的水，又從葉瓣上一點點回到海裏，像明亮的珍珠，在陽光的照耀下，更反射出可愛的白光。

最後，這荷葉已全部開放了。寬大的葉片停頓了，在海面上微微地顫動着。當海裏的微波漸漸向夢想者沈立坐着的岸邊展開去的時候，那低吟聲似乎包涵着更多的意義。

就在這綠色的地毯的中央，跳出了一位沈立所日夜夢想着的姑娘，荷葉托住了她的小腳。當他飽

餐着這位爲了他而從深海裏長出來的姑娘的秀麗時，驚異、愛慕、崇拜和尊敬，使他喘息着。從頭到腳，——那雙站在荷葉上，像百合花的莖一般纖小的腳！——沈立把他夢想的姑娘仔細端詳着——他發現她是真正的人。

他並不敢動，因爲在他心底有一種聲音在警告他：這位他夢想着的姑娘是很怕羞的，要是他發出聲音，她一定會嚇得立刻回到她出生的深海裏去。

於是這位沈立所夢想着的姑娘就開始跳舞了。這種舞和他以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每一個動作裏都可以看到天使一般的美。她的美使沈立想起了一只中國古代的故事，那是講一個偉大賢明的皇帝，睡覺後夢到月宮裏的仙女們跳舞；於是他想起了北河上的月光，想起了北方碧藍的湖上的夕陽；想起了充滿着霧和水花的濕潤美麗的天空裏的虹霓——

於是沈立說話了——說話使符咒破壞了。

「你是那裏來的？」他喘着氣問道：「你的名字叫什麼？你是真的血和肉做成的女人嗎？」

立刻，好像有一個無形無聲的指揮者在發着信號一般，那荷葉開始合攏了。在它完全合攏之前，沈立看到在荷葉中央的一張美得驚人的臉，一張像一朵白花一般的臉。她的像微笑的星星一般明亮的眼珠恐懼地望着沈立的眼睛。以後那荷葉又變成一根綠柱了，向海裏沉下去，直到消失——沈立又悲傷又失望，收拾起他的釣竿向回家的路上去了。在他耳朵裏，似乎有誰在對他耳語，這是一種無聲的言語，但是這些字在他心上發生這種意思！

「明天黃昏我將要回來，」那無聲的話這樣說：「就在太陽落下的時候。請再到海邊來一次，我將爲你跳舞。」

沈立在他那粗糙的草床上翻覆了一夜。他已經找到了他夢中的人物，可是他不知道牠是個活的，會呼吸的，地球上的女人，還是一個從幻境裏化出來的仙女。

夜是長的，接着來的白天也是長的，沈立幾乎無法控制自己，使自己靜靜地等到日落。當太陽漸近西方地平線的時候，他躲進了沙堆，藏沒了自己，除了呼吸外，他不敢發一些聲音也不敢動一動，這樣一直等到那大烏龜的頭第二次從水裏伸出來向周圍察看一遍，然後再沉入海洋深處。

以後就是那綠的莖，張開的葉片，在綠茵上跳舞的他的夢中的姑娘。她爲沈立跳舞，面朝着沈立跳，她那像微笑的星星般明亮的眼珠溫和地向海岸上找尋沈立的影蹤。於是沈立移動了，動得非常小心，免得他的行動再嚇了她，使她回到海裏，像上一次日落時候那樣，什麼都沒有，只留下一個空虛的夢。

「我愛你。」他輕輕地喊道。

「看着，」她答道，「我爲你跳舞。假如你愛我，沈立，到我這裏來，讓我看見你，讓我知道你是多麼漂亮。」

「我不會游泳，」沈立答道，「你我之間的海水又是這樣深。」

於是那海裏出來的姑娘就停止了跳舞，她的眼睛充滿了疑難和思想。

「你必須想法子到達我這裏，」最後她說。「看！」她用那潔白如雪的手指著，沈立看到這麼白嫩的手臂不禁贊嘆起來。「那邊是我的居處。假如你把眼中的眼殼拉去了你便能看得很清楚了。」

眼殼去掉以後，沈立向那廣闊的海面望去，果然看見海的那一面有一座宮殿，這宮殿沈立在另一個夢中好像也見到過，潔淨的屋宇在斜射的日光中閃耀，這是一個由寶塔和雉堞造成的宮殿，是一個用鑽石爲窗玻璃，用比沈立夢中所見女郎潔白無比的手臂更白淨的木料爲門的宮殿。

「那就是我的家，」她說。「我就住在那裏，我是海龍王的女兒，我的父親因爲有事已離開了他的寶座，現在暫時只有我一個人和幾個親信的僕人住在那裏。你自己想法來吧，告訴我你是怎樣的愛着我。不過當心，不要驚動了那烏龜，他是專門來看守我的！」

她再跳了一會兒舞，使他再得到一個欣賞她美妙的姿態的機會。接着，荷葉閉起來了，重新又回到那海的深處，一圈圈的漩渦又從她下去的地方向外伸張開來。

但是遠處海上海龍王的宮殿還是可以看得見——屹立在一望無際的藍水中。沈立不知道怎麼是好，他一會兒求蒼天，一會兒求土地，後來給他回答就是土地神。沈立是這樣的禱告着：

「給我一對天使的翅膀吧，就是極短的一會兒也好，讓我飛到那荷花女所居住的宮殿裏去。」他反覆地禱告，但是一些回音也沒有，他感嘆着自己現在和夢中所見的人相離得這麼近却被無情的天地海洋隔住了，他懊喪地轉過身來，又向着回家的路上。

然而就在他的右邊立着一個老人，好像是從海灘中伸起來的一般。他的手中握着一根多節的手杖。這老人微微地和沈立笑着，笑容中似乎還帶着一些悲哀的成分。白而長的捲髮雪一般地披在他的肩上。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很可尊敬的老年人——手中握着多節的拐杖。

「我知道你，」這老人說，「你就是沈立，一個夢想者中的夢想者！你希望得到一對天使的翅膀來跨越這大海，到你幻想中的美女所住的宮殿中去。且聽我的預言，沈立！天命注定你將來要和這女子結爲夫婦的，你慢慢地可以享受，你的身價會抬高，你的快樂是無窮的，不久——不過我不願完全告訴你，因爲你知道的太多了以後，快樂便會減低。我不預備給你翅膀，沈立，但是我只把這手杖橫在水上，喏！牠立刻變爲一座橋了，由這橋上你可以不必沾濕鞋襪就走到了荷花女的宮殿。」

老人說着把牠的手杖放到水上去，牠即刻變成了一座橋。沈立決心地踏上了橋，他對於老人的預言一些也不感到懷疑。

「快樂的時候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你。」沈立低聲說着，一面昂着頭向前走去。

當他再回頭向岸上望時，那老人已不見了。他向彎彎曲曲一望無際的海岸上左右張望，想再看到這一個彎彎曲曲背的可敬的老人，可是終於沒有看見。他竭力把這老人忘記，闊步向前走去，當西方的



太陽落到海平面以下時，沈立已走進了滄龍王的宮殿，那兩扇大白門在他背後關了起來，於是他和凡界完全隔絕而和夢中的美人相會了。

在海龍王宮中的一間密室中，沈立坐在荷花女的腳旁。他用愛的歌詞告訴她他的夢及如何遇見了她使他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她彎腰注視着他的黑色的眼睛，和善地聽他的故事，她知道沈立所說的完全是發自心底的真話。她按住了心裏的喜悦，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彎下身來，用她那雪白的手指撫摩着沈立的雙頰。

「我也有我的夢，沈立，」她說，「因為我現在在這裏是一個囚徒，父親在時整天地看管着我，父親不在時又有你剛才看見過的那隻烏龜熱心地代替他的職務。哦！他看守着我，這烏龜！從我第一次請求他讓我出來跳一次舞到現在，已是整整的一年，他不允許我在你上次看見我的那地方跳舞，並且他只允許我在日落後出來，因為那時海灘上已沒有凡人，然而就在那裏——我發見了你，沈立，一個愛着我的人。」

她彎向腰來，向沈立耳語道：

「而且，也是我所喜愛着的人，一個我死心塌地愛着的人！」

沈立捉住了那細嫩的手，輕輕地小心地撫摩着，好像惟恐他自己粗糙的手會污損了她的手。他倚在她的膝上，說不出話來。因為夢的實現使他感到千種思緒聚集在胸襟，現在心底的溫情，竟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世界上可沒有比這再快樂的事了。

正在這時候，巨雷似的一聲震撼着，這海龍王的宮殿，全部房屋連根動搖起來。

「我父親回來了，」荷花女喘息着說：「我不能讓他看見你在這裏，但是當他離開了這裏，你還是可以來的，那時候我再通知你吧，因為我每天黃昏還要來為你跳舞呢。當心那烏龜，沈立。」

沈立由荷花女的一個忠誠的僕人領着離開了這宮殿，又踏上了那座橋。他的心中充滿了失望，橋隨着他走過的地方捲起來，剩下的只是藍色的水，一直伸展到海平面以外，海龍王的宮殿又不見了，或者那眼殼又回到他的眼睛裏去了，但是遠處巨雷似的聲響還依稀可以聽得出，橋也在他的腳下發抖。他急忙地走着，他走得愈快，身後的橋也隨着加速度地捲起來。

他把頭偏向一旁去，因為在他右邊有一個巨大的頭和頸衝破了海面出來。這是那巨大的烏龜，荷花女的守衛者。牠無情地望着沈立，眼中充滿了卑夷的神情，他看着這座橋在這夢想家的背後捲起來——於是這頭又沈下去了，一圈圈的漩渦向外伸展開來。

沈立到達海灘後，再回過身去向後看，他簡直不能相信剛才經歷的是事實。他心中充滿了悲哀，雖然第二天他還可以再來看荷花女的舞蹈的。

在海龍王的宮殿之內，荷花女倔強地站在她父親的面前，那巨大的烏龜就伏在海龍王的腳下。

「但是他的確是在這裏的，就在這宮殿裏面。」這守衛者說道。

荷花女憤怒地漲紅了臉回答道：「是的，他在這裏，和我在一起，我愛他，他也愛我！我要永遠和他在一起。」

「但是他是一個粗俗的凡人！」海龍王咆哮着。「而你是一個不尋常的孩子，你真是忘恩負義愛了一個凡界的坯子！」

荷花女不說什麼，她可以說的話已全說完了，她只是等着。

最後，海龍王說：「放她到山上去牧羊去，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是我的女兒了！我不要她了！我趕出她了！讓她去餓死吧！儘你的力把她丟出這大海去吧，讓她去做一個凡人，她再也別想回到我海龍王的宮殿裏來了！」

烏龜緩步上前，抓住了荷花女，猛烈地將她從宮中甩出去。她跌到一個極遠極遠的省裏，離牠原

來的宮殿不知有多少里路。她被一個良善的牧羊人收留下來，他爲了上天突然送給他這麼一個美妙的牧羊女來撫慰他的羊羣正高興得發瘋呢。他們天天用唱歌和喝酒來打發時間。

這就是爲什麼沈立天天到海灘上去而不見荷花女出來爲他跳舞的原因了。

憂慮和失望使他立刻死去，但是希望使他繼續活下去，他到了北京去參加他的考試，結果得到了極大的榮譽。他們給他許多財富，高貴的官位，但都被他拒絕了，只希望那毫無音信的荷花女能和他在一起。

土地神也覺得這一對情侶是太可憐了。他找到了荷花女，再把荷花女的經歷轉告沈立，沈立一看就認出，這就是從前爲他搭橋使他這沒有休止的夢得以實現的老人。他聽着他說的故事，心裏不禁充滿了憤怒。

他說：「我要找到海龍王，殺死他。」

土地神也沒有方法可以阻止他，於是他整整旅行了二個月，又回到他從前戴着草帽胡思亂想的海灘邊來。

他各處尋找海龍王的宮殿，但是找不到，海面平靜如鏡，一些波濤也沒有。他拚命地眯着眼睛要使眼殼落下來，突然之間，他發問那座橋又在他前面了，他自己正是站在這座橋上。於是他大踏步地走去。

他到達了那宮殿，和海龍王鬥了一日一夜。但是海龍王巨雷似的吼聲終於攝服了他。

「把他丟到海裏去！」海龍王向烏龜命令着。

他被丟入了海中，變成一條魚，整日在海中游來游去，想一見他愛人的影子。有一次，他游到了海岸邊，四處張望——就在那岸上，荷花女穿着襤褸不堪的衣服在向宮殿那邊凝視，她兩手伸向宮殿那邊，形容很頹喪，但是對於她的哀傷，她的父親或她的守衛者烏龜那邊一些反應也沒有。

沈立不住地望着她，他已不會說話了。當太陽下山把整個西天都染紅了的時候，那已不能跳舞的荷花女就用她從宮殿裏帶出來的一把用以自衛的匕首結束了她自己。她慢慢地倒了下來。風起來了。似乎是在低低地私語，沈立知道快樂已不遠了，在下面來回地游着，等待着。浪花越竄越高，打在那死屍破爛的衣服上——一直到浪花把她捲入了大海，她才開始聽出了沈立的愛的呼喚。

海浪幫她脫去了凡人的軀殼，沈立在旁邊迎接着這神怪的一幕，他的心卜卜地跳個不停。從那包藏荷花女的一堆破衣中游出了纖小美麗而彩色繽紛的魚，長着二個星星樣的眼睛。這魚畢直地向沈立那邊游去，直到她的嘴和沈立的合在一起，於是這一對重逢的情侶並在一起退到了海的深處。

現在，聽說在中國有一種魚看起來好像是由二條魚合起來的，據說就是沈立和他夢中女的後裔，他倆的後裔們的愛情也像海灘邊的沙粒，一樣永垂不朽。

## 七 金城裏

「太后已准許會見那聞名的美國海軍總司令了」，一個太監偷偷地向另一個太監說，於是這話就傳開去，直到耳語變成了高聲的談話。在中國的女執政家慈禧太后的宮中，每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時總是這樣的，宮中一共有三千來個太監，他們大部分都是一天到晚地無事忙；所以我們不難想像到，假使宮中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情形是會變得何等紊亂。雖然一九〇二年拳匪之亂平定，皇上回都北平時，類似此類的事件不知已發生了多少，但是每當太后接見什麼外國的使者或要人時，人們還是那樣的興奮激動。

在一九〇〇年之前，就是接見一個外國代表的夫人的事也是從來沒有的。太后是很保守的，除了皇親國戚和滿洲高貴的官員以外就誰也不准踏進皇宮的大門。就是這些人也必須要經她的允准才能進

去。牠會下一個命令，指定某幾個人在某一天可到宮中來；進宮和離宮的時間都是規定得很嚴的。那些幸運的能有資格被召進宮的人，對於這法令當然是嚴格遵守的。

全中國四萬萬人中看見過太后的真是少之又少，除了太監侍女們以外，更少有人和她接近而知道關於她的一切的。

幾年來常常有許多外國人問我，爲什麼太后這樣提防着外國人？使她如此提防着外國人的原因就是一八六〇年圓明園的被毀。圓明園就在現在北平頤和園的旁邊，對於牠的被毀，太后認爲是一種殘酷的破壞。圓明園是太后和咸豐皇帝結婚的地方，在牠被趕出以前，她曾在這美麗的地方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子。

在這園中她開始用武力統治這國家。在她想來，外國人的縱火把牠燒去真是一樁野蠻的舉動，這怨恨時常在牠心頭作梗；直到她死爲止。我在宮中做她的一等侍從的時候，她常這樣對我說：

「假使這園子是被砲火轟燬的話，我決不會這樣悲疼的，因爲砲彈沒有眼睛，牠也不知道牠自己所毀壞的是什麼。但是，那些英國人後來說，他們的毀壞圓明園是給中國人一個警告，告訴我們英國人不是好欺的，也是給我們以後可能發生的報復運動先來一個警告。你看這可算得是一個光明的舉動麼？外國人明明知道中國是沒有力量 and 他們對抗的。他們不願和我們好好地談判，却用武力強迫我們服從他們。」

另外一個使她恨外國人的原因是當孫逸仙爲了計劃推翻帝制謀殺太后而逃到外國去的時候，他一直是被外國的政府保護着，不能捕得。太后爲了他的頭會出了很大的懸賞，定了許多計劃要把他從外國捉回來受審，但是每一次都失敗了。她叫派在外國的使者設法把他捉回來，但是他們也不能做什麼，因爲關於引渡罪犯，中國和外國根本沒有訂過什麼約定。

每當這種事情發生時，太后往往不從條約方面着想，總是對我說：

「外國保護了中國逃去的罪犯，表面上還裝得和我們很友善的樣子。假使有什麼歐洲或美洲國家中的罪犯逃到中國來而我保護了他們，他們就要說我這種態度是不友善的了。」

一八九八年小皇帝光緒——她的姪兒——成年了，太后就把政權交給他，自己退休到城外的頤和園去。但是她不久又執政了，因為消息傳來，皇帝一個親信的諫官康有為正在對皇帝實行維新，謀害太后。另外，她又接到一個報告說康德皇皇帝信奉基督教。

這些消息使她大為震怒，這就是後來一八九八年歷史上出名的戊戌政變。她回到了禁宮裏重新執政，出重價懸賞捉拿康有為，康則逃到歐洲和美洲去了。

太后又命令駐外國的使者們把這亡命國外的政治犯捉回來，照例，他們一點也不能做什麼，因為外國的武力阻止了他們。

她怨恨外國人的一個次要的原因是一件發生在中國境內的事。一個外國的教士被殺了，那一國的領事就要求凡參與這件事的都得受罰，結果有四個中國人被總督審詢後立刻斬首。太后特地通知總督辦得嚴一些，以防外國政府有更多的要求。

幾年以後，太后把這件事告訴了我，而且說：

「我不懂爲什麼外國人要到中國來叫中國人信他們的教。那些中國人一變成了基督教徒就再也不朝拜祖宗，依從中國舊有的法律和習慣了。他們常常和自己人作對，惹起了無數的禍端，也就因這種事實激起了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

拳匪之亂以前，她對於西方人絲毫沒有畏懼的心裏，但是到一九〇二年她流亡回來，才知道自己是不能和他們強大的力量匹敵的，從此她抱定對外國友好的態度，雖然她對外國一切的怨恨是更加深了。一九〇〇年的事件，在太后的心上留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影子，從此她對外國的武力就具有着戒心了。

她這種懼怕的心裏的起因也許跟那天她向我追述着往事所說的話有些關係。她從一九〇〇年開始向我講述着歷來的種種不安和紛擾，她說：

「外國的勢力不但影響了我在朝廷裏的工作，也大大地影響了我的私生活。你可知道我這麼遠地逃到中國的內部，就是爲了怕被他們俘虜嗎？這些外國人是想找到光緒皇帝，把他供在皇位上，再捉住我，帶我到他們的國家裏去關在籠中展覽，這樣每個人都能看見我這可怕的使許多人在中國被殺的人了。但是他們誰也沒有找到，結果還是我的大使們說服了這些喝血的鬼子們，讓他們拿了一大筆賠款了事。我後來很後悔當時爲什麼下令把外國的領事館燒掉，但是我很想冒一下險，一下把外國人全部趕出中國，使人民都保持祖先的法律和習慣，不受外國的影響。當然，我現在知道我是犯了極大的錯誤了，這些洋鬼子們的確是很有力量的，我很怕他們。」

「崇拜祖先和女子二十四孝的規則是我們四千年來永遠嚴格遵守的，牠們是中國立國的基礎，牠們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國。我們有什麼理由來改變我們的信仰呢？我總不懂這些外國人爲什麼要到中國來教我們的人民這些東西呢？假使他們不歡喜我們的信仰，那麼爲什麼不回到他們的本國去就在自己家裏呢？假使把他們的信仰教給我們的人民算是一種友誼的表示，那麼我倒也要回敬他們一些，派幾個佛教徒到他們的國家裏去也教他們些佛教。我相信機會來的時候我會把這提案向大使們提出來的。我敢確定我這個提案一定要被認爲不合理的，就好像我覺得他們在中國所做的事是不合理的一樣。」

在我居留於宮中的一段時間裏，太后會接見過許多外國人，每一次的接見都有一個外交官伴着。普通的會面都是在會客廳裏舉行的，或者是在禁宮的會客室，或者是在頤和園的會客室。會客廳都是極宏偉的，佔地很多。外表漆得很高貴華麗，走近那通到寶座的大門時更可看到一幅稀世的圖畫。內部奢侈地裝設着許多名貴的瓷器和銅器，放在寶座兩旁的烏木的桌子上。

寶座則在一個高起的臺上，面對着入口。寶座的背後是一個烏木雕成的五葉的屏風，上面華貴地

鑲嵌着各種寶玉。寶座兩旁稍向後處有兩個美麗的孔雀屏，這是幸運的象徵，整個的臺都是裝飾得很漂亮的。從皇座到臺下一共有六級階梯，上面鋪着黃色絲質的錦緞。太后左邊有一個小的皇位，這是皇帝光緒用的。

接見外國人的程序是這樣的，太后和皇帝都在外國人進來以前先在皇座上坐好。當來賓到達了宮門，主持禮節的人便會進來報告，於是所有的宮女、侍者、官吏們都按照自己的等級在適當的地位圍住了這臺，我則爬上臺去，等在太后的右邊，以便隨時聽她的命令工作，當我們等待這些來賓進來的時候，我們可以聽見他們的鞋子在園中的石板上踏着很大的聲音慢慢地近來，有些簡直是很響的撞擊聲。這在太后看來似乎是很滑稽的，因為中國的鞋子，鞋底都用布做成的，走起來絕對不會有聲音。

一天她問我道：

「這人的鞋子究竟是什麼東西做成的，竟會有這麼大的聲音？那尖銳而滑稽的聲音又是什麼？假使他們的鞋子永遠會發出這樣的怪聲，那麼他們就永遠不能做賊了，因為他們一走近大家就都知道。」

有一次，這會客廳裏聚集了很多被招待的外國人，太后看見有幾個客人手中都有「小黑匣子」覺得很奇怪，她問我道：

「這些東西就是照相機嗎？」我回答她是，她就對於這些客人的粗魯表示很忿怒。照中國古來的習慣，無論客人是怎麼的粗魯，主人是不能當面指出的，否則就要被認為失禮。所以她只能用時時移動她的身體和頭使他們不能照相的方法來代替禁止他們帶照相機進宮的命令。接見完畢，她問我們是否把她的像照了去。當我告訴她這廳裏太暗不能照相時，她頓時寬慰不少。

我第一次參加這種集會時，看見鬧了一個相當大的笑話，原因由於朝廷中的習慣和外國的習慣相差得太大了。照中國的習慣，主人應接客人先得說一套歡迎的話，但是在這特殊的場合，其中一個外



國使者，沒有等我向他們說什麼，開頭便問太后和皇帝的健康，這使太后感到非常奇怪，她叫我還是照原來的儀式招待他們，不要管那使者剛才說的話，我照着做了。這一件事使我覺得很滑稽，忍不住笑了出來。因為我當時還很年輕，所以這輕浮的舉動立刻被原諒了，雖然這是很損那位使者的尊嚴的。太后的種種特性中，也有着幽默的成分，她也看到了這一件事件有趣的一面。

歡迎和問候的話都說過以後，客人們就被領到另一個宴會用的廳裏去。那裏有豐盛的飲食招待他們。

客人離去以後，太后常常要問我許多問題。她要知道爲什麼西方人要穿這樣古怪的服裝。爲什麼男人們的衣服都是黑色的，而且還帶着這種滑稽的領頭。他們一定是很不舒服的。他們穿着這樣緊的褲子又如何能坐得下？他們爲什麼又有這樣大的食量？她又說：

「我真不願意和他們握手，他們的手上全是毛，好像野獸一般。他們一定是和我們兩樣的。」

有一次在接待領事館裏的人物時，太后看見一個澳洲的大使伸出一隻手去幫助一個婦人跨下會客廳的石級，她問我道：

「那男人爲什麼攙這女人？她是他的妻子嗎？」我告訴她這是外國的習慣，這女人並不是他的妻子，她回道：

「這些外國人的道德一定是很壞的，竟會做出這般親熱的樣子來；而且這裏有的是太監，有什麼事儘可叫他們幫忙。聽說在西方國家的家庭中，他們的走廊裏都放着一頂帽子，假使丈夫回家看見走廊裏有一個男人的帽子、雨傘或是手杖放在那裏，就表示他的妻子在接待她的客人，他不能去打擾她。中國人要與這些西洋人比起來真是非常有道德的了。」

一九〇三年，北京一個俄國的使者的把一張沙皇、皇后和其他官員宴會的照片給太后看。太后一看立刻覺得很驚奇，因爲這照片上的男女是圍着桌子相間而坐的。對於這些俄國女人穿的衣服她也覺

得很奇怪。她對這幀照片看了半嚮，然後回過頭來，對我說道：

「爲什麼這麼男女坐在一個桌子上面，爲什麼又一個個一個地坐着？中國是從來沒有這種習慣的。我想這些女人們一定也要感到羞愧的，她們身上就像沒有穿什麼衣服一樣。我同意孔夫子的說法，男女到了七歲就不能再讓他們坐在一個桌子上了，因爲恐怕對他們的德性有所損毀。全世界的人都說我們是一個落伍的國家，但是我們的文明却絕對不准許男女之間有這麼親密的表示。假使我不阻止皇帝在一八九八年想推行的沙皇式的維新運動的話，我不敢說現在中國的女人，是否不會穿着這照片裏的那種淫猥的衣服？」

當美國海軍總司令羅柏萊·愛文到達北京的消息傳到宮廷裏後，就立刻引起了一番騷動。太監頭目李蓮英告訴太后說，他聽得有人說這美國聞名的海軍總司令和他的兵士們在北京的街頭騎馬騁馳，不知他們要做些什麼。太后回答道：

「哦，沒有什麼事的，只不過美國的大使想和這位海軍總司令和他的下屬們會面一下吧了。高級諮議醇親王剛這樣告訴我。」

太后對於外國使者的求見，她常常是很疑心的，因爲她以爲他們這樣請求，不過是想借此機會來探察她的私事和她怎樣管束光緒皇帝吧了。在西方，大家都知道自從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以後，她實際上已把皇帝當作一名囚犯看待了。她又以爲外國人正在等待着一個機會或理由把皇帝從她那裏搶去，叫他登位，這樣永遠摧毀了她的勢力。這種多疑的心情一直跟隨着她，直到她跨進墳墓。她甚至對美國大使要求她接見海軍總司令愛文的事也表示疑惑，直至她確定了他是代表美國政府來向中國的主宰作一個友誼的拜訪才吧。

當太后和我討論起這件事時，她說：

「你知道我當時對美國大使說我很願接見海軍總司令愛文。我準備好好地招待他們一下，而且決

定化去二天的功夫。第一天我接見總司令和他的下屬們，第二天則在花園裏招待他們的妻子。美國人似乎與別的外國人不同。他們比較對我們好一點。據說一九〇〇年圍攻北京的時候，美國兵是最守紀律的，我知道美國並不是第一個進攻我們的國家，他也不像其他的國家一樣想要佔據我們的土地。別的國家想瓜分中國，是美國救了我們，所以要對外國表示友愛的話，那我先得對美國這樣做。這一次的接見和花園裏的集會必須十分小心地準備，使牠能有聲有色，這樣美國人才知道我們對他們到底是怎樣的友善。儀式完畢時我還要請那些婦女們參觀宮裏的各種建築和我的臥室。我特別要請她們參觀我的臥室的理由是因為我聽得外國人說我們都是睡在地板上的，而且一切傢具也不很舒適的。當然，我要把臥室整個地改換一下，把珍貴的珠寶都移去，因為我不願她們用庸俗的眼睛來看這些東西。」

她也像旁人一樣，有些小小的癖性。譬如說，她不願有人知道她自己的梳粧檯是半月形的，在這檯上，她可以用肘支持着，讓她有過特殊訓練的太監替她梳頭。這檯子共有三面鏡子，當她們摺起來的時候就好像是一隻長方形的匣子一般。

鏡子下面是一個很小的抽屜，在這裏面，太后祕密地放着她的化妝品。因為一個皇后總是希望把自己打扮一下的。她對於自己的擅長這一行很覺驕傲。

一個寡婦而應用化粧品在中國是被認為不可以的。所以她這梳粧檯抽屜裏的東西是保藏得很嚴密的。

太后非但用脂粉，還用染髮劑呢。有一次我看見她倒了一些黑色的液體在頭髮上。她對我說：

「青春只有幾年的功夫便逝去了，這真是值得悲哀的事情。我的青春已完了，現在我是用這可怕的染料來遮蓋灰白的頭髮。」這染料使她的頭髮染上了一層極不自然的色彩，反而損毀了她的容貌。所以我向她推薦一種我所知道的巴黎的染髮劑。太后試了一試，結果是意外的圓滿。她高興極了，立劉准許我離開宮廷，回去看看我的父母，這是我等待了好久的期望。

愛文夫人來參觀她臥室的時候，這梳粧檯已被移到宮中的另一個地方去了，因為正如她自己說的，「恐怕這些客人們也許會注意到她古怪的式樣，因而也想想看裏面到底是放些什麼東西。」

我要說明一下，這種對於客人對微細事物的好奇心的推測，在中國是極其普遍的，所以她很自然地想到西方人或許也有這樣的好奇心。

她臥室中的窗簾是鮮麗的玫瑰色的。這一次她也把這窗簾移去了，換上的是她平常不歡喜的普通的藍色。

從西方的眼光看來，她的床是很幽雅新奇的。這床大概十呎長，背着臥室一面的牆，寬度大約七呎，高則三呎。床的上面是一個雕刻得很精細的檀香木的華蓋，也是用檀香木的柱子支撐着。三個墊塞得很柔軟的絲褥就做了她的墊褥。她的褥單是厚絨做成的，也是玫瑰紅色，正好和窗簾的顯色相輝映，褥單上放着幾隻枕頭，其中塞滿了極細的絲絨。你可以猜想到這隻床實在是太得不得了，所以當太后晚上回來睡覺時，相形之下，好像是滄海中的一粟一般。

床上靠牆的一面有很多的櫥，用作置放太后日常所戴的珠寶。中間一隻櫥的頂上放着一個綠玉的觀世音菩薩，當她睡的時候正好看護她。牆上重重地蓋着黃色的綢緞，上面綉着龍和鳳凰，這是中國皇家的標幟。和牆上的顏色相配的是她床上的黃色的綢緞。

她床上的枕頭很多，其中有一個樣子很特別，在以後的幾年中太后就一直用着她。這一個枕頭大約有十二吋長，中心有一個洞大約三吋見方。枕頭上面綉着玫瑰花，茉莉花和忍冬。大約有二吋高，質地很硬。枕上所以要有一個洞的緣故是太后晚上睡覺時可將耳朵放在這洞內，這樣即使有些微一點兒聲音也可把她驚醒。我在宮中的時候有人這樣對我說過，太后自從一九〇〇年流亡回來便做了這一個小枕頭，因為從那時候起她常常懼怕着有人要暗殺她。

因為我是惟一知道外國人的習俗的女官，所以招待這二種來賓的準備工作便落在我的肩上了。她

叫好好地預備宴會，儘量挑選我自己認爲最適合外國人口味的食物。她又說：

「叫太監們每二人服侍一個女人，幫她們上下階梯，並且替她們提起長裙，以免在地上弄髒。」  
照中國的習慣，客人和主人是要交換禮物的。於是我就被命令爲客人們準備禮物。太后知道在外國是沒有這種規矩的，不過在她看來這也沒有什麼，一切還是照原來的計劃準備。

接見的前夜，太后給外交部一個命令，叫他們護送這位總司令從城裏到頤和園來。這一段路程大約有十多哩。這些人就在美國領事館門前會面。每一個來賓有一乘裝璜得很美麗的轎子，由四個轎夫抬着。其中有一乘裝得特別考究，鍍着綠色的花樣，由八個轎夫抬着，以表示特別高貴，這是給愛文用的。外面還有騎士，兵隊保護他們，馬隊在北平的街道中穿來穿去煞是好看。

一切準備都已計劃完了，太后對我說：

「明天你不必出席爲我翻譯，因爲他們全是男人。我想讓你在男人前面拋頭露面，終究是不大好的——尤其他們是外國的男人。」

我知道當時對於我的沒有被允許去見這位總司令是不能表示些微失望的神情的，但是我那時實在要笑出來。假使這親愛的老婦人聽到一些我在巴黎的生活情形，和法國男人一同出去，一同跳舞的話，我敢確定她會非常震驚和生氣的。爲了保持我現在的地位，我向太后建議請剛從華盛頓回來的大使伍廷芳來代替我的職務，並向她保證伍廷芳也是說得一口很好的英語的。太后聽了很高興，立刻叫伍廷芳準備出席。她想了一會兒又對我說：

「你和其他的宮女們也可以在這裏，不過必須躲在屏風後面，這樣你們就不會被他們看見了。」  
次日早晨，太后很快地和她的顧問們做完早朝，把各種公事很快地趕完，爲的是想好好地把各人的職務分配安頓來接見她的外國客人。這一天，她的容貌可真奇怪極了——雖然她一向是打扮得很潔淨的——因爲她想儘量在外國人面前裝得大方高貴。

她化了很長的時間選擇衣服和飾品，不過最後這件事到底是做完了，她顯得很高興，很滿足。她對我說她想戴那著名的珠子，我建議她戴那隻她忠心的臣子李鴻章所送給她的鑽石的皇冠——這是我所曾看見過各種首飾中最華麗的——她回答道：

「我不願意戴玻璃做的飾品，這樣對於我們的貴客一定是很失敬的。」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中國還不知道有鑽石這件東西，所以當這價值連城的禮物送到太后手裏時她只當是一隻玻璃做的皇冠。實在，這東西差不多值一百萬兩——美金七十萬元。

一切都預備好後，太后穿的是一件美麗綠色的袍子，上面綴着珠子和寶石。她看起來真是很動人的，又美麗又莊重。

於是太后由一羣女侍伴着，開始到會客廳去。一到那邊，她就上了臺，坐在皇位上。我們把她的衣服弄端正了，然後把歡迎辭交給她。這歡迎辭是預備送給她的客人的。

最後，客人到了，這消息立刻由主持儀式的官通知了太后。當他們向會客廳走來時，太后正可以看到他們，她說：

「這麼多的人。他們是總司令的僕人們？」我告訴她這些跟在總司令和大使後面的都是美國的海軍，並不是僕人。一個中國的總司令出行時總是把他所有的僕人一起帶着走的，甚至連廚子也在內，所以你可以明白太后問這一個問題是極其自然的。以後，太后也沒有說什麼話，當他們跨上階梯時，太后向我做眼色叫我躲到屏風後面去，我照着做了。

我們雖被命令躲在屏風後面，外面的動靜却都知道，因為嵌板上刻的花紋是空的，我們可以向外面張望，這屏風在御座的後面，有一間足以容納我們這些宮女的房間。裏面推呀笑的，因為宮女很多而房間只有這一間，大家不能同時向外張望。

我的地位正適宜於向外窺看，我看見愛文和美國大使康格先生進來了，後面跟着領事館的祕書威

廉先生，其餘的官兵們排成單行緩緩地跟進來，又在分成二直行站在二旁，面對着御座。

來賓很多，使我們很吃驚。太后接受了他們的鞠躬禮後就開始念歡迎辭，由伍廷芳博士站在臺下作翻譯。總司令然後也說話了，說的無非是他代表美國總統向中國作一個友誼的拜謁等等，這些由伍廷芳博士向太后跪着，譯成中國話。

可憐的伍廷芳博士這一天真是受足了折磨，因為每當太后說話他就得跪下聆聽；同樣，當有什麼話要翻譯給太后聽時也得跪下。這裏我必須補充一下，就是在中國有一個嚴厲的規定，無論誰，不管他的官階如何高，在聽太后說話或向太后說話時，都得對她跪在地板上，這一次當然也並不例外。寒暄過後，大家都上了臺，向太后握手，太后給他們每人一個歡迎的微笑。

握手過後，大隊又被領到宴廳裏去，那裏醇親王早已等着作主人了。以後他又領着他們在宮中遊覽一番，然後讓他們散去。

接見完畢後，我們這些宮女便都從屏風後走出來，我立刻走到太后旁邊，她對我說道：

「我覺得這些客人們很好。這總司令的面貌很和善，而且極有禮貌。和他那些和善的官員們握手也並不使我覺得討厭。」

她知道總司令和他的官員們肩上佩着的是什麼東西，我告訴她這是肩章。她知道知道他們在肩上放這東西是不是爲了使放搬運的重東西像中國的苦力一般；並且想假使她的轎夫們的肩上假使也裝了這些東西，他們的肩頭就不會被壓的發痛了。她覺得這位美國的總司令替她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

在花園中招待愛文夫人也是一件不易忘却的事。太后精神很好，很謙和地接見她們。接見過後，她立刻跨下臺來和她們一一握手。她由我轉告她們她能和總司令們相會覺得很高興，希望他萬事順手。於是她退去了，由公主作東招待他們吃飯。這一個宴會一共包括二十四道食品——燕窩湯，魚翅、筍尖、一種有蓮心的布丁、瓜子、松子等等美味的東西很多，不勝枚舉。

爲了使這宴會更加生動，寶庫裏黃色的瓷器 and 一套精細的金的食具都拿了出來，這些東西平日爲了慎重總是藏在寶庫裏不拿出來的，餐桌上點綴着黃色的菊花，這是代表中國皇家的顏色，總之餐桌上五光十色十分好看。在宮中招待外國來賓的口頭集會中，這一次可說是最有聲色了。

作爲結束這不易忘記的一天，這些客人又被引導着參觀太后的御花園或庭園，這稱爲大內，這樣給她們一個參觀太后已改頭換面過的寢室和其他休息室機會，只有在這休息室中，太后才可能把她的公事忘掉。我在宮中的一段長時間中，這還是第一次讓外賓走入了她的神聖的房間。當她和她們話別的時候，她送她們每人一個鑲着寶石的金戒子和四卷錦緞。每一個人都歡天喜地回去，太后自己也很高興，於是這一天便圓滿地過去了。

慈禧太后，中國的主宰者現在已過世了，朝廷中豪華的景象——現在也已匿跡。但是她一手統治着四萬萬的人民達四十八年之久，當我們看到那些僅存的輝煌和金城裏悽涼的色彩時還能清楚地記起這偉大的女人。

## 八 黃鳥

黃鳥住在陝西省一個偏僻的地方，是許多兄弟姊妹們中最受父親寵愛的一個。吳俊是年老力邁的人了，但是他並不怕死。生活對於吳俊而言是一件好事，因爲牠帶給了他黃鳥，一個附近許多村谷中最美麗的女孩子。

黃鳥應該要有一個丈夫，那時吳俊就是死也必定死得很快樂。但是在整個的陝西省，何處能找到黃鳥的丈夫呢？吳俊爲黃鳥設想的週到，心地的虔誠簡直是他人所不能了解的，就是吳俊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只知道她是他最寶貴的一塊玉，最芬芳的一朵花，一朵月亮中的仙花。



爲她選擇一個丈夫是一樁艱巨的工作，假使他一個不小心，黃鳥以後便會感到不舒服，以一個愛之最切的人的緣故而使她遭受痛苦這不是一件極大的罪過嗎？他日夜爲這件事操心，在他許多產業之一的大花園中耗費了很多時日，這樣一個鐘點，一天，一月，一年時間不斷地過去，他還沒有替黃鳥挑選到一個丈夫，而中國的習俗，女孩子的丈夫是必須由她的父親爲她挑選的。

在陝西也有很多出身高貴的男人，但是他們的好處是不是够配得上聰慧豔麗的黃鳥呢？吳倭根本沒有想牠，他只是爲這件事感到煩惱。

終於決定的一天到了，他請黃鳥到花園裏去見他。她來了，這一個活潑的女孩現在已一躍而爲一個婦人了，在吳倭看來，昨天，甚至於一個鐘點以前她還是個在乳母懷裏的嬰兒呢。他擦着年老的眼睛向她看看，在他看來，他是永遠新奇的，他簡直不能相信這美麗的溫存的可人兒會是從他身上分出來的一塊肉。

「是你叫我嗎？父親。」

這年老人將她凝視着，他那被日光所曬黑了的臉上摺起了一絲笑容。誰說中國人缺乏感情呢？但看這老年的吳倭臉上的笑容就可知道以前說中國人缺乏感情的人是錯了。

「是的我請你來的，」他傾側了他的頭，「你已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了。」

黃鳥雖然已是一個婦人了，看起來却還像一個孩子，對於她父親的話似乎沒有發生太大的反應，她知道這一天終究是要來的，不過來得這麼快却有些使她吃驚，她也知道爲女兒選擇丈夫是父親的責任，但是她對於她父親的選擇還是有些驚異和害怕。

她說：「隨您的意吧，父親，我總聽從你的意思。」

說雖然這麼說，她的心却不由得變得晦暗起來，她知道中國的婚姻習慣的。她從來沒有想到過結婚，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她怕想起牠，她只期望這種樣的儀式不會加到她的頭上來。這一切的一切

她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媒婆談論着嫁奩，老人不厭其煩的討論着各家的財產和未來的新娘及新郎的事，看起來新娘與新郎自己倒沒有對他們的婚姻感到興趣。

黃鳥知道一家的僕人常常爲了要配合主人的胃口在菜場上和人爭吵！她的奶媽也會告訴過她許多關於陝西出入口的馬市場的情形，賣主和買客爲了馬的優劣無休止地爭論着，對於價格方面也是爭個不休。

她的婚禮假使也像通行的習俗那樣舉行——而吳俊是一個舊式的官員，他要是廢棄了自古以來的習俗，立刻會受到斬首的處分——就將和僕人爲食物而爭吵，商人爲馬的價銀而喧鬧一樣。

她內心不由得生起了一陣恐怖，甚至憤怒，雖然當時她並沒有想到要反抗這自古以來的風氣或是遵從這種風氣的父親。習慣是不能改變的，而順從地服從這種習慣也是必須的。

黃鳥一想到那繁重的禮節；那新郎揭起紅綢帳首次向她注視的一剎那就不禁顫慄起來。當他首次看見她夫人的面容的時候臉上是不是會浮起一種失望的神情呢？或是她很懂禮貌地按抑住心底的不快？

但是——最重要的——他究竟是誰？

然而她又聽見了她自己再度的向她的父親說：

「隨你的意吧，父親我總是服從你的。」

然而，她不願這樣輕易地離開了她的父親。他是愛她的父親的，但是對於她父親的決定她却感到恐懼。一種外在的力量使他勉強地說出了這幾句話：

「但是，父親，」她遲緩地說。「我總希望由我自己來挑選一個丈夫。」

一陣陰影罩上了吳俊的臉。

「這是不可以的！」他說。「這不是向來的規矩！假使我竟答應了你破壞了這規則，我的朋友立

刻會羣起而責難，我是你的父親，與其要我答應你的要求，破壞了風俗——而且鑄成了一個大錯！寧願讓我給你錯尋了一個丈夫！我的朋友常常說，就算由於這個選擇帶來了許多不快樂，這不快樂也是我們應當忍受的。」

黃鳥離開了她的父親，她聽見她自己義務似的應着。

「是的，父親。」

但是因為她已大胆地說出了她心中所想的，所以她對於這件事還是深深地玩味着。假使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真能儘自己的意思挑選一個丈夫，那該多麼好呢？她可以堅持許多條件，這男子必須是年輕而漂亮的；永遠約束着自己不納妾；而且對待她的妻子要非常溫存體貼。

她離開了她的父親，獨自踱到她自己的庭園裏，揮去了婢女，悶悶地作着離開這兒的打算。

她佇立在那曲折的運河岸邊好久好久。這河水溫柔地，低語似的流過了吳俊的龐大的產業。在她的腳邊，在許多用以點綴她父親的大花園的紅橋之一的旁邊，停泊着一隻小船，這船有一個很小的帆，是她的父親特地爲了她而造的——適宜於讓他最親愛的女兒儘情地在這船中作她的幻想。

她從來沒有單獨乘過這隻船，但她倒是絕對安全的，即使出了毛病，這運河的水也是頂淺的。她四周張望了一下，然後跨進了船。她覺得她現在是急切的需要離開這兒了，航行出這庭園，到那聽見過而沒有到過的廣闊的世界上去。

假如她果真能走開，那麼一切關於婚姻、嫁奩、家產等等的討論便可結束，她再也不必爲有錢的丈夫，富家的兒子或是她父親爲她選擇丈夫等等的問題而操心了。幸運的是現在吳俊並沒有急於要爲她選定一門親。

但是黃鳥又遲疑了。

她的丈夫會不會是三傑？他很有錢，但是有人說他把所有的東西全化費在外城的歌女們身上。

他會不會是勞森？他的臉上長滿了麻子，眼睛黑的可怕，看了使人想起有一次她的婢女在花園中打死的那條蛇。

也許是周倫呢？他的脾氣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他家中佣人的背脊上常有鞭打的疤痕，他那場面很大的家中現在還缺少一個新娘，因為有當選作他家中的新娘的女孩們的父親會很自然逃避他，他雖有錢，但是一個會把自己的妻子當作奴隸一般看待的人不是也可能把她當作一個供蓄妾使喚的婢僕嗎？黃鳥重新倚身在船底爲她而鋪的柔軟的褥單上，看着微風打在白絲織成的帆上，她覺得自己慢慢地離開了岸，沿那曲折而閃爍的運河航行了。

船向前滑去，留下一些微波，許多金魚就在波中快樂地游着，她覺得她好像是一朵荷花，現在被風一吹，脫離了母體了。

船的行動很平穩，她伸手撈着涼爽的河水，閉上了眼睛，睡意使他忘掉了嘮叨的媒婆，喧鬧的中人——一切全忘了，只有一個夢使她激動得忐忑不安，而雖是在夢中她也知道她自己是在做夢。

她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和她一樣漂亮，她雖然不能聽清楚他說的話，但是他的聲音是沒有的，好像指尖按在發熱的臉頰上一樣。他的眼睛是迷朦的，可以讓人深深地從他的眼中看出他在想些什麼。不過顯然他是很窮的，因爲他的衣服已是破舊不堪，雖然牠的質料倒是很好的。這一件衣服對他而言好像是太長了一點，也許是因爲他沒有能力再做第二件的緣故。

在夢中，黃鳥對這人說話了，他也和她攀談着，雖然他說話紊亂得很，好像歌曲中的詞句都消失在旋律裏一般，但是她的心中還是明白他的意思，這就是她爲什麼要激動得忐忑不安的緣故了。

一陣風吹得船搖曳起來，黃鳥睜開了她的眼睛，很失望地，她發現剛才的一切的確實全是夢境，船仍是在河的中心行動着，好像有一種看不見的手在引導着牠，黃鳥嘆了一口氣，又想睡了，她希望在睡夢中剛才的那些東西又會回來。

但是那些東西終於不再回來了，那有着溫存的聲音的人，那可愛的眼睛都似乎在規避着她。正當她獨自忖度那聲音不會再來的時候，她突然被驚了起來，原來她真的來了，這時她知道這決不是夢。

「我已等了你好幾次了，」那聲音溫和地說，「希望總有一天你會得到這裏來伴我說幾句話！」好像一隻小鳥飛近了一條蛇一樣，黃鳥全身都驚懼得顫動起來——然後，她看見了他。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在黃鳥的家中，吳俊臉上因她女兒這幾句不尋常的話所浮起的苦惱全消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陣微微的笑容，接着更變為一種低笑，他的巨大的腹部因此而上下鼓動着。因為，他雖然是被舊禮教鎮攝着，但對於黃鳥，他總是盡心愛護着的。

「這簡直是很可能的，」他說，「事情就可以這樣決定了。」

然而，他剛才提到的是什麼一會事他却又沒有說出來。這是一個秘密，必須保留的，因為牠對於以後的影響很大。不過，假使他把這秘密告訴了友人，那麼他們會怎樣的議論或勸阻他啊！

再說到花園中的黃鳥和那陌生的男人吧。

「爲什麼？」她喘着氣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夢……！」

她極度不安地中止了她的話，兩頰上長起二朵紅暈，——一種表示忸怩不好意思的紅暈。

那青年微笑着說：「你做了一個夢，也許是夢見了我吧！不過這樣我的希望太高了，而且是決不可能的，因爲你從來沒有見過我——雖然我倒在這花園中看見過你好幾次。」

「你的胆量真不小，」黃鳥心神略定，向他說，「因爲假使我的父親知道你到了他的花園裏，那一定會把你送進監獄裏去的。」

「他決不會知道的，除非你去告訴他。但是你說你做了一個夢——是不是關於我的？我想你剛才大概是睡着了，因爲不久以前，當你乘着船在河上滑過的時候，我會輕輕地叫過你——你沒有回答，

我便跟着船跑了，再輕輕地叫着你！你那時一定是在做夢。你的眼睛雖然睜開着，但是好像並沒有看見你面前的東西，這也許就是你所以做這麼一個夢的原因吧？」

爲什麼現在看見了真的人又使她再度不安起來，好像剛才在夢中一般？爲什麼她竟會願意和這完全陌生的人，而且從他破爛的衣服更可知他是一個很窮的人繼續談話？又爲了什麼她現在忽然把他的手放他到那柔軟的臉頰上去？羞恥啊，一個富家的少女竟會有這種想法！但是她實在並覺得羞愧。

「那麼爲什麼你注意着我？」她聽見她自己這麼說，「你爲什麼又跟我攀談起來？」

「我不是可以對你實說？」他問道，「或者我這一次不告訴你，我是很窮的，而你是一個富官的女兒。假使我告訴了你，我想對於你是沒有什麼妨害的，而我，因爲能够告訴了你，心中將非常快樂——我們以後也許永遠不會再相見了。我的名字叫盧新……」

「我也不過是吳俊的女兒黃鳥！既然我們以後不容易再碰到——是的，我想你還是告訴我吧！」他猶豫了半響，他的嘴唇無聲地顫動着，好像現在他有了說話的機會，又沒有了說話的勇氣。

「我注意你已許多天了，」他說，「而且時時注意着你，我必須要跟你說幾句話，就是因此而被捕入牢獄也在所不惜。我要告訴你！你是我唯一所鍾愛着的人！爲了你——雖然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把生命都交出來！我會私下爲你祈禱——我說我愛你，我願意作任何工作來換取可以牽着你的手的特權，就是幾秒鐘也好——我嘴裏這麼說着，雖然我明知道這是不可能辦到的，而且這一生中我也決不可能再見你或是和你說幾句話！」

他停下來，等待着這幾句話的反應。

「請！」黃鳥說，「請繼續說下去！」

「還有什麼？」他用低得是耳語一般的聲音答道，「除非……！」

他沒有再說下去，但是黃鳥已猜到 he 下面還要說些什麼話。爲什麼他這麼簡單的幾句話把這黃鳥

居住的小世界——她所知道的這庭園完全給改變了。那些還帶着春天的花兒樹木都變得更加誘人了，好像私相傳說着甜蜜的祕事。花的香味突然濃郁起來了。她覺得她以前從來沒有覺得這花園這樣可愛。但是她是很老實的，立刻替自己找出了原因。這花園變得更可愛，花的香味更芬芳動人，樹木的低語更富有詩意，這一切都是因為這陌生人在這裏講了話。她知道，他一走，這些好處全會跟着跑得一些也不留。

她心中想着，口中便不加思索地說了出來，這連她自己也幾乎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

「你，在我的夢中，也是我所中意的人！我現在告訴你，因為你已說過這次回去以後不會再來。我知道我愛着你，我是多麼急切地想把我的手按上你的兩頰啊！我知道你是溫存體貼的，你一定常常想到我，假使……」

「不錯，」他緩和地回答着，「假使……」

她回答他，聲音低得如耳語，溫柔得如這花園中許多種耳語的一種。

「假使我們結了婚！」

「黃鳥！無價的美玉，」盧新說：「這不是可能的事嗎？當然是的！我是這麼的窮……。」

「但是我的父親，盧新，他是很富有的，我的嫁奩一定是很豐富的……」

「我不能用你的嫁奩，我的黃鳥，因為我還有我的自尊心，假使我這樣做了慢慢你會怨我的！」

「那麼我不要嫁奩吧，」黃鳥激動地說，「你走吧，隨你到那兒去！因為現在我知道……請，盧新，請你現在就離開我吧……」

「永遠分別了麼？」

黃鳥又聽見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說出了下面的一段話：

「明天！」她說，「我將要報告你一個消息！我寫在紙上，就在這牆上擲出來！你就住在這庭園

的隔壁？」

他點點頭，他的眼睛裏含着希望的光彩，望着黃鳥。黃鳥也忘了她那白綢帆的船，一跨上和船身平行的河岸，就加速地向涼亭走去。盧新眼中閃着光，望着她的背影，但是當他再看見自己破爛的衣服時，不禁搖了搖頭，覺得很掃興。

第二天她又來了，擲給他一個紙條，這紙條是扎在黃鳥的一塊手帕上的，另外又繫上一個從園裏採下的紅蘋果以增加重量。

這第一次的新聞是這樣的：

「我們的事也許有希望，因為父親有一個計劃！我一聽到這計劃立刻會告訴你的，也許……」

盧新把這樣新聞放在胸口，他必須再等一天來看這「也許」以後是些什麼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黃鳥的心中却是興奮得不得了。吳俊的朋友們又在陝西境內奔波傳說了，因為吳俊會把他對黃鳥說的話也告訴了他們一點。他對黃鳥是這麼說的：

「我已決定了，」他說，「不過我得警告你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但是我只能這樣做，因為我是這麼的愛護着你，我很懼怕我會造成錯誤。我知道我的黃鳥的心是純金做的，她不會把她引到錯誤的路上去的。」

「是的，父親？」

「我現在決定，」吳俊繼續說下去而黃鳥已顫抖得像一隻被人捉住了的小鳥了，「我不預備替你選擇丈夫了，你自己可以憑你的意思選一個丈夫！」

「但是，父親，」黃鳥叫了起來，她竭力抑制住激動的心，「所有的父親都為他們的女兒選擇丈夫的，我很害怕……」

吳俊笑了起來，辭退了黃鳥。——不久，另外一個新聞又從牆上拋出去，到了盧新的手中。



「我有一個意思，」他說，「不過我必須靠着你的事！我將自己從一羣指定的人中選擇一個丈夫，今後二個月內，他們將聚集到這庭園裏來等待我的選擇。我要慢慢地計劃，隨時告訴你！聽取陝西的傳說，你定你自己的計劃——不要忘了我們以後的幸福都決定於你的技術高明與否！以後我每天有一個新聞從牆上投出來——注意，在牠落地以前就接住！因爲這一點技術可以決定我們的命運！」

多麼神祕的話啊！但是盧新完全確信無疑，因爲他愛着黃鳥，而且他愛她的心一天比一天堅強起來——直到最後他想起她心中就麻木作疼，但是他還是天天練習着去接那新聞，一直到非常熟練爲止；指定日子的前一星期他丟回了一個新聞，說他已接連十次接住了那沈重的新聞。但是他雖這樣寫了，心中還是迷惑不解。

黃鳥也只是微笑着，她的眼中射着快樂的光芒。

又過了二天，三天，四天。黃鳥告訴她的父親，她決定開始選擇了，她宣佈了她的計劃，激動得臉頰上浮起二朵紅暈。在吳俊看來，這是一個妙計，好多次當她向他說出這計劃時，他總微笑着，甚至笑出聲來。

「這真是妙計，我的女兒，」他對她說，「看來成功是一定的了。」

要實行這計劃必須要各候選人的父親相信吳俊才行，不過吳俊是政府裏的一位大官，他們當然不會不信任他的，雖然各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

家中一切工人都爲了這件事在忙碌着，試驗的日子已決定了，整個陝西都沸騰起來，許多人認爲吳俊這種計劃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爲他打破了以前的慣例；又有些人却認爲結果是不會怎樣壞的，因爲他們知道老年的吳俊一生服務於政府從來沒有鬧過亂子。

終於選擇的一天到了，吳俊家中的情景還是跟平時差不多，一個庭園，四周的吳俊家裏的屋子，

傭人的住宅，吳俊的姨太太的住宅和一個陽台。

黃鳥就是因爲看到了這陽台才想到用這種方法來選擇丈夫，因爲她的計劃中，第一點就提到了這個陽台。

應吳俊之請而來的一共有廿三個青年男子。這年老的人坐在陽台上，左右就是那些青年男子的父親們，他們都悠悠地抽着煙，莊嚴得好似什麼團體的領袖一樣。穿的都是各種足以表明他們身分的禮服，因爲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那些年青人都穿的很華麗——除了一個人。

二十三個都是出身高貴有資格娶得黃鳥的青年男子。每個人都很迫切地希望能在這一次贏得她，而黃鳥的計劃又定得很好，照她的方法做去，那些落選的人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被人小看了的。這二十三人中必定有二十二個人是要感到失望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是被蔑視了的……這的確很費了黃鳥一番心思啊！

他們在陽台下的庭園裏排成了一列，等待着黃鳥在陽台上出現。他們華麗的衣服和鮮明的花色互相輝映，又像在和池中大紅色的金魚爭豔。他們的帽子都是品質最高的，而且，他們都有珊瑚的鈕扣以爲標記。這是一個炫耀自己衣飾的集會，對於皇上也可當一件新奇的新聞。

最後黃鳥出現了，她臉上浮着兩朵紅雲，心跳得很厲害。底下仰首望着吳俊這美麗的女兒的青年們立刻嚴肅下來。就是他們年老的父親們也不由得離開了自己的座位，有位竟夢想再回到青年時代，加入到下面的一羣裏去。

他們閉息凝神地等待着，而黃鳥明潔的眼睛却儘一個個人的臉上打轉，她是在尋找盧新，不知他會不會成功？不知他能不能來？

這樣，一個個臉的瞧過去，最後她的眼光終於落在其中仰望着的最美麗的一個臉上，她的心幾乎緊張得要停止跳動了，因爲那正是盧新。

她的眼光集中在這青年身上，他好像是許多石卵中一顆燦爛的珠子……其實就是那些石卵也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她宣佈了她的計劃。

這看起來是一種很勇敢的舉動，不過惟其勇敢，牠才使那些父老們起了一陣擾動。就是那些年青的人們也不能例外。

「我手裏有一個絨絨的球，」他柔和地說，就憑這一點聲調已使下面端端正正站着的青年們發出一種無聲的贊嘆了，「牠是用最好的絨絨做的，因為牠是一個標記！你們看，當我把牠轉動時牠的光彩是多麼的動人啊！在陽光中，牠那閃耀的光芒就好像我的金魚的背一樣！總之，牠是一件可愛的東西——因為牠是一個標記。牠代表着黃鳥的心，我現在把牠丟下來，誰要得到了牠就……」

她覺得她不能再說下去了，實在一個還未出嫁過的女孩子，在這麼多男性的前面，當然不會很勇氣的。中選的只有一個人，要是讓那些落選的人也聽到的那種隱含着厚顏低下而不像一個女子說的話那是很不好。但是她雖然沒有說出，下面的人都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心劇烈地跳動着，她不好意思把心中所想着的話全從言語裏表達出來。誰得到了這球就可做她的丈夫！

那穿着破爛衣服面貌最漂亮的男子微張着嘴仰起了頭，好像她說的一字一句他都毫不遺漏的吞下去一般。——他的眼中含着向別人挑戰的神色。他看來是很強壯很自恃的。

黃鳥舉起了球，儘把牠在柔軟的手中旋轉着。他們看着牠如何地在陽光中閃爍，一秒鐘之內牠就要被丟下來了，然後誰能奪得這球，便能做這站在陽台上好似準備着要判決一件案子的法官似的又美麗又可愛的人兒的丈夫了。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着，他自己當然是能夠搶到這代表黃鳥心靈的絨絨球的人。陽台上的每一個父親也暗暗地希望他自己的兒子能搶到這球。但是有一個青年的父親却沒有來，雖然當時誰也沒有注意到，那是那穿着破爛衣服的青年的父親，他已早死去了。

黃鳥托住了球好久，大家都靜靜地不敢稍動，惟恐她又來說什麼話。接着，雪白的一道光，絨球越過了陽台的欄杆直向下掉了。在場的人都大為驚異，因為他們看見黃鳥把這柔軟的絨球直向那面貌雖美的而衣衫襤褸的青年拋去。

盧新接住了這球好像他以前練習過的一般，他深深地向上面打着躬，對她的聘禮表示感謝！

所有的年輕人和他們的父親走了好久，吳俊還是坐在那陽台上面——他摺皺的臉上時時浮起一陣笑容，他那巨大的胸腹也時時高興得鼓動起來。

「的確，」他自言自語地說，「這孩子真不愧為我的女兒！這二個孩子做得多麼像啊！而且，年青人和父親們，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其中有一個人是沒有父親的！這是一個大大的祕密——雖然事實上也沒有什麼祕密可言！盧新和黃鳥都是聰明懂事的——但是他們却誰也不知道在中國是沒有祕密這件東西的，他們不知道吳俊的家裏是充滿了僕人的——他們有眼睛能看，有耳朵能聽——什麼事都逃不過他們！還有舌頭，主人家的什麼事到了他們的舌頭上就沒有什麼祕密可言了！」

吳俊又深深地大笑起來，而且笑得很久。

## 九 悲劇裏的女神

許多年以前，在巴黎，當我的父親就是後來的欽差大人裕庚在做中國駐法大使的時候，我有過一次重要的經歷。

我遇見了沙拉·本哈特夫人！

其實在這一次的相會以前，我已見過她好幾次了，每一次看見她，我對她的興趣、熱望——還有崇拜——就躍進一層，我幾乎不能自主了。第一次看見她是在一個法國的戲院休憩室中，在那裏爲了

賑濟，正有一個盛大的賑濟展覽會。我擔任了一件在我自己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提着一隻籃，兜售着玫瑰花球，價銀各個不同，從十個法郎至任何我所能勸說買者拿出的數目。這真是忙碌的一天，整個的休憩室中擠滿了人，一直擁到正廳之間的空處。

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大家都自動地來買我的花，但是這事忽然起了一陣擾動，耳語電一般地蔓延開來，接着整個的羣衆又突然靜寂下來：

「沙拉·本哈特夫人在這裏！」

我早就聽到過這名字了。當然，誰不會聽見過她的名字呢？我知道，所有的法國人都是崇拜這位女明星的。我忘了我是必須為賑濟而工作的，我很怕我對於本哈特夫人的興趣會大大地減低了我的成績。當然，像我這樣的決不祇我一個人，否則也不會有電一般的耳語了。本哈特夫人是一個動人的女子，不用人指點我立刻就可看出來。

現在大家急於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她到底是不是在這裏。有一個人立刻把她指了出來，因為在這一羣人中間，她跟別人是截然不同的。

我第一次看見她時，她全身都穿着紫色天鵝絨的衣服，筆直的摺痕樣子很新奇，就是她的鞋子也是紫色的天鵝絨做的。她好似兵士在舉行閱兵典禮似的筆直地站着。你可以確定我當時幾乎是用了全力在注視着她，差不多把她裝束上種種特點都一一記下來了。從她的裝束上看來，她似乎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她的衣服好像是由她自己的裁縫特地做起來的。她的帽子可以稱為是一頂「美術帽」，頂上是用美麗的羽毛鋪成的，上面染着二種顏色——金色和紫色。在羽毛的基部是金色，慢慢地和紫色熔和在一起，到羽毛的尖端就純然是紫色了。

這位夫人看起來年紀已不輕了，所以後來在舞台上再看到她時我覺得很驚異。還有一件事也是很新奇的，因為以前在中國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等事情。她左手的拇指上戴着一隻金戒子，右手的食指

上也戴了一隻，其他的手指上就一無裝飾品，我覺得很奇怪。總之，關於她的一切事物似乎都是不尋常的，起首看了好像很不慣。

她頸上纏着一條金鍊條，剛好和左手拇指和右手食指上的金戒相配合。這鍊條掛得很低，上面又裝了些寶石之類的東西。

我是多麼地想勇敢地走上去和她說幾句話啊！要不是休憇室的女主人把我叫回到我的工作上，我想我真的要這樣做了。然而我的心却無論如何不能安於工作了，我的心中只是想念着這位僅僅見過一面的女子，我希望能夠再有一個機會見她，假使可能時也和她說幾句話。

然而當時，是不可能的了，因為突然間，我聽得一陣倉促而恐怖的呼聲：

「火！火！」

立刻；全場都混亂起來，紛亂中本哈特夫人不見了。這戲院的太平門本來不多，戲院中正在觀劇的羣衆拚命地向休憇室的門裏擠進來，而休憇室裏的人又和他們對抗着要逃出外面的門去。幸而警報發出時我正和我的妹妹在一起，我正在向一個男子推銷一個花球，結果這一筆交易是沒有做成功，那男子匆忙地拉了我和我妹妹的手，替我們開出一條路來，一直把我們送到了太平門。我回頭向戲院裏看去，看見亨路特小姐全身穿着白衣，還在舞台上面。

現在我還能記起那一次災禍後的喪葬禮規模是多麼的盛大啊，因為結果有許許多多人都被殺死了，其中包括亨路特小姐。

許多遭遇更使我想和本哈特夫人談談話。母親是認識她的，我就要求母親幫助我，讓我們有一次碰頭的機會，但是母親的回答老是這幾句話。

「你別太癡想了！這是不可能的，本哈特夫人是一位有名的明星，她不會有時間來見小孩子的！」

我不懂什麼天才，偉人，也不知道本哈特夫人爲什麼不願和孩子相見。我想自己找辦法了。

不久以前又看見了她，那一次我仰真的和她交換了幾句話。我和妹妹正跟着母親作社交上的訪問時，就在一家人家遇到了她。她英語說的很少而我們說的却是法國語，她看我這樣小的年紀，而且是生在東方的竟會說這種話表示很驚訝，她說我說得很好，使我覺得非常榮幸。當我們離開時，我簡直敢打賭，在整個的巴黎誰也沒有像我這麼高興自滿的！

這一次她穿着黑衣服。又是那些奇怪的直的摺痕。她戴着白花邊的綉領，在她長袖上的花邊差不多就蓋住了她的手。左手的拇指上和右手的食指上還是戴着戒子，不過這一次是黑色瑪瑙的。除此以外她還戴着一串差不多一直垂到她膝上的珍珠。她沒有帶帽子，假使我沒有記錯的話，她的頭髮是深褐色而似要捲曲的樣子。那時我覺得她的頭髮並不很動人。

我告訴她我正在跟依沙多拉·鄧肯學跳舞，又跟一個什麼人學唱歌，但是我對於依沙多拉·鄧肯的舞蹈已覺得很厭倦了，我希望做一個巴萊舞家。她對我微笑着，我覺得她似乎很憐愛我。當我繼續告訴她我現在練習背誦法國的詩文時，她說她很想找一個時間來聽我的背誦——這在我看來，就好像她答應了第二天來聽我的一般。母親點穿了我的幻想，雖然我還是要求她寫信給本哈特夫人提醒她一聲她曾經答應過我的話。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生活真是單調極了，本哈特夫人顯然已忘了她自己的諾言，母親雖然時時被我打擾着却總不肯去提醒她，只叫我等着，等本哈特夫人記起了她自己的諾言。

日子是過得多麼慢啊！我甚至想哄騙母親，讓她答應我到戲院裏去，那裏，本哈特夫人正在扮演愛而愛俞劇中拿破崙的小兒子。在我看過的戲劇中，她的一齣可說是最奇怪的了。雖然我戲劇已看的不少，但是到今天為止，她的一齣我記的最清楚，原因就是因爲這是本哈特夫人的戲。這劇本有多少長我無法知道，但是隨她到什麼時候做完我似乎永遠不會感到厭倦的，觀衆們的見解似乎也是這樣，因爲每當本哈特夫人在台上，台下就鴉雀無聲，幾乎連呼吸也不敢太猛烈。她扮的是怎樣的一個孩子

啊！白色的馬袴和黑色的鞋子幾乎碰到了膝蓋，上面又加上了金的裝飾品。一切都是華麗的東西！她的聲音，水晶般的潔淨，好似在寂靜的聽衆中迴旋。她反覆地叫着一個人的名字弗蘭勃，愛而愛命的食客。她的聲音在迴轉着，好似把她聽衆們的心從他們的胸中拉出來的一般，她抽出了這名字，聽衆們安靜地聽着不敢稍動，只怕擾亂了這美妙的聲音。

我現在還似乎能聽到她的聲音。

「弗蘭勃！弗蘭勃！」

最後一場演出了埃格來志之死。那孩子的母親正在他的床邊。她拿了一個紫羅蘭的花球。孩子就嗅着她——他的二頰很顯然的慢慢變成了灰色，表示他離死不遠了。我覺得很奇怪，本哈特夫人怎麼會扮得這麼像的，因為做到將死的一幕，她的臉色果真變得灰白起來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花球上放了一種藥品，只要一嗅就能使人的臉色變白。她後來又告訴我演這戲時她特地穿了一件很緊的橡皮胸衣，使她看起來更像劇中的孩子。

本哈特夫人還會演過一齣叫做茶花女的戲。母親說我年紀還太小，不讓我去看，甚至連劇情也不給我，但是孩子們，尤其是倔強的孩子們往往不會聽從的，我終於知道了劇情。

接着重要的一天來了，當我回到我的家中國大使館，聽見我們的中國隨從和法國侍從們在交頭接耳地密談。

「一本哈特夫人在這裏！」

在大使館中，她是被當作法國的皇后一般看待的，這原因是什麼，我始終不能明白。因為我會告訴她我曾練習背誦詩文和歌曲，所以很想表現給她看看，但是小孩子是只能給人看，不能給人聽的，最後母親才答應讓我進去和她說幾句話，行個禮，再退出來。

我直到覺得本哈特夫人答應來的話可靠了才退出。我的妹妹、哥哥和我就打算在這大使館裏排演



一個劇本來歡迎我們的朋友。我們選定了甜蜜的薄荷花，努力地練習起來。

然後，有一天，這位夫人來看我們的表演了，一見到她就立刻把我自己的才能完全在戲中表現出來，以博得她的批評。練習完畢，她招手叫我過去。演戲時用的當然是英語，這在她除了極少的幾句話外可說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她却知道這劇本，對我們所表演的一切也都明瞭。

「你做得很好，」她說——「我的心中緊張極了！——」不過有許多錯處還得改正一下，讓我來教你吧！你慢慢到我這裏來，我告訴你一些祕訣。」

我不願再被她敷衍過去，雖然母親已在向我使着警告的眼色。但是我還是直爽地問她：「什麼時候？」

本哈特夫人溫柔地笑着。

「明天四點鐘吧！」她說。

好容易第二天的四點鐘到了，在我看來，就好像推了一個世紀一般！我帶了一個中國的女婢一同去。不幸我忽然把本哈特夫人的地址忘了，不過還好，本哈特夫人的房屋很特別，一看就可認出來。這是一座很舊的二層樓的房子，大門的上面有一個陽台，門框的下面凸出來好像一隻籃一般，我注意着左右的窗櫺和上面放着的天竹，然後……

一個衣着華貴，好似將軍一般的司閹問我要名片，而我沒有，我只得告訴她我是誰，並且說本哈特夫人正等着我。於是我們進了門。前面是一面大鏡子，兩旁的牆上則掛滿了許多橢圓形的小扇子。我等在那裏正好借此機會在各個鏡子裏照照我自己的面容。我對我臉上興奮得發紅的影子說道：「德齡，你知道這屋子就是本哈特夫人自己的嗎？現在你在這裏，她會來見你嗎？」夫人的使女來了，她叫我再等一會兒。

我進了會客室，那裏的傢具全是按照路易十五的形式，整個的房間都被金器照得耀眼，室裏又有

一面鏡子，在這鏡子中，我又看見了那巴黎市上最興奮的孩子的紅臉。一面等她來，一面我又在四周流覽起來。飾着嵌板的門、椅和桌子都裝着淡黃色的套子——奶油的黃色，金和綠的幻影。那除了帽子、領口和衣袖上鑲着白花邊，其他一切衣着都是黑色的。使女走來對我說：夫人想在她的私室裏接見我，因為那兒比較安逸一些，於是我又上了樓，進了她的私室，好一會我興奮地研究着這受千萬巴黎人士崇敬的夫人私室中的一切陳設。

這麼多的東西，只有「華麗」這個字可以拿來形容她，這是一個奇特的配合，就奇特得跟本哈特夫人本人一樣。牆上有黑色如緞的嵌板，每塊嵌板的中心有一粒金的扣子，這些嵌板被許多長條的舊象牙色的木板分隔着。天花板上鋪滿着金色和黑色的錦緞，四周縫着邊，所有的線條都向着天花板的中心集中，好像一簇奇怪的星。本哈特夫人穿的是金色的薄綢，鑲着金邊；這次她原來戴戒子的拇指和食指上戴的是金戒子了，金色的光澤的金鍊，耳環等相互輝映。她帶着一條腰帶，那是一條金的鍊條。她的拖鞋也是金的。

她的梳粧檯……她的旅行車……在在都使我驚異不止。她請我喝茶，茶是盛在金邊的白杯子裏，匙和茶葉都是金黃色的。到今天我還記得她當時是如何殷勤地招待我，好像我不是一個小孩子，而是法國一個有爵位的女子。除了茶以後，她又請我吃一種帶有大蒜味的奶製點心。

以後，我們就談起來了，下面是她告訴我而我還沒有忘記的一段話：

「當你在台上從右邊，穿到左邊時不要忘記你的觀眾們是在你的左邊。腳的動作應該是離開觀眾的，這樣你的一個個動作才能看得清楚。舞蹈時切勿把你的手掌伸向觀眾。不要忘了台下的觀眾們，而且注意他們是希望看到你的每一個動作的，坐的時候，向右也好，向左也好，但決不要面對觀眾們。你會對我說你想做一個芭蕾舞家。不要這麼想，我的孩子。你又在練習唱歌。你是想做一個偉大的女明星。你想做的太多了！好好地學習一種東西，專門在這一種上下功夫，不要怕厭倦，慢慢地

就熟能生巧，可以成爲一個專家了。你還是繼續跟依沙多拉·鄧肯學習吧，因爲，終有這麼一天，你會看見她成爲一個大明星的！她是一個出奇的舞蹈家，因爲她舞蹈時會用她的頭腦，一個好的舞蹈家表演的時候是必須和他的腦子在一起的！」

「的確，」我告訴本哈特夫人說，「我很喜歡舞蹈，但是我真正的志願是想做一個明星，像你一樣。我希望扮演戲劇中重要的角色，像你一樣。這又使我想到了這個問題，我想問問你：你在演茶花女的時候母親不讓我來看，而且不許我讀這劇本——這是什麼緣故？」

下面就是她的回答（請注意，這是我從年代隔得很久回億中搜出來的，其中難免沒有遺漏或失實之處）：

「爲什麼你不能看我的戲這很容易明白的，我想是因爲你年紀太小的緣故。這是我最得意的傑作，但是裏面說到愛情，而過了塞納河的老年婦人（法國的貴族）們又是心地很狹窄的，她們不要讓年輕的女孩子知道愛情方面的事。現在我對你說這種話假使被她們知道了一定也要說我壞話的。這劇本說到愛——愛是一個悲劇，經過了犧牲她才是偉大的東西。這也許就是我能告訴你關於這劇本所有的話了。也許我已講得太多要受人責難了，不過我是無所謂的，還是這樣做下去。」

「關於我的話你大概已聽得很多，我知道河這邊的老婦人們，當她們把我當作一個明星稱贊時，心中往往以爲我是一個缺乏道德的人，這道德二字的意義，你要是知道了她們的範圍，當然是不難明瞭的。但是我個人的生命——我現在是很年老的了——正和法國一首歌裏說的一式一樣，那歌裏有一條是這樣的『愛情帶來的歡樂是暫時的，而她帶來的煩惱却是永久的！』這是一個悲慘的事實，因爲我已親身經歷過的，但是我對牠仍是一無辦法。愛情是必須要有的，就是連那些貴婦人們也不能例外。就算一個人知道享受愛情的結果全在身上和腦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疤痕，他還是不能不靠着愛情生活下去。你知道我在扮演愛情劇的時候爲什麼會成功？因爲當我的表演的時候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真的

愛。我閉了眼睛，竭力想像我現在是在過着真的生活，那和我一同演戲的男子就是我的愛人。有一齣也是濃厚的愛情劇，結果我也演得很成功，其原因也正在此。偉大的明星都是吃過很大的苦的。我並不是想滅殺你要做明星的勇氣，但是這是一個悲劇，而生活並不是快樂的。」

「我想，」我告訴她說，我的熱心已有些沮喪，「我的父親不會讓我做一個職業的演劇家的。」

「我親愛的孩子，」她說，「你父親是完全對的！但是，人生就本來像在演劇。人死了就等於劇終，你生時遇見的人都是這人生舞台上的演員，只是沒有一個劇名吧了！記着：命運是會變的，不管你以後會變成個怎樣偉大的戲劇家，你死了這世界就把你遺忘了——你最親愛的朋友也不能例外！」

「不，不，」我反對地說道。「這不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你就決不會這樣！我敢說你是永遠不會被世人遺忘了的！」

她搖着頭，面色很憂沮，從她的雙眼中我可以看出她的見解和我的見解有着極遠的距離。然後，突然地，她好像把一切煩惱全拋去了，又接下去說道：

「不錯，他們會忘掉我的，親愛的。但不是我活着的時候。那麼我現在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看窗外吧！陽光是多麼的明媚啊！你聽見那些鳥的歌聲嗎？——牠們正在談情說愛呢，一定的！我窗上的花色，彩是美麗的，氣味是芬芳的，所以我們居住的這世界也不一定全是討人厭的。」

她說她記起了她有一個可以配上我正在學習背誦的詩文的歌譜。她把她找了出來，帶我進入另一間房間，那裏有一架鋼琴可以和我的背誦相配合。這樣一步一步地她把我完全引到這件事上來，爲我指出了許多錯誤，最後證明我還得好好地學習。這樣二次，三次，四次地練習下去，每當有什麼錯誤的地方她便止住我，耐心地指示我爲何能避免錯誤。這種錯誤我是犯得很多的。

離開她以前，她把我帶到了她的寢室裏。我所見到的是一隻極大的床，上面有舊玫瑰色的華蓋！帳子是用金的繩吊着。床是放在一塊凸出的台上。寢室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而且本哈特夫人的梳粧

樓……，要有時間，我真要在鏡子前面好好地打扮一下。總之，本哈特夫人是一個忙人，對於一個滿洲的小孩，她寶貴的時間已化的太多了。但是她很喜歡我，這一點我現在還覺得高興和驕傲的。在寢室中，她給我看過一件她的寢衣——如烏鴉的翅膀一般黑，鑲着金的邊！

我的女婢被從僕人的房中叫來了，於是我離開了這永遠不能忘記的本哈特夫人的家。好幾年以後，在我上海的家中，我還能有一條不紊地把她家中的一切事物記載下來。

一天，我和我妹妹乘車沿着布倫涅森林而行，我們那時沒有帶着什麼隨從，否則這意外的事件也許就不可能發生了。

但是……

我們又遇見了本哈特夫人，她的馬車是多麼的漂亮啊！但是我因為這些東西看得多了，所以到更注意於本哈特夫人本身。奔騰的馬，眼罩上裝飾着流蘇，奔騰的馬驕傲地伸出牠們的腿去好像牠知道牠所載着的是偉大的本哈特夫人一般。她全身穿着白色的服裝，帶着一把白色的小陽傘。她的胸前插着一朵粉紅色的山茶。

我第一想到的便是要和她說話，尤其是在這大家都知道她的地方，她希望路上的行人都能看到我在和本哈特夫人談話。但是我心中還有幾分畏懼。

我們的中國車夫把車掉了頭，沿森林回去，於是我們又遇見了本哈特夫人，最奇怪的是她竟認出了我，當我們經過的時候她微微地向我鞠躬着，並且送來一個溫和的微笑。

當我們再掉過頭來前進的時候，巴黎的交通支配了我們的命運。我們的車輪和另一車輛的車輪勾住了，而那車上坐的正是沙拉·本哈特夫人和她華麗的車夫和侍者。

她並沒有什麼責備的話，只對我說：

「我們到馬德里城堡再見吧！」

好運道？我真要這樣的喊出來了！我激動得一時不能發命令給馬夫，等我們繼續前進到達馬德里城堡時本哈特夫人早在那邊等着了，於是我們一同喝茶。

「我實在不願意到這樣的地方來。」她告訴我說。

「爲什麼？」

「因爲大家都這樣地盯住了我！當我在舞台上的時候，我並不怕人家盯住我，但是在這種地方有人注視着我，私下議論着我，就使我全身顫慄起來。我平常是不大到這種地方來的！」

當然這一段話也使我顫慄的，因爲從她的話看來，這一次的會面分明是只有幾句話的時間。

「哦，」我叫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每到一個地方，人們總私下傳說着：『那邊是本哈特夫人！』要是人們能這樣的注意我的話，我願付出任何的代價！」

「我親愛的孩子，」她回答道，「現在你是這般想着，但是慢慢地你就要覺得厭煩了！我倒寧願像你一樣做一個外交家的女兒不願做沙拉·本哈特夫人而被人這樣的注視着！」

停了一會，在這一段時間中，我們只是坐着，研究着本哈特夫人的面容，她抬頭注視着一處美麗的瀑布，那是在這別墅中就可以望得到的。

「看這瀑布，」她突然向我們說。「你們看，牠不是一直往下流永不停止的麼？假使人的生命也這樣永遠沒有休止那不很有趣嗎？」

那時候我當然不明白她的意思。現在我猜想起來大概是她覺得自己在漸漸變老而感到悲忿。以後我在舞台上及其他偶然的會面中又看到她好幾次。這最後一次的會面時間是短促的。

「我今天很忙，」本哈特夫人對我說，「我不能好好地招待你了，只能給你一個鐘點！」

但是這一個鐘點裏她給了我多少好處啊！她這樣的招待我是多麼的辛勞啊，慢慢地我們這最後一次會面所談的主題，便牽引到如你踏上舞台，如何能正確的用法國語言歌誦。

「你會得成功的，」離別的時候她對我說。「你將成爲一個出色的藝人，只要你繼續不斷地學習一件東西！那就是依沙多拉·鄧肯所做的，這世界將要爲她而轟動起來……你等着看吧！」

眞如本哈特夫人所預言的一樣，依沙多拉·鄧肯果真轟動了全世界。但是對於我而言，我那時只不過在跟依沙多拉·鄧肯學習舞蹈，她教我也只是爲了錢。對一個教舞蹈的先生我有什麼地方能沾她的光呢？

我是本哈特夫人的學生。

在今日，這是值得驕傲的。可惜的是我沒有照她的指示做去。只有她一個人，至少在我那時沒有第二個人，她是悲劇中一個受人愛戴的女神，在她脚下，全世界的人都至誠地爲她祈禱着——而我也

## 一〇 梅花的舞綵

明皇坐在一大羣的妻妾之間，在看梅花的舞蹈。一個美貌的少女，常常縈繞在他的心頭使他不能忘去——直到昨天，那個不見已一年，居留在蒙古的皇室的藩王來向他朝拜爲止。

就在那一年，他選妃了，新娘玉環是很漂亮的。

明皇，東方許多皇帝中最年輕的一個，也是天朝中最漂亮的一個人，是一個女色的鑑識家，直到昨天爲止，他覺得他的意思是全集中在這嬌弱的梅花身上的。

現在，他出神地注視着她。她在御座下舞蹈，其他的妻妾們則一聲一響讓這受皇帝寵愛的爲皇帝作樂。梅花……不錯，梅花，一年來是皇帝的驕傲，皇帝生活中的娛樂者，也是皇帝統治下的一塊寶玉——其餘的妻子們在這位寵人在着的時候，就別想過舒服的日子，除非她們都退隱去。

梅花，多麼瑰麗的東西啊！

她舞動着舞綵，有節奏地舞動着，整個的中國恐怕再也找不出一個和她舞得一般好的人了。她纖小的脚很巧妙地裝得像一隻小小的茶杯，在鏡樣的地板上照出了白百合花一般的影子。雪花般的腿使明皇的眼睛感到無比的舒暢。

梅花在御座下舞着，她的眼睛，不論怎樣轉動——而且在皇宮中沒有那一個舞蹈家舞得比她再靈活的了——總不離開明皇，因為他是他的寵人，她愛他，比任何一個女人都愛得熱切。他不過是依照習俗，把她當作一個妾，但是她得到了皇帝的心，也把她自己的心給了皇帝。

在她舞着的時候，她的眼睛告訴了他，如海一般深遠的大黑眼睛。杏子似的眼睛，陛下曾經這樣說過；嘴唇是剛成熟的櫻桃；頭髮是雨後的烏鴉；兩腮和身體是光潔的白玉。梅花，明皇的寵人，他的妻妾們也都在場，看着梅花為明皇的舞蹈，這只是因為明皇希望梅花能給她們做一個實體的兒子。

「快變得和梅花一般的美麗吧，」他也許要這樣說了，但是不，因為他相信無形中的教訓是最有效的，「跳舞跳得和她一般好吧，也許——有誰知道呢？——你們也會變成明皇陛下的寵人兒的。」哦，她們，那些妻妾們都知道了，但是她們也有不知道的事情，這事就是梅花也不會知道，因為明皇陛下把她們牢牢地藏在自己的心裏，為了這件事，他自己也覺得非常煩惱的。

他看見過玉環，自從這一見後，他就再也不能把這回憶從心中拭去了。她是妃子，當然，明皇沒有什麼話能說了；因為就是一個皇帝也不能太稱心的。

一個女色的鑑識家。

手放在頭上面，用了女性特有的魅力，她在空中舞出各式各樣的姿態來以博取歡心和贊譽，她在御座前搖擺着移動着。她的舞蹈往往會使她的主人感到歡心，而且當她從他的眼中看到他在稱贊她，



她也往往更加覺得高興起來。但是今天就不同了，因為他眼中沒精打采的神色深深地使她覺得懊喪。她舞得更努力起來，裝出了她從來沒有裝出過的更媚人的姿態，這種舞姿假使被一個油畫家看見了，那他一定會臨描下來去博取其他男人的贊賞的。

纖小柔軟的身體，脆弱似桃花，柔順似——似——柔順似梅花自己。

她快舞到舞蹈中的最高潮了，美麗的舞綵在她纖小的身上圍繞，這舞綵是明皇送給她的，因為她的色彩正好和美麗的梅花相配。她緊緊地裹着她的身體，使她變得更加動人了，這美麗的舞蹈是只有明皇和他的妻妾們才敢放胆看的。

她的小手放鬆了纏在身上的舞綵。她舞的速度瘋狂似地加快了，她櫻桃般的小口微微地張開了，做出一個甜蜜的微笑。這一節的舞把明皇臉上厭倦的神色拭去了。以前舞到這一節也往往會使他特別感到興趣。

她顛着足尖迅速地旋轉起來，好像一隻人做的陀螺——但是比任何陀螺要美麗得多了。——讓由旋轉所生的風把那薄綉般的舞綵從她身上吹散開來，兩端裊裊地在空中飄揚，一道銀光，好似翱翔着的鴿子的翅膀，那舞綵差不多和這宮室一般長，而舞者必須在她看地以前完全把她從身上鬆下來，梅花微笑着，因為在她說來，這艱巨而差不多不可能的演技却是不費什麼力的。熟練，使她有如許的成功，就是神仙見了也要自嘆不如的。

明皇迷矇地望着她，他的眼睛愈眯愈小了。其他的妻妾們輕輕地搖動着身體，似乎對梅花的舞動表示同情。

很快地，舞綵完全從纖弱而堅定的梅花身上蜿蜒展了開來。

跳舞在繼續着，舞綵就一尺一尺地伸張開來，美麗芬芳的綉帶愈飄愈長。

將要完畢時，舞者就騰雲駕霧似的，好像在雲堆裏旋動，翻上翻下的，但是沒有一點聲音。

於是，舞蹠完畢。

梅花把她自己投在她主人的脚下，希望得到一個稱贊的一瞥；因為梅花是知道她自己的技藝的，尤其是今天，舞得比以前更進步。好像用樹葉把熟睡的雛鳥遮蓋起來一般，接着飛在她身上的是那幅舞綵，高低摺疊的綢帶覆在梅花白玉一般的身上。

但是明皇沒有什麼反應。

他甚至看也沒有向下看一看，他正想得很遠那種境地，他的妻妾是無論如何不會知道的。

「他沒有注意我的舞蹈！」梅花在心中絕望地叫着。「他甚至看也不看！」

她用着顫抖的聲調說：

「陛下不歡喜我的舞蹈麼？」她的聲音裏帶着悲疼的成分，而從這種聲調也可以知道她的心中也是非常悲疼的。

突然，陛下揮了揮手。

「離開我！」他說。「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當那些婦女們帶着恐懼和驚異的心情跟差不多快要哭出來的梅花一同走出以後，明皇把太監頭叫了來。他已經下了決心了。

「送一個消息到藩王勞的家裏去，叫他立刻到我這裏來！」

太監頭磕了一個頭回出去了。他對朝廷中的一切很熟悉，因為他是一個祕密的總管者，他對每個人都很好，人却不忠心——就是對皇帝也不能例外。當明皇在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就在猜想皇帝爲什麼要和藩王勞說話了。

他走了以後，明皇就獨自在那邊等着。他面上罩着一層陰暗的神色，等得很不耐煩。他在做夢，這是一個和以前的一個夢連下去的，從他登了王位，他就開始做這個夢了，自從梅花進宮後，他的夢

也漸漸地淡薄了——但是現在牠又來了，比以前更強烈，更急切。

明皇夢想着的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人。

這理想的女人必須各方面都稱他的心，她必須很漂亮，但又不至漂亮得使她的主人失色。她必須很溫柔。說話的時候又必須在當他需要她說的時候，而且只有這時候她才能說話，她必須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該說話。總之，一個十全十美的！一年以前，他以為他已在梅花的身上找到這十全十美的女人了，但是現在他知道這是不確的。

因為今天梅花的腳動得並不像他理想中那麼的美麗，而且在運動的時候，她手和臂的動作也總不能使人滿意，她的身體是柔順的，但似乎太柔順了；她的櫻桃般的小口也不像往昔一般的鮮麗了；她的白玉在這善於理想的明皇眼中已失去她的光彩了。又像無形又像有形的——梅花已使他失望了。

藩王勞得到了通知便嚴肅地進來了，照例地，他跪下向皇帝磕了頭。

「你的夫人玉環，」明皇直截了當地說，似乎急於想了結這不受歡迎的話，「是一個完全的女人！她是我眼中所曾見到過的女人中之最可愛者！我的心爲了愛她而叫出來，我要把這美麗的，十全十美的玉環當作我一個人的。」

「但是她是我的妻子，陛下。」藩王勞說着，他臉上一些表情也沒有。

「這是不合習俗的，我也知道。」明皇回答道，「因爲就是一個皇帝也不能攬奪人家的妻子的！但是——勞，假使我得不到玉環，那麼我的生命也就完了！她是一切東西的起始，也是一切東西的終結，她可以叫我重新活下去，也可以叫我立刻死去。我願給你一半的王土來交換她！」

藩王的臉上掠過了一個微笑的影子。

「我並不要陛下的一半土地，」他說，「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法律，而且，永遠是如此！這是不尋常的事情，而且人們要議論，但是……我有很多的土地，我不需要陛下的土地！玉環和我是依照向

來的習慣訂婚和結婚的。我們的婚姻是由我和她的父母們主持的，她並不愛我！自從昨天她見了您陛下後，我發覺她很抑鬱不快，在我看來，也許她也正覺得憂悶——爲了您！所以我不願在您們之間有什麼阻礙。她永遠不會愛我；我把她獻給您吧！」

這時候，梅花在哭着，她也去請了太監頭來。

「今天陛下對我很不好，」她哭着說，「她甚至不太看我的舞蹈！你能爲我打聽打聽到底是什麼事情使他變得這樣的？」

「讓我試一下吧。」太監頭回答道，「但是朝廷裏、皇宮裏、冷宮裏等所發生的事情是很多的，那些在冷宮裏的都是被遺棄了的，她們已沒有了眼淚，只是日夜地坐着，等待死神的光臨！在陛下沒有聽到梅花這名字以前，她們有許多也是皇上的寵人。不過我可以去調查一下究竟什麼事情發生了，什麼事情使皇帝煩惱！」

於是太監頭離開了梅花，去進行他的「工作」了。他並不很急忙，因爲對於一個哲學家說起來，要幹無論什麼工作時間總是很充分的。

第二天，重大的打擊來了。

一個新的寵人被帶進了明皇的宮殿。這一件事情是多少帶着些醜名聲的，因爲新來的女人早已是人家的妻子了。但是皇帝畢竟是皇帝，他愛怎樣就得怎樣。然而其他的諸侯們却都害怕起來了，他們的一切都失了保障，而他們合法的妻子現在也成了珍品！

玉環進了宮廷，於是如我所說的一般災禍來了。因爲明皇早對諸侯勞說過，她是一切東西的起始和終結。她是他夢中的人，一個理想中的人。從她的眼睛裏，他找到了已失去的愛，熱烈而無邊際的愛——和妒忌的愛。她只費了一點時間便使她自己的地位變得非常鞏固。她知道她想要怎麼樣就必定可以成功，因爲皇上愛她們的程度是達到極端了，她說的都是對的，她要怎樣皇上就不能拒絕。

她告訴了他她的意思：

「陛下朝廷中不應該再有其他的婦女了！把她們一起打入冷宮裏去吧！」這就是災禍。

玉環對皇帝而言是一個完人，有了她，什麼妻妾等的就可以完全不要了。

命令來的時候，梅花的心碎了；但是當其他的婦女們向那些終日等待着死亡以求解脫的婦女們所住的冷宮走去的時候，她也跟了去。然而，她還是囑咐太監頭繼續對她的友誼，天天去看她，告訴她一些朝廷中所發生的事情，並且求他不要忘了隨時找機會勸說皇帝恢復對她的寵愛。

太監頭答應了。對於人家的要求他永遠是答應的，而且保守着諾言。他是一個總管事者。他常常安排各種事件，而且想博得每一個人的歡心，使大家都做他的朋友。

日子一天天天地過去。明皇好似一個快樂得忘了自己的人。有一個時期中，他曾把梅花和她的舞是完全忘去，也把比她先進去的許多妻妾們完全忘記。他從來不到冷宮裏去看看她們，而她們是不准會見皇帝的。白日整天和晚上大半的時間，宮中充滿了樂聲，明皇就在那裏把他所有的時間完全交給這奇妙高貴的玉環。他不接見大臣們，拒絕閱讀奏章。他是玉環的，玉環也是他的，他已沒有時間應付別的事了。

一天復一天，國王完全不把國事放在心上，人民都在怨恨和抗議了；但是這些事永遠不會傳進皇帝的耳中，因為他掩住了耳朵，根本不要聽他們的話。

在冷宮中，時常傳來一陣一陣因距離太遠而變得斷續不全的樂聲，梅花生活在悲苦和回憶中，獨自跳着舞。她用舞綵跳着，技藝是一天比一天的進步了。她還是梅花，美麗的人兒，雖然她的面容是永遠憂喪的。她日日夜夜地想念着明皇。她曾經癡心地愛過他。現在仍然是愛他，她的愛因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而加深。

人民在議論着。

有些怨言甚至傳進了梅花的耳朵，因為那太監頭是一個忠實的報導者。

「人民在生怨言了，」他告訴她，「總有一天人民要取得玉環的生命或陛下的土地！因為陛下不能永久地把這二件東西都保持而忽視第三件東西的——那第三件東西就是說人民的福利！」

「假使我能去告訴他一聲，警告他危險已到了，那就好了！」梅花回答道。「那玉環蠱惑了他！」

「但是，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太監頭緊接着說。「冷宮中的女人是不准見陛下的！」

「你替我想辦法吧，能不能？你的言語對他是能有很大的影響的！」

「當然，我可以去試試看！」太監頭毫無把握地說。

他走開去，仔細地想着這件事，但是他並不匆忙地去做。

每天，他總在皇帝的耳旁低聲地說。

「梅花爲了愛陛下天天在那裏苦思，她日夜祈禱着，只希望再和您說一句話。」

明皇總是不耐地搖搖頭。他已經把梅花丟棄了，現在只想快快地忘掉她。但是這太監頭，因爲職務上的便利却總不讓他忘記，每天他總要把這些話在皇帝的耳邊說一下。

在朝廷中，太監頭的命運總是很好的。因爲他是地位居中的一個人，所以有一次玉環來召了他去；好像她不是一個妾輩而是皇帝一般。

「你常常在皇上耳邊說些什麼？」她問道。「我聽到梅花這名字已十次了！她想要怎麼樣？」

太監頭考慮了好一會，終於實說了。他覺得就是說出來也沒有什麼妨礙，因爲玉環的地位已經非常鞏固的了。當然，僅僅是對於梅花的一些回憶決不會影響了新的愛情。

「他癡心地愛着她？」玉環固執地問。

「但是，當貴妃來到了宮廷以後，」太監頭規避着她的問話，「在陛下的眼中，日月都失色了，

他的注意力全放到你身上來了。」

「但是，梅花想跟他說話？」她還是堅持着問。

「是的，不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玉環的眼睛細起來了，在她機警的腦子中浮起了一個念頭。她的生日快到了，明皇爲了她要預備一個盛大的宴會。這是七月初七，明皇會私下和她說過，宴會之後，他們倆人將一同到臥室中立誓以後永久相親相愛——生時，死後，來世，他們都永遠在一起。

玉環的心中浮起了一個計劃，用一個方法永遠斷絕梅花的糾纏，玉環的計劃是和綵舞有關係的。明皇也在想着，計劃着，這不斷的由太監頭送來的梅花的要求使他不能安靜，很覺苦惱。被遺棄了的妻妾們是指定要在冷宮中受磨折以至於死的。

人民在議論着，官員們都向太監頭說話，因爲皇帝不願直接聽他們的怨言。

「一定將強迫玉環自殺了才能救陛下的王土！」他們說爲了她，他糟塌了自己的國家！他的馬隊們爲了她跑得遠遠地去採珍貴的果子，他們毫無憐憫地蹂躪着人民。我們不能再讓他們這樣胡鬧下去了，你得想想辦法。

因爲太監頭是常常爲人們幹各種事情的，所以他說他願意看看他究竟有些什麼事可作。

他又去見了玉環，告訴了她人民的怨言。

「梅花得寵的時候他們並沒有什麼怨言！」她忿怒地說，「假使沒有了她，人們就不會有怨言！我知道一切全是她在幕後操縱！這都是她的錯。我有一個計劃來責罰她。假如陛下願意聽他們的話讓這事件傳播開去，人民的態度當然要改變。或者，假使梅花受了罰，陛下和人民便可相安無事，因爲現在陛下不能盡責都是因爲她故意阻撓的緣故！」

太監頭另外還有一個想法，但是他沒有說出來。他也願意幫助玉環像他幫助其他人一樣，而且，

他自己肚中也有計劃。

「我願意幫助你來懲戒她。」他告訴玉環說。

「我可以替你安排讓你再見一次皇帝。」他對梅花說。

「我有一個計劃可以永久根絕梅花的打擾，」他向皇帝耳語道。「只要您肯答應再見她一次！」官員們還是跟他喋喋不休，反覆着他們的怨言，太監頭給了他的一個較為肯定的答覆。

「等着！」他低聲說。「時機一到，一切就全無問題了。」

接着，他又到玉環那邊去，在他殼狀的耳朵上說道：

「……而且假使你能向陛下證明你也能跳綵舞……」就這幾個字，已是足以影響大局的了。

玉環微笑地謝了他。

太監頭又跑到梅花那裏去。

「一切都已預備好了，」他高興地告訴她，「你可以和陛下說最後的幾句話。不過我看這恐怕是不很愉快的。七月初七，皇帝要爲玉環設宴。你可以到他們面前去跳最後的一次舞。我希望你好像從來沒有跳過舞般地儘情跳個暢快，誰知道？也許……」

他離去後，梅花快活得快要窒息了。在玉環面前爲陛下舞蹈是一件羞辱的事，但是，至少她是被允許可以見他爲他跳舞的了。她覺得很滿意。

太監頭已順利地爲玉環、爲梅花爲皇上——也爲那些喋喋不休，口出怨言的官員們盡過他的責任了。

他計劃着要對每一個人保守他的信用，而這是一件偉大而難成功的工作。

他會嘗試着把官民的怨言告訴皇上。

「滾他們的！」明皇咆哮了。「我要聽他們的話叫她去自殺早把國家交給我的兒子和她一同離開



這裏了，我們寧願過窮苦的日子，不願分開！這些官員和人民們他們懂得什麼愛？」

「但是他們的意思並不是要陛下退位，」太監頭說，「他們只希望玉環離開這裏！」

「決不，決不！」陛下說。「不要再向我說這些話！」

因為太監頭希望不得罪任何人，所以他也就不再說什麼。

但是過了半夜，他祕密地到了一個住在北平的朋友那邊去，這朋友懂得一些醫藥，有一些科學知識，也試驗過幾種毒物。他謹慎地向這位朋友商量着。第三次再去訪問他的時候，這位朋友點頭答應了，雖然他心中是非常恐懼的。

「我這樣做是犯了殺頭的罪名的！」他還有些不大願意。

「沒有人會知道的。」太監頭向他保證着，於是一小瓶灰色的藥水從他手裏授了過來，太監頭也就帶了牠告別回去。

宴會日的晚上，太監頭去領梅花出來。他用盡了以前當她得寵時所用的華貴的儀式。兩個太監爲她抬轎，他自己則爲她拿着從前皇帝賜給她的華麗的舞綵。

在路上一個暗處，他把那小藥瓶丟掉了，當他丟掉的時候，瓶子裏已是空的了。

這是一個驕傲而又悲苦的時際，梅花激動得發着抖。她潮潤的嘴因愛的感奮而張開着，她慢慢地走到皇帝和玉環的面前，開始舞起來。

她舞着的時候，玉環從半張着的眼睛中注視着明皇。

她仔細地研究着他，看出了他心中所想的。

「他心裏仍舊愛着梅花，」她自己告訴自己。「但是，今晚等我舞過以後，他就可以把她完全忘記了！」

梅花的脚在地板上急速地跳動着。長長的舞綵現在是緊緊地裹纏在她那永遠苗條的身體。但是梅

花的臉色變得灰色了，慢慢地舞下去，她的臉色越變得灰起來。這一個舞是需要好幾分鐘才能完畢的，但是時間慢慢地過去，她的動作愈變得遲緩了。明皇以前看過這舞的，現在看得這樣子不禁奇怪起來，甚至感到驚愕了，這變化使明皇覺得舞着的不是梅花而是另外一個人了。

爲什麼會這樣的？他從來沒有想到梅花會舞得這般難看的，照今天的樣子，他以前最壞的妾也要比她舞得好一些。至於梅花，她也不明白這突如其來的全身的軟弱是什麼造成的，她的四肢——她的全身都似乎被攝住了，不能動彈。

她疲倦得要死了，必須趕快結束了。

她喘着氣，急急地結束了。玉環驕傲地望着她。她很恐怕梅花舞得好，因爲她舞的柔美在全朝廷中是出名的。然而現在，她是失敗了，玉環知道她自己可以舞得更好更柔軟些。

梅花舞完後在玉環的脚下跪了下來，散開了的舞綵摺疊在她的身上，好似老鳥用樹葉遮蓋小鳥一般。然後是一個溫和的磕頭，這是梅花所能向她的主人所能磕的最後一個頭了。這是一個美麗的結尾，其中似乎包含着一個悲劇，但是這結尾着實是美麗的，明皇甚至從御座上抬起半個身子來，好像要下來攙梅花起來一般。

玉環看見了，她搶過了她的頭。

「且看玉環的舞蹈吧！」她叫道，「因爲您的寵人，哦，明皇，她也能舞綵舞的，而且比梅花好得多！」

梅花的臉貼在地板上，不動也不響。她這舞的結尾實在是美麗的，她半裸的身體現在一動也不動——甚至連呼吸也停止了。

當玉環攙起了她地下的舞綵時，她也許動了一動——一點兒，以後誰也沒有記得這件事，除了明皇因爲只有他是從頭至尾看着她的。

玉環迅速地卸下了衣服。這是很容易的，因為她早已這樣預備好了的——當她舞着的時候，那飄動着的綢布就是惟一能遮蓋她身體的東西了。玉環不願意讓梅花光着身子在明皇面前所以把她自己脫下的衣服拋在這靜止不動的舞者身上。

她把舞綵圍在她自己美豔的身體上。梅花還是沒有動靜，明皇倒覺得她可憐了，他幾乎又要站起來了。但是玉環的舞蹈吸住了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終於中止了他的動作。他可以等一下，然後召太監頭進來，叫他帶梅花回到冷宮裏去。

但是，這是怎麼樣一件可怕的事啊？

玉環的臉也像梅花一般地灰白起來。慢慢地舞下去，她的四肢的動作也漸漸地遲緩下來。她那櫻桃似的小口開始在褪色了。她差不多要倒下來了，她的樣子也突然蒼老陰黯起來。

明皇看着，臉上露出了恐懼的神色。他不明白，但是……哎，玉環結果也只不過能改良一下這藝術化的、奇特的——雖然也是悲劇的——梅花的結尾。

她也倒了下來，舞綵摺疊地堆在她身上。

明皇望着她，她只是不動地倒在梅花的旁邊，那摺皺的舞綵現在是差不多把這二個舞手完全蓋住了。

玉環和梅花對這舞的結尾是一個傑作。

但是最後，明皇驚醒了。他立了起來在這二個俯伏而沈靜的舞手間蹲了下來。他撫摸着二人的身體，先摸到的是梅花。他的喉嚨裏要叫出來了，但是當他再順着摸到玉環的時候，他的喉頭窒住了。

然後，他尖聲地叫着太監頭，他現在是害怕得快要發狂了。

太監頭迅速地跑了進來。

明皇憂傷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了。

「死！」他叫着，「二個都死了！」

太監頭似乎也大吃一驚。但是他還得盡他的責任。這二個死人必須要搬出去，離開這深深地受了打擊的明皇。太監頭自己收拾着這重重摺疊的悲劇裏的舞綵。

他自己對自己會意地笑着。他已爲每一個人保守了他的信用。

他那學科學的朋友曾經告訴他，從那小瓶裏倒出來的液體——太監頭就用這種液體充滿在舞綵的各個摺縫裏——的蒸氣在半小時之內就可完全消失，好像根本不會有過一樣。但是當太監頭檢起這舞綵時，他是用他自己所穿衣服上的長袖子把牠抱起來的，這樣，他那裸露着的手就再也不會接觸到這綉布了。

因爲裸露的肉體一經接觸到這舞綵，半小時內就能使人喪生。

這總管者已向每個人保守了他的信用了。他已爲每一個人盡了他的責任，連那些官員也包括在內。

但是只有一件事是他無法辦到的。他沒有方法可以醫治明皇碎了的心。他自從受了這打擊，便把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獨自到極樂世界去追隨他所喜愛的人了。

## 一一 白蛾的奴隸

綺夢像一個成人一般壯健了，她今天剛好是十四歲。當她聽到那五點鐘的汽笛，那警告她也警告其他幾百個和她一樣做着寶寶的奴隸的人的汽笛尖叫的時候，心裏不禁發出了一陣反感。那些背上披着綉披肩的貴婦們却從來不會知道每天做十四小時工作而拿兩角錢工資的生活是一種怎樣的生活——而每天十四小時工作也並不是就解決了一切啊！

綺蓼記不得她自己的家屬了。在她模糊的記憶中只有一個冷酷的婦人長着一口參差不齊的牙齒和一個像灰水一樣苦酸的舌頭，終日不停地叫罵着；還有一個同樣冷酷的男人，他所賴以生存的就是每天清晨到街上去……

但是綺蓼却不能完全懂得那種生活。即使那只佔生命中的一部分，究竟也太可怕了，雖然平心而論，綺蓼自己却沒有感到可怕。因為她並不知道其他形式的的生活。

她在八歲的時候，說許配給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於是照那裏的規矩，她就立刻被送到了夫家，她未來的婆婆就是統治這一個家的人。因為綺蓼離開做正式新娘的日子還遠，所以她立刻就被送去做絲廠女工，並且每天必須把賺得的錢完全帶回家來。兩角錢，做着每天十四小時的最辛苦的工作，而拿的是美金十分都不到的工資。

今天綺蓼是十四歲了。今天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可是綺蓼一些都想不出這將是什麼事情。遠在她未婚夫起身之前，她早已站在自己崗位上工作了。所以直到她晚上回去之前，她一直不知道在她生命中起了一個怎樣大的變化。

她把食物裝進一只舊籃裏，她的食物只是一些隔夜的冷飯，用一把破茶壺盛的冷茶，和一些醃菜。

當汽笛吹的時候她已經準備好了。其餘的幾百個人也是一樣。這些人中有老婦人，小姑娘，漂亮的，醜惡的，各種年紀的骯髒人都有。骯髒，在綺蓼是早已習慣了，不過她總竭力使自己保持清潔，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多找麻煩，但是她却總是這樣。

她的職務並不需要她清潔，只要她的兩只手清潔，她的主人是決不會來管她其他地方是否清潔。似乎就怕手要髒了似的，她們必須每天十四小時把手浸在燙水裏。除了那些做慣蛾子的奴隸的人，誰的手都會被這種燙水泡爛的。

這裏，幾百個婦人肩並肩地工作着，蠶寶寶的繭子就在這裏煮沸。沸水桶裏的蒸汽夾着幾百個不洗浴的身上出來的汗氣，使得整個屋子就像一個大鍋子，在迷漫的雲霧中有着許許多多的臉——扁的，胖的，端正的，不端正的，圓的和披着散髮的，是一個恐怖和死亡的地方。

繭子被從大籃裏傾倒大桶裏。那籃是從各地方來的，高高的堆滿着黃的和白的繭子，每一個繭子裏都包着一個蛹，牠們的性命馬上要在這桶裏結束了。綺蓼自從有記憶力起就一直在做着蛾子的奴隸，不過這些蛹是命裏注定不能變蛾子的，那些命裏注定能變蛾子而且將要帶來更多的蠶寶寶的蛹是不會到這裏來的，但是綺蓼也知道關於牠們的一切。

有許多次，在鄉下的時候，她穿着緊緊的棉袍，那棉袍就像火爐一般地烤着她。棉袍裏塞滿着層層的棉花，棉花裏盡是還沒有會吃桑葉的蠶。有時候季候不大對，當小蠶從卵裏孵化出來的時候，或許桑葉還沒有成熟。於是就需要人工的撫育。這種工作就很可怕的，不過在那時候，這種小蠶都被棉花牽制着，不能自由爬動。

這種種綺蓼都知道。每當她想到——其實她是常常想到的——這一點的時候，她就好像聽到蠶吃桑葉的「屑屑」聲。那時候蠶的肚皮在太陽光下顯得透明了，這就是說明它將要進入生命的另一階段了。於是牠們盡量地吃桑葉，大聲的吃着，好像小老鼠在磨牙齒一般。牠們的確吃得很響，而且你可以從牠吃的聲音中想像到牠是多麼得意啊！

以後經過了一個時期，就有許多小匣子替牠們預備着了。每只匣子有四只角，每條蠶佔據一角。繭子總是在角裏做，因為唯有在角裏牠才能把絲在自己身體的周圍攀起來。當蠶已經全部被自己的繭子蓋沒後，這種繭子便可以拿出來裝到籃裏去，——哦，有幾千只籃裝着千千萬萬的繭子，從遠在天南地北的各地運來——運到綺蓼所工作的地方。

這裏，在沸水的桶裏，在水蒸汽和汗的中間，開始了集體的大屠殺。籃被倒空了，繭子被傾到桶

裏，這時候每個繭子裏都有一條蠶，白的或黃的。幾千個繭子倒在幾百只沸水桶裏，於是婦人們和像綺蓼一樣的女孩子們便用手去攪它們。

當沸水把繭裏的蠶殺死的時候，同時也使繭子變得更軟，於是那些熟練的手就能找出絲的頭，把繭子抽着長長的絲，作爲織造的原料。那些受過磨練，而皮膚已經老得不會再被沸水泡爛的手必須還要把這些死蠶除去，牠們在無情地便倒進桶之先還是活的呢。

綺蓼……

綺蓼和她的小姊妹們不同，她的腦子裏有蟲。人家都這樣說她，因爲她總是在沉思着。思想在她美麗的小腦袋裏打着轉，正好像蠶在嚼着桑葉一般，幾乎可以聽到聲音了。她講着最新奇最驚人的事情，那是蛾子的奴隸們從沒有聽過的。

有一件事情，她是相信的，那就是奴隸們不應該被迫着從早晨五點鐘一直工作到晚上七點鐘。這簡直是不可信的罪惡，這終有一天會使綺蓼走進墳墓。她也相信，奴隸們一天的工資必須比兩角錢大，並且主人必須代她們付去那放工後載她們回家的車資。更可惡的！如果那些女孩子——四人合趁一輛車——不能付出兩個銅元的車錢，那末他們就必須走回去！這在主人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

綺蓼今天是十四歲了。這是她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雖然只是在短短的一瞬間，但是她怎麼會知道呢？

她那些思想在咬嚼着，她在計劃等候機會把它們變做行動。

但是這一天早晨和其他的早晨一樣，自從她四歲的時候起，她就天天在汽笛叫的時候等候在廠門口了。

這一羣人爭先恐後地要擠進去，幾百個婦人，各自帶着盛有冷飯、冷茶和醃菜的籃。這些婦人們都是穿着破棉衣，赤着腳，樣子很可怕，但是她們總勉強顯着一個笑臉，除掉那些已經在這裏做了幾

十年的老婦人。

於是到了裏面，婦人們都肩並肩地站在沸水桶附近的桌子旁等着。爲了爭取生存的權利，這些婦人都變得脾氣很壞而很自私。那邊一個婦人，在放工回家後還得爲一家七口燒飯，洗衣服。她的丈夫是那麼一個人：他相信一個大家庭，他認爲做一個真正的父親，必須要有許多子女。這婦人曾經和綺蓼肩並肩地工作了六個年頭，在那時期中她請過六天假，就在這六天中，她生了六個孩子，都是女的。她們將來也要踏着她們母親的足跡去做蛾子的奴隸。每人可以賺得兩角錢一天，或者說六人共可賺得一元二角錢一天，而她們的父親也就可以不必工作了，除非他自己願意——而實際上他是決不會願意的。有他的孩子們做工了，何必再要他自己來做？

綺蓼看看她的周圍，婦人們團團地圍住了冒汽的、屠殺蠶實的桶，唧唧喳喳地談着。工頭們在她們中間擠來擠去，手裏拿着一根使人生威的棒。他們的任務是阻止工人間每天的爭吵。

「今天是誰來開始相罵呢？」

可巧輪到那從綺蓼來工作到現在共生了六個孩子的老婦人。如果這女人又要生孩子了，或許仍是個女的。這對於綺蓼是一件極平淡的事，其餘的人也一樣地不覺得新奇。可是在這汗流浹背的一行的那頭，一個女人却對那帶着大肚子的女人喊道：

「又是一個孩子，是很醜的吧？你爲什麼不把你那懶惰丈夫殺了，或是找一張不會生那麼許多孩子的床呢？」

於是尖銳的笑聲從各地方升起。工頭尖聲地阻止着，因爲這樣的笑可能引起一場騷擾。那被侮辱的女人就抬起她骯髒的臉，眼睛穿過那披在她骯髒而憔悴的臉上的亂髮，望着說話的人。

「我的丈夫？他總是我的丈夫！我是正大光明地生孩子！我的孩子不是從什麼稻田裏或是什麼蘇州河裏的小舢板上抱來的！」



這是極大的侮辱，因為誰都知道那個話說得又尖刻又譏諷的女人有一個女兒——但是沒有丈夫！關於她，曾經有許多笑料給大家談着，甚至工頭中的一個也被牽涉在一起，因為一連有三夜，那工頭在放工之後借故留住了那個女人。不過遠在這以前，綺蓼早就知道什麼事要發生了。其餘的人心裏也都明白。就是這許多工頭們，儘管他們高聲喝止工人們的吵架，心裏也早明白了這事，而他們的喝罵反只能助長這一場鬥爭。

那老婦人對年輕的一個看了一會。於是兩人都從自己的位置上退出來，左右並立着，好像將要交鋒的兵士。然後她們轉了身子，面對面站着。鄙卑的字句從她們嘴裏吐出了。這些，綺蓼都不覺得異樣，因為她早已習慣了那種下流的言語，但是……

這時候，連想「但是」的時間都沒有了，因為那兩人已經開始鬥爭了，整間屋裏的婦人們都放下她們的工作而來參加鬥爭。大家尖聲叫着，喊出最卑鄙的字句。其實，沒有人關心打架的起因，因為任何糾紛，只要能使她們暫時離開工作，對於這些從來不懂得休息的滋味的人，總是莫大的恩惠。

這兩人互相扭着，打着，彼此的臉上立刻就添上了血痕。其餘的人都圍住她們，而且立刻也傳染着了打架的興緻。女人們都尖叫着，大鬧着。頭髮披散在眼前，臉上滿是指甲抓出來的血痕。一羣瘋子，尖聲噪着爲自己辯白。

綺蓼並不參加她們的一羣。這也是常常咬着她腦子的一個問題，並且常常使她發生許多可笑的思想。打架似乎沒有什麼好處，而且當她們打的時候，工頭們還會賞給她們額外的「酬勞」，打架並不能帶給她們什麼，只是在七點鐘放工後，她們還得繼續工作來補償打架時所損失的時間。在蒸汽中有着瘋狂的一羣。血和喧嘩，中間還夾着擠來擠去的工頭，他們手裏的棍子有力地打在婦人們的身上和頭上。

「到院子裏去！」有人用着高於一切的尖聲叫着。

於是她們一邊打，一邊從門裏擠出去。許多人被踏倒在地下，那個大肚子的女人也在其中，多少雙腳在她身上踏過。可是你可以放心，那肚裏的孩子，也就是未來的奴隸絕對不會因此而受到致命傷的。

這時候，沒有再記得是誰開始打架的了，但這對於那久已養成暴躁的脾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反正只要有架打就好了。這時候只有工頭是在忙着。打着架的婦人們互相扯着衣服，碎布片飛得滿地都是，甚至於一直飛到外面園子裏。有許多婦人已經變得半裸體了，赤裸裸的憔悴的軀殼上滿佈着皺紋，那裏面嵌着汗和污物。自然，在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看來，這是很不雅觀的。但是對於綺蓼，這倒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她看到這種情形，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

使得綺蓼苦惱的，並不是打架這事的本身，也不是那些顯露在工頭眼前的赤裸裸的身體。因為當夏天熱得不能忍耐的時候，在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沸水桶旁邊，她也常常是一絲不掛的。或許有些生性卑鄙的工頭會在她的臀部打一下或扭一下，但是她理都不理。在她看來這些工頭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沒有一些人性的。

不，並不爲了那些赤裸裸的身體，因為那，在每次打架一開始，是就可以預料得到的。苦苦地在磨難綺蓼的腦子的，却是那些工頭的行爲。因爲即使對那些打着架的婦人，憤怒使她們失去了理智，甚至於失去了感覺痛楚的本能，工頭們却還是在她們中間奔來奔去，使用着他們的鞭子。綺蓼能看到那些鞭子抽在正在打架的婦人的臀部，乳房上和臉上——但是她們仍舊繼續地打架，不管鞭子還是在起落。

打架的結束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工頭最後總是得勝的。這些婦人們又被強迫着回到自己工作的所在，帶着指甲抓出來的血，和工頭的鞭子所賞賜的滿身青黑塊，從新排成一排，不見了自己的衣服，就讓光的身子浴在桶裏冒出來的蒸汽中，還是心不在焉地喃喃自語着。對於光着身子的人，新的問題

又來——必須找到那穿了才可以回家的衣服。這可不關工頭們的事，他們管的只是使這些工人一刻不  
定地忙着，在繭子堆裏工作着，這樣做出來的絲，有一天會被穿到那樣一個婦人的身上，她是連讓這  
些工人們站在她的僕人的房門口都會感到可恥的。

工頭的鞭子的「呼呼」聲不斷地在綺蓼的耳朵裏響着。她稍稍知道一些關於生孩子的事。因為她  
會看到過一個孩子就在這臭氣和汗氣中誕生下來，工頭站在孩子的母親前面命令其餘的人趕快回到自  
己的位置上工作。

「我決不送一個孩子到這裏來做白蠟子的奴隸！」綺蓼常常自己對自己說。「決不！決不！決  
不！等我長大了，我一定要想出一個方法來重重地懲罰那專門打人的工頭，並且要想法使小孩子們不  
到這種又熱又臭的地方來！」

綺蓼模糊地知道她是已經配給了她所睡的一所屋子裏的一個人，那個人和那個迫她賺錢，和爲了  
她化兩個銅元乘小車回家而重重地打她的老婦人有關係的。

那些小車真有趣，由於輪軸沒有加油，行的時候發出尖銳而難聽的聲音。小車上可以坐四個人，  
由一個汗流浹背，肩上掛着轆帶的苦力推着。四個女人，每人付兩個銅元——還不到美金一分——便  
可被送到家裏。能够付得起兩個銅元的女人，在這批奴隸中可以算是貴族了，綺蓼就得走回家去，雖  
然她的家離開廠有九里——合三哩。綺蓼會觀察過那些幸運的乘車者，他們兩人坐一邊，笑着，談  
着，好像在舉行野餐，雖然綺蓼絲毫都不能想像野餐是怎麼一會事。

有一次，她對那個今天引起打架的老婦人說：「我真希望我能够乘着車子回家。有時候我疲乏得  
一步都不能走了！但是我不敢花掉銅元，那樣是要挨打的！」

老婦人把散亂的頭髮從眼前掠開，低下頭看看綺蓼的紅棕色的臉。她對綺蓼端詳了一會，便嘻開  
那老了的癩嘴，露出一口七零八落的牙齒扮了個笑臉——綺蓼早知道她要說出些可怕的話來了。

「爲什麼要用掉銅元禮挨打呢？」她問道。「把銅元留下來給你的婆婆，不讓你自己乘着車子回家！」

「但是怎麼可以呢？」綺蓼問道。

「只要輕輕地對那推車的苦力講幾句話，請她在最後一次的途中帶你回家，那時候只有你和車夫兩，……嗯，如果你輕輕地對他說那末幾句話，那末他就不會要你付車錢了！」

綺蓼並不覺得是受了恥辱，甚至於並不震驚。她以前也會聽到過這種話。不過她下決心，如果她自己是一個女孩子的母親的話，她決不讓孩子和這麼一個老妖精一起工作，因為她會對一個才十四歲的孩子提出這種罪惡的意見——並且當綺蓼聽她說那種話的時候，還不滿十四歲呢！

今天，綺蓼是十四歲了，她懂得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孩子決不會到這裏來做白娥的奴隸。可是她不知道怎樣才能防止這件事，因為她雖然知道很多一個普通的十四歲的孩子所不知道的事，但是她却一些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和那個家裏的人的事——那個家是被那迫着她賺錢而少了銅元要打的老婦人管着。

她只是希望她的孩子不會來做奴隸，並且希望她的願望能實現。她知道這事最好不要對任何人說起，否則讓工頭知道，她便要挨打了，如果工頭把這話告訴她家裏，那末她回家以後還得挨一次打。

但是這一天，當工頭們用鞭子把奴隸趕回各人的崗位後，他們就向那些站在他們身邊邀寵的最美麗的裸體婦人盡情地做着笑臉，陪着不是。——綺蓼的腦子裏又在作響了。

她盡力地回想着在過去生活中她所能記憶的事，她很奇怪地發現她自己和她所侍候的蠶寶寶竟有着許多相像的地方。牠們生來就是做奴隸的，並且要爲着那些愛穿綢衣的美麗的女人們死；她也是生來就是做奴隸而且必須爲着同樣的理由死。雌蠶就像蜂王一樣，——雖然她知道很多關於雌蠶的事，而並不知道關於蜂王的事——變成新的蠶寶寶的家長，而這些蠶都要做奴隸而死；同樣婦人和女孩子

必須生出更多女孩子來，她們將來又變成婦人，大家一直做着奴隸直到死——爲了使虛榮的婦人身上能披着亮晶晶的絲。

強烈的反感在綺蓼心裏滋長着。但是當七點鐘的汽笛吹過後，當她們已補完了打架時候所少做的工作後——這種額外工作當然得不到額外工資的——綺蓼還沒有決定她究竟應該怎樣。

但是當她記起那老婦人有一次對她講的話時，她的反感忽然表現在另一種方式上。一大羣人都從大的蒸汽房裏擠出去。無數的四人小車都推到廠房前面來。苦力們喃喃地搭訕着希望有什麼新鮮的事務發生。綺蓼把她的工錢緊緊地握在那只被手泡腫了的手裏。如果她拿出那不可少的兩個銅元來乘車，那末她回家就要挨打。但是今夜她又極想乘車子回家。

或許，她能够像那個老婦人告訴她的那樣把這兩個銅元省下來。

但是後來，和她同車的三個人都到了家，只剩她一個人繼續在讓車夫推着送到家裏的時候，陪着那因爲沒有油而發出聲音的車軸，她實在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好。況且他很髒，汗從他背上流下來成功一條條小河。

當他們經過一排樹的蔭影的時候，綺蓼終於開口了。

「我不能用去兩個銅元作車錢，」她哽咽着說，「不過人家告訴我，只要我肯對你說……」

苦力裂着嘴笑了，把腕帶從肩上卸下。粗暴的手向着她伸過去。小車的「幾加」聲已經停止了，恐怖籠罩着綺蓼，好像瀰漫着的毒氣一般。

她忘記了自己的疲倦，拚命地奔逃，好像逃避一條吃人的龍一般。他在喊她，於是她停下來，在黑暗中把兩個銅元向他所在的方向丟過去，也不停着看看他是否能找着它們。

可是奇怪得很，當她這個未來的婆婆發現少了兩個銅元的時候，竟並不責備她，反而露着那七零八落的牙齒對她笑。屋裏的老頭兒也對她笑，帶着惡魔一般狡黠的眼光。那十八歲的兒子也對她笑

着，臉上泛起興奮的紅光。

「你今天是十四歲了！」他們對她說。

她的眼睛張得大大的，這種敘述對於她並不發生意義。她所知道的只是這一天和別的日子並沒有兩樣。她是比以前大了，那當然，可是她明天還得去做奴隸。

但是這天夜裏，睡得像死一般的她被那兒子攪醒了。他悄悄地，輕輕地走進房來，像一只貓一般。她並沒有銅元給他，即使她有一車子的銅元，她也不能給「他」。

幾年後，由於我的朋友的詢問，綺蓼就把她的故事略略告了我一些，我答應接見她。我會聽到人家背地裏批評她的品行，這使我很感到困難，我不知道當我接見她後人家會說些什麼話。但是我終究收下了她。她穿着洋服，但顯得頹廢而憔悴，胸脯是扁平的。她不知道洋服是怎麼穿法的，什麼東西都不能適合她，衣服也和她的不相稱。

她告訴我她在鬥爭，爲了使絲廠的女工重工改短工作時間，爲了使她們得到更多的工資，爲了替她們組織起一個自己的團體來防止工頭們的鞭笞，以及其他一切改善奴隸生活的事情。

「可是你這樣作有什麼好處呢？」我問。「這些人都是畜牲，她們很自得其樂，她們並不同情你的努力。」

我承認我可以看到這婦人奮鬥的結果。她變成了一個沒有道德的女人，並且，我相信，只有出身高貴的人可以有理想，可以想他們認爲值得想的事。

綺蓼疲倦地對我笑了一笑。

「可是你不見我還是在繼續奮鬥嗎？」她挑戰地說。「像你這種地位的女人一定能够幫助我，至少可以給我許多指點！」

「但是你還關心她們些什麼呢？」我堅持着說。「你自己已經不再是那絲廠裏的奴隸了。如果我

聽到的關於你的話都是真實的，那末你已經找到了一個並不艱苦的生活方法——雖然那多少是有些名譽的！」

「不名譽？」她答道：「那沒關係，像蛾子一樣，我是生來要做奴隸而死的，名譽與我沒有關係。而且只要我的奮鬥能够勝利，我自己做什麼事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劊子手們的劍已經磨利了等着你了，因為他們說你是絲業界的一個危險份子……」但是她打斷了我的話。

「和我一同到杭州上海去，」她粗聲地說，「我要給你看——許許多多事情！在這中間，主要的是我的四個女兒！她們已經和我脫離，我的家庭已經和我脫離，我的三個女兒已經像我從前一樣，給人家做了童養媳。你看我不是非去不可嗎？」

我去了，看到了。

那些老派的中國人慫恿我帶綺蓼到家裏去談談的只是這樣地對我說：

「她雖不是你的同種，也不和你同一階級，但是你會對她發生興趣。」

我也看到了她的女兒們，她的大女兒在上海一家大廠裏做工，她正光着身子，已經打過了架，就在我們到達的前一刻被彈壓下的。我們進去後，綺蓼就指着她給我看。

一個拿着棒的工頭正在設法消她的氣，他那只不拿棒的粗暴的手在她棕色的胸部撫摸着，好像她是一只畜牲，能够被別人的撫摸所制服。

## 一二 不朽的依沙多拉·鄧肯

每一想起依沙多拉·鄧肯，就使我回憶到過去的長長的歲月，第一個閃進我腦裏的不是依沙多拉

本人，這聞名的美國籍藝人；不是牠早年努力的教學——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是知道得挺清楚的；不是當她被世人譽為最能在生活和藝術中表現自己而大紅特紅；不是她與一個年青的俄國詩人鬧戀愛的情形，也不是不多時前她悲慘地死去的情景。回憶第一個帶給我的印象總是一幅圖畫，牠使我後來和這偉大的舞蹈家會面。

一個巴黎的藝人，與其說她是一個女人不如說牠是一隻蝴蝶或一隻蛾。一個夢中的天使，她用翅膀撲着，光線照在上面就發出了燦爛光彩，互相融和變換。這女舞家跳着一種對我說來是很新奇的舞。輕飄飄的衣服遮蓋了整個的身子，只有頭部是例外，因此看起來好像一塊嵌在中間的寶石一般。她跳的是蝴蝶舞，這種舞結尾的時候看起來好像一隻很大的飛蛾。

這種舞現在是很時行的了，但那時候還是剛開始哩。薄綢的衣服在旋轉，燈光在變換。這是一個有着光潔的翅膀的飛蛾，絕望地撲向燭火。一個撲着翅膀而飛不起來的蝴蝶。

下面，就是結尾了，這婦人停下來了，翅膀張開着，蛾是死了，燭光照着牠僵直的身體。舞者是勞浮勒，全巴黎市人都知道的聞人。

這舞是一個開頭，以後遇見依沙多拉·鄧肯總是很奇怪地，也遇到了蝴蝶舞家勞浮勒。究竟爲什麼，我也不知道，但是以後我每一想起依沙多拉·鄧肯，我總是先想起了這件事。

我是說第一批學生中的事，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有一個集會，我記不清是爲了什麼的了。不過那時候，在巴黎，集會是很多的，領事中的人們而且常常去參加。我和妹妹都可以去參加這些集會，因爲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新的人，他不願意把女孩子們老關在家裏像以後在中國或父親做駐法大使以前一樣。

母親，卽裕庚太太也和我們一起參加了這個特殊的集會，她是早已看見依沙多拉·鄧肯的了。「我希望你們都能見到她，她真是一個使人歡喜的人。」母親對我和妹妹這樣說。



所以，我第一次遇見了這位舞蹈家，她以後變成一個全世界聞名的舞蹈家——依沙多拉·鄧肯。我承認我當時並沒有受了她多少影響，但是自從遇見她以後，我也再也不會和她同年紀的人所動。現在，展望一下已過的時日，我發現過去許多沒有給我多少影響的人現在都已出名了，我知道我已讓許多很好的機會溜去了。

但是我並沒有放過了依沙多拉·鄧肯，這是我始終認為可以驕傲的事——其實豈止可以而已。因為我會經是她的學生，而且差不多有三年。

我和我的妹妹就被交給了依沙多拉和她的母親。這是一個矮胖的婦人，她給我們的影響還不及她那將要聞名的女兒。每一次她遇見我們，總要吻我和我的妹妹——一個討厭的禮節，假使可能的話，我和妹妹總是儘量避免的。

「鄧肯小姐」母親說，「我希望我的女兒們能跟你學習舞蹈」。

依沙多拉·鄧肯用她纖細的手微微地做了一個手勢。

「我恐怕不能對她們有什麼幫助吧；不過我很願意教她們。我有一間工作室，你是知道的，我正在進行組織一個班，假使你們不願加入我的班裏，那我可以單獨地教你們。」

母親很高興，因為她對這位將要成名的舞蹈家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已經說過，我沒有受到她什麼影響。因為我看見許多更好看的舞蹈家，他們真正像我想像中地感動了我。一個西班牙的舞蹈家奧脫路小姐，一個法國的舞蹈家丹馥小姐。她們才是我理想中的舞蹈家。他們有馬車，馬，穿的也是舞蹈家的衣服。她們騎着馬在上奔馳，她們是人們目光的集中點，被人注視着，贊美着。她們有僕役，侍者和使女，多麼神氣。

但是依沙多拉却不是這樣，我第一次遇見她時她穿着黑色的衣服，一件黑色的平凡的便衣——太平凡了，簡直是告訴你她是貧窮而低微的人。你知道，一個小孩子是只能從衣服的好壞來識別人的。

又沒有經驗。我現在還能記得第一次碰到她的時候的樣子。她衣服上的某一部份，更使我覺得比其他部分平凡，只是顏色是黑的，好像喪服一般。她的衣服總是那樣的平凡，誰都不能看出她有什麼優秀的地方，直要等到她離開了習俗的約束，脫去了舞裳後，你才可以看出，她是多麼的豐滿和美妙啊。「我並不是生活在普通的服飾裏，」有一次我聽到她說。「我用衣服把身體遮起來，只因為法律需要我這樣做。」然後傲慢地聳聳肩，倔強地說：「可笑，這種法律！」

爲了母親希望這樣，我們姊妹倆就做了她的學生，並爲我們開一班，個別教授我們。這一班裏除了我們姊妹兩人，還有兩個美國女孩子，可是她們很早就退出了，而我妹妹和我却能繼續學下去。

第一次參觀她的藝術室，這是一個穀倉一般的地方，一端有一張梯子，顯得很大而簡陋。我很懷疑這梯子的用處。我見過很多的樓梯，可是從沒有看到舞台和梯子的安排像這種樣子的……這扶梯一直就通到台上。

「我不懂得這扶梯的意思，」我疑惑地問着我們的先生。

她微笑了。

「你可曾看到，」她說，「能够用優美的姿勢登樓梯的婦人是多麼少！這也是你們所要學的一件事。」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跳舞？過多久我們才能變成像你一樣好的舞蹈家？」

又是那麼一笑。

「這需要刻苦的學習和多多的練習，在真正跳舞之前把身體鍊到軟，至少要一年工夫。

這聽來多麼使人失望啊！我們希望，進去學習了一二次，就衝破我們那粗陋的繭子，在一二小時內就像一只成長的蝴蝶一般地飛出來像勞·佛勒一般。

我曾經在一個地方聽到，說依沙多拉會做過勞·佛勒的學生。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她究竟是不

是勞·佛勒的學生，雖然我已問過了她。當然我不能那樣直接了當地問，因為我知道藝術家的心是極容易受創傷的。所以我就這樣問她：

「你知道嗎？我覺得勞·佛勒的舞很可愛，爲什麼你不跳那種舞呢？」

「我不喜歡它，」她很快地說，「那不是我跳的一種舞，况且，我從不願意模仿別人的舞。我要一直創造，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樣。」

依沙多拉·鄧肯是我所遇到的女人中最勤勞的一個。我剛到她那裏的時候，她的學生很少，我猜想她的收入一定不大。束修，我記得是每個學生五塊錢。她的確並不窮，但是在那時候，她的收入並不在水準以上。

她觀察着我們姊妹倆，好像一個科學家研究新發現的怪物一般。我不是個很高的孩子，……事實上，我可以說是很矮的，但是我自信自己長得相當好看。依沙多拉·鄧肯表演了她的幾種希臘舞給我們看，當然，我所想學的幾種，對於我是完全不適合的。

「不，」鄧肯小姐說，「那對你是不適合的，絕對不適合的！這種是給一個修長的，比你高出幾吋的孩子學的。你最好還是表演一個吹笛的人。你進來的時候，須向後仰，讓你的黑髮隨着你的仙人步向各個方向飄去……你將用兩枝蘆笛表演。」

於是我們四人就努力地依着吩咐學習。她整整的一年工夫使我們的身體柔軟。我們總以爲自己的身體是非常優美，並且富有彈性。可是我們立刻就知道，我們的身體實在像鐵板一樣硬。這才使我們感到，想學到鄧肯這種體態是件很難的事。……我印象中還看見她，長長的睫毛蓋住了抑鬱的眼睛，那長而玲瓏的柔軟的四肢——是表現她的創作天才的最好的介質。

她說得對，我們必須學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體，於是我們就開始跟着音樂學——每一個動作都跟着音樂。依沙多拉的母親奏樂，依沙多拉指揮着我們。

「丁丁東東，丁丁東東，丁丁東東，丁丁東東。」

一個半鐘頭以後——我們每星期到鄧肯小姐那裏去三次——我們的腦子裏充滿了這種聲音。那滿身穿黑的矮胖而有耐心的婦人，彎着背在鍵盤上彈奏，爲着四個我猜想是鄧肯從未遇到過的笨學生。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

這當然還是在鄧肯成名以前，雖然那時候她在巴黎已開始露頭角了，尤其是在私人的家庭中。這以後不久，所有的巴黎人就對她崇拜起來，我還記得那時候新聞紙上第一次登載着關於她的重要故事，而那故事確是造成她不朽的名聲的第一步。

如果有人就靠了工作而成功的，那末依沙多拉就是其中之一。

「丁丁東東，丁丁東東，丁丁東東，丁丁東東。」

這時候，依沙多拉就準備着自己表演一次給我們看。她的舞姿和服裝使我們却驚呆了。她赤足穿着沒有袖子的白長衣把整個身子都遮住，裏面穿着緊身衣，長衣本身是透明的，這樣，她那優美無比的動作才能讓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每一種總要跳兩三次，使我最驚奇的，就是舞蹈和音樂的配合每一次總是那樣的固定不變。從沒有絲毫的參差。

「你怎麼能每次跳得完全一樣？」我問道。

「我不能改變的孩子，」她答道。「舞蹈是我的生命，我的靈魂跟着音樂，我就照我自然發出的動作來創造。」

我記得，當巴黎社會上的領袖人物發現我們姊妹是在受着依沙多拉·鄧肯的教時，他們是怎樣地在我母親面前指責啊！他們恐怖地舉起那戴着首飾的手。

「你切不可讓天真的孩子到那無恥的東西那裏去。她穿一件白色的長袍，裏面就是一件緊身衣，再裏面恐怕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你想到那是在一九〇〇年末了到一九〇一年的，確實的日子我已忘記了，那末你一定不會奇怪人們的這種觀念。我母親很有禮地接受着批評，可是並不叫我們不再去受鄧肯的教。如果在中國，她一定會這樣做。她所以讓我們繼續去學，也許就是因為她知道，不久我們將要被剝奪一切歐洲女孩子所應有的享受。回到了中國，我們就要被一切禮教所束縛了，所以母親袒護着我們，讓我們繼續去學，如果說有一天我也會穿上透明的白長袍，裏面襯着緊身衣，這我却絲毫沒有想到；但是這一天會來的……這是另外一件事。

當那兩個美國女孩子爲着某種原因退出了這一班後，鄧肯對於我們更寬放了，這樣使我們對於這位後來變成世界聞名的舞蹈家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她的班級像飛躍一般迅速地擴充着。依沙多拉·鄧肯盡着她最大的努力教導每一個學生，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她依着各個學生的情形，爲她們創造新的舞蹈，她是一個自己創造舞藝的教師，遠在人家公認之前，她自己早就承認了，她以一個走運的女教師的鎮靜和堅定向她的目的地邁進。

許多次，她讓我們姊妹倆去看她教導普通的班子，後來要向她學舞的學生多得她不得不把一班分成三班，而自己的勞力也就增加到三倍。這已是超出任何一個我所知道的人的能力之上了。她那耐性的母親也就不停地替她彈着琴！要不是在每次見面時她堅持要接吻的話，那末我們將更佩服她的刻苦！一班學生都像兵士一樣地排起來，依沙多拉就仔細地告訴她們，簡直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講出來，在什麼地方怎樣的動作和音樂符合。母親開始彈琴，這一班學生就開始了她們的功課。

野心的女孩子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變成一個有名的舞蹈家，像後來成功的依沙多拉一樣，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年幼的，年長的，一切都有。我，以旁觀者的地位來看，覺得她們沒有一個人是準確地照鄧肯所說的做的，並且，她們中間，竟沒有兩個人能做得一一樣。我相信鄧肯一定也有着和我同樣的感覺，因爲常常當一個動作剛開始的時候，她就會喊道：

「停住！」

鋼琴就從最熱鬧的旋律中停下來。依沙多拉的命令使這些女孩子們在各種尷尬的姿勢上停下來，於是紛紛跌倒，再爬起恢復正常的位置。依沙多拉就耐心地對每一個人解釋她所錯的地方，於是音樂又重新奏起。在我看來，她們比第一次做得更壞了。完全沒有像我做的那樣好。我常常懷疑鄧肯將怎樣拿我和她們相比，不過我也很高興她從沒有告訴我這會事。

她把每級分成三組，每組學一小時半，每星期三次。依沙多拉竭盡心力地教她的每一個學生，給予她們的遠在她們所付的金錢的代價之上，同時還繼續着她私人的工作。就在後來成名之後，依沙多拉仍舊開着學校，訓練未來的舞蹈家。因為對於她舞蹈就是一切的主宰，她是把整個身心都獻給它的。

這是她對於裝姿勢的意見：

當你正在跳舞的時候，如果有一些小的錯誤，除掉別的舞蹈家外是沒有人能覺察到的，因為連續的動作很快地就把你的錯誤掩過了。但是當你在裝姿勢從一個姿勢漸漸換到另一個姿勢的時候，你必須要立刻做得很正確。臂必須恰巧這樣，臀和腿的曲度恰巧剛好，臉部表情頸的曲度。頭的位置以及整個的姿勢必須完全正確。如果你不當心，那就很難矯正，矯正起來就得前功盡棄，重新開始。所以要有優美的姿勢就得不斷地練習，練習……直到頭痛，心痛，甚至靈魂都由於不斷的努力而累得出汗。因為一些極小的不準確就是極大的失敗，坐在末排的人都能够看得清！

她不遺餘力地要使我们了解這一點。她常常帶我們到羅浮宮去。看那些名家的塑像。每一個重要的地方，她總一遍又一遍地講給我們聽，似乎永遠沒有盡止。她就是要我們真正知道！

練習的情形是多麼教人不能忘記啊！同一個動作總要做到使人疲倦得要倒下。一遍又一遍的練，那小女人不停彎着背為我們彈鋼琴：「丁丁東東，丁丁東東，丁丁東東，丁丁東東！」

「不對，不對，不是那樣的！是這樣的！這樣的！重新開始！」

千百次的重新開始，一直不對，直到最後做對了才罷。可是這對了的，到第二天來的時候，可能又忘記了；但是經過不斷的努力，終於我們一樣地學會了那領導我們走上成功之路的技藝。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鄧肯和我們同到佛賽里斯的愛神廟裏欣賞那些可愛的雕像。

「我多麼希望你是在那裏！」我指着許多台座中的一個說，……事實上我的確覺得這許多美麗的雕像沒有一個及得上她那樣完美。

「我希望這種風格會漸漸地被大家採納，」她說着帶着一個不快的微笑，「你知道我是多麼討厭那笨拙的禮教規定的服裝啊！」

當然，巴黎的人，尤其是年長的一輩，當鄧肯的名聲漸漸響的時候，他們都不以為然，於是對於她所做的事都有嚴格批評。有一個美國藝術家叫做屈·史密斯的，有意追求她。於是好事者便說他們很不光明的相處一起。這或許是可能的，但是我要舉出一件事說明和這完全相反的事實。

母親要舉行一個盛大的聖誕夜宴，這裏面她請了鄧肯小姐和屈·史密斯，還有許許多多別的人物。在這個盛大的集會裏，我記得好幾件事。……塗紅莓苔子醬油的燻火鷄，厚厚的碎肉餅，醃的漬的以及種種美國人在這個休息的季節裏所愛吃的食物……還有屈·史密斯和鄧肯。我聽到許多關於他們兩人的竊竊私語，而我承認我是個極鹵莽小姑娘，不久你們就可以見出，史密斯先生對鄧肯小姐非常注意，而她却儘可能地避免看他。這使我莫明其妙，正如使史密斯先生莫明其妙一樣。有一件關於史密斯先生的事我記得最清楚。他相信自己是一個優秀的歌唱家，所以隨便什麼時候，只要他想到，便坐到鋼琴前面，那天晚上，他這樣做了無數次。他用自己的伴奏彈着「斯瓦尼河」這曲子，也許這是唯一他所知道的歌，因為他一遍遍地唱了無數次，也不管禮節的限制，使得大家最後不得不離開那屋子，逃避他那嗚咽的聲音。

這樣我就有個機會去問鄧肯小姐關於那歌唱家的事。

「你似乎並不喜歡史密斯先生，」我說：「這很奇怪！我會聽得……」

「不錯，我知道你聽到些什麼，」她打斷了我的話兒，「但這些話並不正確。我不喜歡美國人，尤其不喜歡屈·史密斯。他實在是個沒趣的人，要是他再唱『斯瓦尼河』，我一定要殺掉他！」

如果屈·史密斯沒有聽到她的話，這却不能說是她的錯。不過，我知道，在鄧肯的恐嚇以後，他的確又唱了四遍「斯瓦尼河！」

不管依沙多拉坦白地表示她多麼不喜歡美國人，可是使她名聲日大的，還是在巴黎的美國人。我記得在一次勞勃脫總統的招待會上，依沙多拉在那裏跳舞，她得到了驚人的歡迎和無數對於她的天才的恭維。

後來在美國大使館有一個跳舞會，我得到了母親的允許，陪父親和她一同去參加，因為依沙多拉也在那裏，這時候她已經很有名聲了，而我也希望人家知道我是認識她的。這時候，有一位伯爵——他的名字我不能宣布，因為他現在還活着——他很明顯地表示他對可尊的依沙多拉的愛慕。

依沙多拉穿得像克列奧派脫拉出現了，人們就一齊擁着她。她的美麗以及她所引起的驚人的後果決不是我的文字所能形容的，她玩着一把小的發亮的短劍，那看來非常危險。她臉部的表情——從她所扮演的角色來看——顯得她很願意而且急於要用這把劍。她真是不可思議的。我這樣想，x伯爵也這樣想。

他搶在一切人的前面走向依沙多拉，用一種誇大的姿勢吻她的手，並且高聲喊着，使每一個人都能够聽到：

「神奇！驚人！你的華麗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但是你必須為我們創造一種新的舞，適合於你的服裝和你本人！」

依沙多拉向後退着，但是他的提議倒很引起她的注意，並且似乎很合她的意，因為她終究是個創



造家啊！

她微笑地點點頭。

「請樂隊奏『土耳其進行曲！』」

樂隊奏起了曲子，於是依沙多拉在我們面前跳着我至死不會忘記的舞。她真是克列奧派脫拉……那迷惑着凱撒和馬克·安東尼的克列奧派脫拉，那毒藥和毒蛇的克列奧派脫拉。那劍就好像服裝一樣自然地作爲她舞蹈中的一部分，她的舞劍的舞姿不住地使我背脊發冷。

當她結束後，接着是一個沉寂，這似乎是一個沒有呼吸的時期。於是伯爵奔向她，眼淚真切地從他臉上掛下來，讓每一個人看到。他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不怕難爲情地哭着。他握住了依沙多拉·鄧肯的手，吻和淚蓋住了她的雙手。

爲了表示他對她的表演欽佩到極點，他喊道：

「美啊！美啊！」這樣才打破了魔咒一樣的沉默。他跪在鄧肯面前吻她的腳。我相信在場的人一定無疑地知道伯爵是愛着她。

但是她感到怎樣？我可以告訴你。有兩次，當我和依沙多拉·鄧肯同在課堂裏，伯爵不是親自來，就是送個名片來。有一次，正當依沙多拉是在教一個大班的時候，他來了。那時候陪着女孩子們來的保姆和母親們都提出嚴重的抗議，這些人當然是很守舊的，因爲那些女孩子們都是穿着像簡單的睡服似的衣服，那些在現在看來是相當笨重的。這些保姆和母親們最後終於高聲提出了抗議。

「但這有什麼關係？」鄧肯憤怒地喊道。「他並不是來看這些女孩子的，而是來和我講一句話的，我現在忙着工作，不能停下來和他講！女孩子們都好好地穿着衣服！」

但是這並不能使那些固執的人滿意，所以鄧肯不得不請那伯爵離開。過了些時候，有一次我和鄧肯同在她的藝術室裏，一封信和一大叵玫瑰花被送進來了。鄧肯心不

在焉地寫了回條。等那送信的孩子走後，她打開匣子來看。多麼華麗的花，精緻極了！

依沙多拉看了名片，那是x伯爵的，她立刻情不自禁地大怒起來。

「他爲什麼要不停地來打擾我？他明明知道我對他無意，爲什麼還要接連地送花來？」

「你不喜伯爵嗎？」

「他很不錯，我可以這樣說，但是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是存着什麼心！依沙多拉。鄧肯的前途是已經定來。x伯爵知道這一點，正像其他一切人，包括依沙多拉。鄧肯自己一樣！不久我就要賺很多很多的錢，那和我結婚的人就可以不必工作了。聽着，孩子！你可知道那些玫瑰花的意義嗎？我來告訴你。如果一個男人天天送玫瑰花給一個女人，在法國，這就是說他的心很切，他準備要提出求婚了。法國的求婚者，在這種時候，對於花是一些不吝嗇的……因爲這是一種習慣，在結婚後，新娘是必須償還花的代價的。他送給我可愛的花，他所能找到的最貴重的花，甚至不必問價錢，……只要我和他結了婚，我是會代他付花錢的！」

於是鄧肯走到窗口，那是在二層樓，我記得，她把花和名片一齊丟了出去。

管門的看到匣子上有着鄧肯的名字，於是這好心的老人就把花送了回來……他很驚奇地看到更多的花更瘋狂地向窗外飛着，看到那管門人驚愕的樣子，我認不住大笑起來，於是一天的烏雲就快些推開，鄧肯小姐看到這樣的笑話也和我一同大笑。但是我很懷疑，管門人究竟有沒有懂得其中的幽默。在我們幼稚的夢想中，有一點就是要學習巴萊舞。但是朋哈脫太太勸阻了我，她說跟鄧肯學習遠比那有價值得多。我那時候很容易受人鼓勵去做一件事，也同樣地容易被人家打消本意……好像一根風中的草。

我那時候並不知道我不久就要回到中國做慈禧太后的一等侍官，並且有一天會爲太后跳了一只依沙多拉。鄧肯所教的舞。不過我母親聽到我要跳舞，堅持要我的舞衣上多裝些花邊，使它不是太透

明。太后恨所有的外國東西，外國人是她終身的仇敵。

但是她覺得我從依沙多拉·鄧肯處學來的舞的確很好看。我告訴太后關於依沙多拉的事，並且說我是多麼的喜歡她。太后很感興趣地聽着，並說：

「我很想見見她，不知你可能說得她到中國來一次。我希望她不是像所有的外國女子那樣上嘴唇生着毛！」

但是回看巴黎……在我們離開依沙多拉的時候，她正負着盛譽常常在許多公共的場所表演。我們似乎也爲了她的名聲而沾光，因爲我們是她的學生！不過這事情說起來也是湊巧得近於滑稽。

那三年，最寶貴的三年，因爲那時候我們認識了依沙多拉·鄧肯，在起初是並不知道會造成什麼結果。那時候母親要我去學，只因爲她要使她的女兒好看。如果我們有意思要學巴萊舞，她却不，絕對不！而母親的意思也常常是我們的意思，母親就有那種力量！

於是……

我們回到了中國，失去了依沙多拉……雖然我們得到了另一種我們從沒有夢想能夠得到的名譽，不過……

這不是很奇怪嗎，有些似乎可能的事到後來竟變成極有關係的事？

## 一三 太后的珠寶

當我在滿洲的朝廷中做慈禧太后的一等侍官的時候——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大家都知道太后的珠寶寶石是很多的。維克多利亞皇后收藏的寶石是很多的，沙皇后的比她還多，但是太后收藏的却比她們二人都多。這事實不經好好地解釋，乍聽之下的確不易使人相信的。

太后統治中國差不多有半世紀，在這些日子中，各省的總督每年都派員爲她到各方去收集珍寶。這些鑽石即使過了許多年後，只要我一想，立刻可以不費力地把牠們檢出來！並且可以證明我對這兒提到的幾種寶石都是頂熟悉的，有一時我曾經是這些鑽石的保管者，我常常自己統計或檢查太監們所保存的資料，他們是指定負責保管珠寶庫的。

第一，是有名的「茄子珠」，大小跟一個小的雞蛋差不多。這是一個橢圓形的耳墜珠子，這從牠的名字就可知道，因爲牠的形狀正好像一隻茄子一樣。外層很完美，光彩也不亞於任何部份。太后把牠當作垂飾帶在衣服的右邊，正好在肩下，

這珠子是從廣州來的，是由廣州的總督獻給咸豐帝陛下的，那時慈禧，那時她叫做蘭桂——「蘭姑娘」——做了咸豐的姨太太還沒有多久。雖然蘭桂當時只是一個姨太太，但是咸豐把這珠贈給她的時候却着實擾動了整個宮廷。當然，那時她還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我知道太后的時候她已近七十歲了，但是這珠子還是她心愛的許多東西中的一種，一有機會，她就要把牠戴出來。這珠子我看見過好幾次，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各種珠子中有這種式樣和質地的只有這一顆，雖然我無法證明這事實。順便說起，太后把這珠子看得很重——這種式樣的珠子一定是只有這一顆。

太后最喜愛的東西就是珠子，關於這一點我必須附帶說明一件皇帝給他的姨太太預備一餐午餐的事，這事當然在我出生之前，不過後來有一個和太后差不多地位的人告訴了我這故事。咸豐陛下爲了慶賀蘭桂更名慈禧，備了這一餐午餐，招待最有名的大使們。這一餐的場面很偉大，充滿了色彩和愛情。慈禧她本人就是一個無比的美婦。我所知道的慈禧也是很美麗的，雖然她的年紀已經很老了。餐事將要完畢的時候，陛下對客人們說，他將給每人一個驚異，包括慈禧在內。於是就有太監們得了他的命令，搬來了一株很大的桃子，幾乎有一個男人的身體那麼高大。

蘭桂坐在一個平常妾類不能坐的榮譽的位子上，桃子就放在她前面，並且剖了開來，裏面是黃緞

襪的裏，放着一雙她的美麗的鞋子。每一隻鞋子裏放着五百顆珠子，完全一色的！這是一個美麗的賞賜，太后說起這雙鞋子的來源時總是那麼的興奮。這鞋子當然早已穿壞了，但是那些珠子却時時放進新的鞋子裏去，以紀念咸豐皇帝的賞賜。

太后有二件衣服，外表上似乎是完全相同的，太后輪流着穿牠們。很幸運的我有一張拍着其中一件衣服的照片，這是由我哥哥攝的。這件衣服上綴有三千五百顆珠子，色彩都很一致。誰也不能說出收集這麼多相同的珠子——每一顆的大小好像一個鳥蛋一樣——一共化費了多少時日，雖然每個人可以自己在心中估計。這些珠子是當作鑲邊般地綴在衣服上的，由肩上垂下的珠子交叉地排在胸前，底部的鑲邊上有二十四個垂飾，也是用同樣大小的珠子串成的。

這些垂飾是串在銀絲上的，非常柔順。太后平常歡喜金的東西，但是金的延展性沒有銀那麼好，所以在這裏就用了銀絲。

另外一件衣服是珠子和玉粒交互排列着的，由最熟練的工匠把牠們排列成複雜的花紋。前面點綴着許多荷葉和鳳凰。我不知道這件衣服上共有多少珠子和玉石，但是牠們的排列也跟上面所說的那一件一樣的緻密。

其次說到表示官階的朝珠，在這王國裏，准許用真正的珠子來表示官階的只有三個人，其餘的官員們，依他們的官位由小而大，順次用銀，琥珀，檀香木或珊瑚做的珠子。我的父親裕庚大臣是一個一等官，所以用珊瑚做的珠子。二等則用檀香木的，三等用琥珀的，這樣推下去。太后的是所有代表官階的珠子中的最完善者，色彩大小完全相同，串在銀絲上，而且差不多一直排到她的腰上。這些珠子的大小也是跟一個鳥蛋差不多，其餘二個准許用真珠來表示官階的是皇帝和皇后。

太后的頭飾也是一件繁複的東西，不好好的解釋不易明白。牠的頂上是一隻鳳凰，大約六吋至八吋長，差不多完全是用珠子做成的、即使是尾巴上的羽毛也不例外，鳳凰是皇后的標幟，就好像是皇

帝的標幟一樣。頭飾的四周有七個垂飾，也是由珠子穿在銀絲上製成的很柔順，這些垂飾是裝牢在頭飾上的，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垂飾上的花球，結在一起，好像一朵玫瑰花一樣，這些東西是可以隨時裝上去的。假使我記得不錯的話，太后平常總是戴十個。你只要想到她的鞋子裏有珍珠，衣服下邊的邊緣上又裝滿了珠子的垂飾，密密地好像一片珠子的流蘇一樣，你就可以明白太后是怎樣的歡喜珠子了，而且可以知道她每天要負擔這麼許多珠鑽寶石壓在她身上的重量。

她也有珠子的耳飾，也是橢圓形的耳墜珠，只不過比她掛在右肩下衣服上的那顆珠子小了一些兒，樣子也是一律的。

太后的鑽戒從西洋的觀點看來也是很特別的，因為牠不是金中嵌着珠子而完全用珠子串成的，每一個手指上戴了七個。保護指甲的指套又長又彎，好像雄雞的頭一樣，也是密密地露着珠子。除了衣物上的許多珠子外，她還有許多珠子的飾品。有一隻珠子的龍，一隻珠子的鳳凰，珠子的牡丹花，天竺花——還有一隻珠子的老虎！這最後的一個東西是我所見過各種東西中最奇怪的——我常常懷疑牠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

在結束關於珠子的話以前，我還得補充一下，每年從各省中收集來的珠子都要精細地計數和個別的衡量過，並且研究牠表面的形狀只有那些光潔無瑕的才適合太后之用。在計數和衡量的時候我是常常去幫忙的。在她的寶庫中，牆壁都是凸出的，好像櫥一樣，其中分成許多小格，每一格就像一個銀行一樣，收藏一定大小一定重量的珠子。在中國，珠子的價值和其他東西一樣，是按重量而定的。珠子一來，第一件事便是計數和衡量。牠們被倒出而裝到墊着黃緞的匣子裏去，這樣就不會滾開了。然後，一個個地秤過，再歸類，這工作通常是由一個太監掌管的，雖然我因為好奇常常去幫忙。計數是用像普通茶匙那麼大小的銀匙，一五一十的數下去，同時就記起來。

計數完畢，同樣大小的珠子便歸在一類，放在一個黃緞做的袋裏，上面註明珠子的數目，每一顆

珠子的重量，和得到的日子。這些珠子來的時候都是不鑽孔的，因為鑽孔的珠子就表示本來是損壞過的，就是太后最得寵的官員也不敢把穿孔的珠子獻給她。當太后因某種用途需要珠子時，牠們就被從適當的袋中取出，再從黃緞做的賬簿上減去取出的數目，剩下的再重新對一下，看有沒有錯誤。假使錯了的話……，不過通常是不會錯的，因為沒有人甘願爲了丟失珠子而被斬首啊！

這些黃緞的袋子裝在玻璃的小匣裏，匣子則放在烏木的臺上，這臺有時又放在烏木的匣子裏，這許多東西全部放在一個櫥或保險箱裏。假如你要某一種的珠子只消把抽屜抽出，揭去烏木箱的蓋，再按賬簿上的記載到許多黃緞袋子裏去找。

太后各種珍寶的保藏都是採用這方法。不過請注意，我這兒只說到珍寶，——她的錢幣也是以同樣的方法保藏的，錢幣的數目我並不知道，不過也是很難使人相信的。

再說到她的玉石。

玉石，當作服裝上的飾品是只有夏天才用的、珠子却夏冬二季都可以用。要敘述太后的玉石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沒有什麼玉石可以和太后的玉石相比擬。舉一個例吧，有一塊玉石我是記得頂清楚的，牠的形狀好像一條黃瓜，大小却像小的「胡瓜」。我記得像這樣的玉石只有一塊，牠完全沒有一些瑕疵。有瑕疵的玉石都不在太后的收藏範圍之內，因為牠們並不是最貴重的。這黃瓜形的玉石很華麗，很潔淨，簡直是透明的。我無法揣度牠到底值多少錢。

她的玉製的耳垂有各種大小各種式樣，她最歡喜的是荷花葉形的大小中等的或是其他葉狀的耳垂，當然都要潔白無瑕，稀世少有的珍品才行。

我們無法知道人們爲了太后化了多少時間，多少人力爲她收集玉石。大部分的玉石都是從雲南來的，因爲那裏出產的最好。

還有一塊玉石我知道也是世上僅有的。這是一個大約十五呎高雕着萬民景仰的觀世音！這是太后

的寶貴的東西，原因有幾個；一方面她把自己和愛神相比，另一方面這玉觀音的臉白白的！而且是生成這樣並不是由人工改造的，綠和白混合的玉是很普通的！「白玉菩薩」是跟一塊大的白玉一般可貴的，但是牠終究不及現在說到的愛神那麼可貴。

太后戴的手鐲共有三套——當適宜於戴玉器的時候她戴了出來——第一對，當然還是潔白無瑕的，而且十分光滑，其美豔是不能形容的，也是件無價之寶。這一對她戴在下面，剛好在手腕之間。這一對上面的一對彫刻着龍，自己吞着自己的尾巴。再上面是一對潔白的玉鐲，沒有雕琢過，大小恐怕只有前二種的四分之一，很薄很細，好像美麗的玻璃一般。我要說明一下，太后對這些東西並不十分重視，因為有一次我稱贊這些東西美麗，她就說要把牠們送給我，但是我說這些東西戴在太后手上是好看的，對我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我的手太小，手腕太細，戴上去要掉下來的！你們可以想像得到以後我常常爲了不能得到這無價的賞賜而悲傷呢。

太后的筷子也是玉做的，吃的一頭用金包着另一端則裝着金帽。夏天太后吃的缺少脂肪質的東西（如蓮心，新鮮的胡桃，蜜餞等等）都是盛在玉盤裏的，這些玉盤都做成荷葉形，桃葉形，或其他葉子的形狀。膩的東西則都盛在金盤和銀盤裏。

她還有一件，我不能說牠是裝飾品？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玉和珠子混合而成的東西。牠是一個美麗的蝴蝶，翅膀是玉的，身體是珠子的。另外她還有許多蝴蝶，都是由各種玉——通常是做翅膀——和金，珠子等東西混合做成的。

你曾經聽說過那聞名的「藍鑽石冕」嗎？現在誰也不知道她的下落。這是李鴻章做天津總督時獻給她的。那使這冕稱爲「藍鑽石冕」的藍鑽石據說要值百萬兩，照現在的比例折合美金值六十二萬元。整個的冕——那顆藍鑽石只不過是冕上許多鑽石中的一顆吧了！——是的，我簡直不敢說牠究竟值多少錢，尤其是，我不願想到牠，因為牠可能是我的東西！我在寶庫裏看到過牠好幾次——那裏



他們把牠像垃圾一般地丟來丟去，因為牠是用鑽石做成的，而太后是不戴鑽石的東西的，因為牠以爲鑽石是玻璃一樣的東西，不值錢的！假使我當着她的面稱贊這東西，她無疑地一定會把牠給我的。假使我得到了牠，那現在是價值連城的了，我恐怕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東西了。我不知道牠現在在那兒！

這些，當然只能使我們對太后的財寶有一個淺顯的印象，因為我所說到的只是其中最受人注意的幾件。她的寶庫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每一個牆壁都是一個很大的櫥，每一個櫥中包含無數的抽屜，而每一個抽屜裏放着價值連城的寶貝！

關於太后的東西已說的很多，但是現在牠們到底如何，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了。我自己也有些珠寶，但是我都沒有提到過，除了一些我當女官時太后給我綴在衣服上的一些以外。

當然，也有些比較不大重要的寶石，藍玉，碧珉等的東西，不過對於這些東西太后是連瞧也不瞧的。

再回想到太后的寶庫和替她掌管珠寶的太監。每當我奉了太后的命令爲她去取寶石時，我總覺得這是太后要戴寶石，我奉命給她去拿的時候，我總覺得太監的手髒，在寶石堆裏扒呀挖的，彷彿犯了褻瀆聖物的滔天大罪。在那間寶庫裏，個個手裏拿着無數的財寶，那些人拿慣了，也就隨隨便便，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了。

我曾經聽到許多人可笑地爭論着，說他們有什麼什麼的珠寶，而且有「證據」證明是太后的東西。當然，我沒有說什麼，因爲我覺得這些人既要買這種東西那是應該受騙，他們得好好地檢驗一下，想想這些「證據」的真實性。這些東西我一顆也不認得，但是太后最好的珠寶我在過去二年之中是天天看到的。也許這是太后的東西，因爲在她得意的時候，所有的東西可說全是她的！但是我相信人們，我的這些爭論和他們的證據一樣的靠不住。這最後的一句話我敢實說是絕對沒有疑問的。「證

據」在中國是極易買到的東西，尤其是在北平！

又有人以爲這許多東西是一九〇〇年拳匪作亂，太后躲到西安去開始她流亡生活時被外國人從宮中擄去的戰利品。又是一個謬論。當時大部分的東西都藏到寶庫中一座頹牆的夾層裏去了，這頹牆的磚都已破舊不堪使人想到這是年代很久的建築了。我並不懷疑，當各國的兵士走過這地方時都不知道近在咫尺就有許多的財富足供他們的兒孫幾代用不完。

但是他們曾經經過這地方我是確定的，因爲太后自己告訴我當她回來把牆拉翻時，裏面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少！只有那些太后平常不加注意而留在旁邊的東西都不見了。小的東西如玉飾，珠子等，她只把牠們扎在一起，投在禁城裏的一個井裏，回來時都完好如初，一點也沒有損壞。

太后是一個很精明的人，要是我有太后一半的精明，只要收集收集太后所不要的東西，也就很够使我成爲一個大財主了。



A541 212 0014 9663B

# 清宮夜談錄

全 一 冊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原 著 者 德 齡 女 士

譯 述 者 李 若 水

發 行 者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徐 稚 鶴

發 行 所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中

特 約 所 香 港 百 新 書 店

皇 后 大 道 中 三 十 九 號 B

國 光 新 記 書 局

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二 月 第 一 版



